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 第五十期



陳誠在綏遠

我軍於本月十日收復之大廟

首入大廟之李思溫團長

包頭各界慶祝百靈廟勦匪勝利大會並獻錦旗中立者爲綏西保安司令田樹梅

綏遠前方的將士

綏遠軍隊開赴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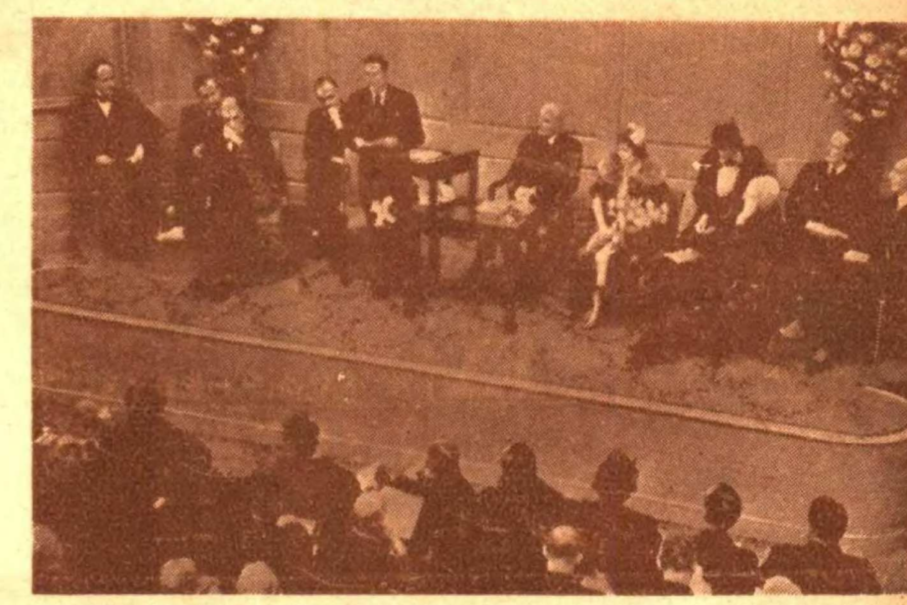


⬆新王喬治六世夫婦與兩公主



⬆英遜王愛德華八世於十一月十一日休戰紀念在無名戰士墓上安置花圈

⬆自左至右爲康特公爵，遜王愛德華，今王喬治六世，與葛羅薩斯特公爵四兄弟。



⬆上月十二日約克公爵夫婦（即今王與后）在倫敦皇家帝國學會新廈行揭幕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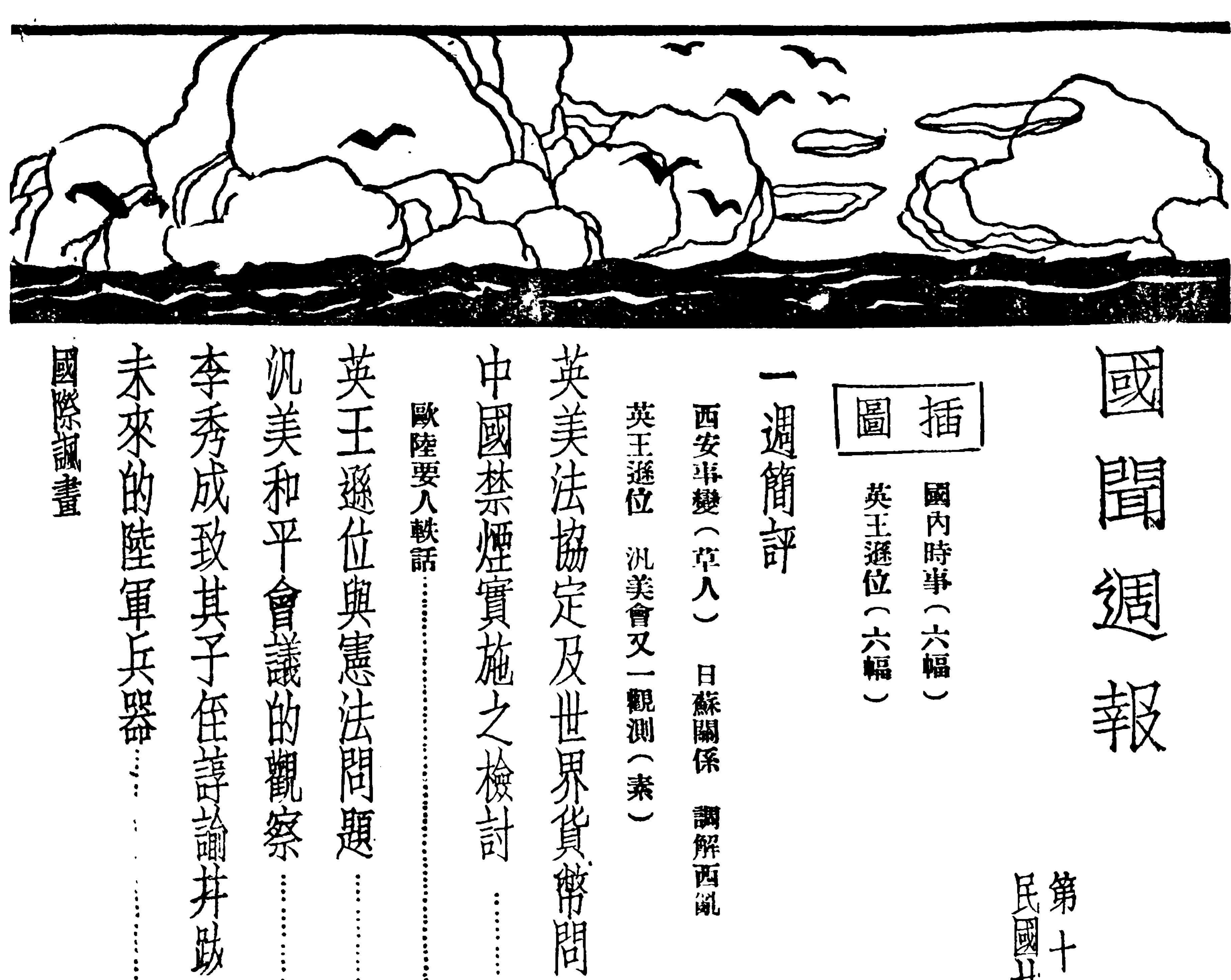






⬆⬆遜王愛德華最近在朴特蘭檢閱海軍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五十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廿一日出版



外論介紹

文藝



西安事變

本週的開始，綏北戰事續有進展，國軍於十日收復大廟子。不料十二日西安發生了一個大事變，張學良楊虎城以叛亂的方式，將蔣委員長刼留於西安。

據張楊的通電，列有八項主張，大致為改組國民政府，聯俄容共等。

這個亂子闖得太大了。張楊的舉動，是以刼持統帥的方式，要挾變更政府的組織。此舉的直接的影響，無疑的是破壞國家統一的規模，動搖綏邊前方的戰線，造內爭，便外寇，甚至把國家演成西班牙第二的慘劇。

截至本欄齊稿時（十五日晚），蔣先生尚未恢復自由，惟知其安全。國府下令將張學良褫職嚴辦，中央已在動員戡亂之軍，且已漸近西安城下，圍城的悲劇即在目前。我們希望張楊迅速覺悟，恢復蔣先生的自由，則內戰可免，徐理善後，國家壁壘重行鞏固。否則，如仍執迷不悟，則國家禍患將不堪設想了。

陝變發生之後，全國憤慨，綏遠前方將士尤為悲激。在這種氣氛中，殘敝的匪偽又大舉攻擾綏東，對日外交自然也無形停頓。（草人）

日蘇關係

日德協定成立後，日蘇關係近週頗形緊張，蘇方以緩簽日蘇漁約，作為一種反抗的表示。新到任的駐蘇日本大使重光雖欲與李維諾夫氏開談日蘇關係的調整，但尚沒有端倪。日政府的外交政策，因此頗受國內的非難，外相有田大有難安於位之勢。從這一件事看來，即可證明日德協定失策的一端，然而它的影響，將不僅及於蘇俄一國，這又是很明顯的。

蘇聯現正在積極推行新軍備程序，並在企圖火速完成自海參崴至伯力一段的新築鐵道，這種岌岌不可終日的勤修戰備，動機何在，不難明瞭。

日蘇一旦衝突，首受其殃的，不是別人。在我人力量可能的疇範以內，正宜力求弭禍之方。若自己授人以隙，這眞可謂自暴自棄。

調解西亂

國聯行政院本週開會，討論西班牙問題，結果衆議通過決

議案以外，並無任何效果，列强的重要當局，無一人蒞會。

差足注意的是英法兩國本月四日致德義葡俄的聯合建議。該建議大致主張：（一）調解，（二）休戰，（三）對於西國未來的政體，用公民投票的方法決定。蘇俄對此議已表贊同。而德義葡三國則雖接受原則，但附以保留的條件，認公民投票一舉，無法實行。所以此項談判，能有何結果，亦屬疑問。

現在西班牙的境內，宛然是一個小模型的歐戰戰場，影響至堪焦慮。西國內戰的兩方面，在他人幕後的操縱下，舉一國的精華，惟恐不能摧殘罄盡，這種自殺的行動，真可痛心。西戰給予世人的嚴重教訓，實在是值得深思的。

英王遜位

英王愛德華八世因婚事的糾紛，已禪位其弟喬治六世，憲法危機，安然避免，這是很可慶幸的。

在目前國際形勢瞬息萬變之中，英國的地位，對於世局轉移，實具有極重大的關係，所以內政糾紛順利的解決，於國際方面，也很有好的影響。除去調解西亂外，英國現正與各小國從事海軍問題的談判。對義大利的地中海交涉，也極可注意。他如關於戰債問題，在本週致美國的照會中，亦有開啓了談判門戶之意。英政府對太平洋設防問題，也正想作最後努力。就上列的一些問題觀察，英國今日在國際地位的重要，可想而知。

汎美會又一觀測

據外電，汎美會的進行，頗爲順利，從此美洲的和平，更可得到一重保障。

但是我們對汎美會，不能把它看做純粹的美洲問題。第一，英國在南美有重大的投資，如果美國的勢力，在拉丁美洲增長起來，定將加緊英美兩國間的競爭，現時英美兩國因對坎拿大的商務關係，已發現利益的衝突。其次日本近年來在南美的通商和移民事業，也有長足的進步。因此日美間亦不得不發生利益的衝突。結果一向很少受外來國際影響的拉丁美洲，今後或將成爲列强角逐的場所。（素）

英美法協定及世界貨幣問題

侯樹彤

今年國際金融界的第一件大事是法郎貶值，及因此所引起的英美法三國幣制協定。法郎貶值一個問題，已經有許多人發表文章討論過了，至於三國幣制協定，其意義究竟如何，很有檢討的必要。把這一點弄清楚，我們對於今日世界貨幣的現狀，便可以作進一步的討論。

關於這個協定，英美法三國政府皆曾發表過宣言。但是這種官樣文章，言簡而意不賅，內容異常空洞。除了幾句照例應有的吉祥話兒——如同，「恢復世界繁榮」一類的老生常談——以外，三國政府只聲明它們彼此間互允購金一點。這一點似乎便是這次協定的最大收穫。但是它的意義何在？實行起來又有什麼益處？英法兩國當局却始終沒有論到。美國財政部長摩根韜囫圇吞棗的聲明過一句說：因爲這個協定成立，三國的幣制已經變成一種「新式的金本位制。」我們對於這個協定的詳細內容，迄今尚未窺見全豹。但若只就三國宣言的大意推敲起來，却覺得摩根韜的說法過於牽強，有一點滑稽。現在且先把這個協定要點，及三國幣制的現實狀況，簡括的說明如下，然後再進而研討這個協定的意義。

（一）三國協定對於英鎊，美元及法郎三種貨幣並未規定出新的金平價。據英國度支部大臣張伯倫說，英鎊依然是一種「自由貨幣」，（見十月六日倫敦太晤士報）始終未曾同黃金聯結起來。法郎貶價之後，其金平價暫規定爲四三耗至四九耗之間（成色百分之九十）。此後，將在這個限度之內，自由尋覓其新金平價。至於美元，不錯，在協定成立之後，美國已經宣佈其官定的金價爲每盎斯純金值美元三十五元。照此計算，美元現在的金平價應爲純金一三•七一四三格林。但是這個規定亦是暫時的。因爲依據一九三四年的金準備法案，美國國會曾授總統以貶低美元金平價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之權。按美元舊有的金平價爲純金二三•二二格林，而現在的金平價爲純金一三•七一四三格林，計算起來，美元，截至今日，貶低的程度只爲百分之四十•九四。所以，就法律的見地說起來，此後美國總統，如果高興的話，或者事實上有

這種需要，他尚可隨時下令把美元的金平價再貶低百分之九•〇六。他依然保有這種權柄；並不受三國協定的限制。（註一）

（2）法郎新近貶値，其新金平價，必待經過相當時期的試驗，纔可以作最後的規定。這是事理之當然，毫不足怪。現在我們所當注意的，只是英鎊同美元，脫離金本位已久，經過數年試驗，然而在最近成立的三國協定裏，依舊不能規定一個新的金比價。據說最初談判的時候，英美兩國本來打算規定一個固定的比價，把英鎊美元聯繫起來。但是因爲兩當事國的意見逕庭，所以這一層未能辦到。美國的意思，新比價最好規定爲美幣五元等於英幣一鎊；縱不如此，最低限度，無論如何，亦絕不得低於四•九五美元。而英國則以爲最好規定爲四•七美元；否則最高限度亦不能高過原來的舊比價四•八六六六美元。最後，兩國相持不下，大槪暫時約定聽其自然，在四•七至五•〇美元限度以內，任憑匯價自漲自落，兩國當局不得用買賣外匯的辦法來加以人力的操縱。這種「聽天由命」的辦法亦有其理論的根據。本來兩國間的匯兌比價，應該由兩國的物價水準決定之。只要不加人力的支配，或遲或早，兩種貨幣終歸會自己尋得一個「自然的比價。」（我們此地所謂自然的比價，即購買力平價之意。）自從三國協定宣佈以後，英美間的匯價，近來已自五元左右美幣，逐漸的向四•八六六美元那個方向移動。而兩國當局，對於市場上這種自然趨勢，最近亦似乎眞個未曾加以操縱。（各國通例，凡政府控馭外匯而買賣外幣，槪託普通銀行代辦，並且嚴守秘密。故局外人無由知其個中眞象。曰「似乎」者，揣測之辭也。）

（3）三國協定裏邊，曾經規定彼此互允購金一個辦法。這裏共有四項事情，我們須要注意。第一，這種購金辦法只能施行於三國政府間；私人是決沒有資格向政府購金的。所以眞正金本位制下，私人自由營運黃金的變法，迄今幷未恢復。第二，這個規定是互惠的。英國政府可以向美法兩國政府購金；同時美國政府照樣的亦可以向英，法兩國政府購金，以此類推。第三，英法兩國出售黃金的價格，在協定裏，幷沒有明文規定，只說臨時再斟酌情形講定之。這是因爲英鎊法郎始終尙未規定平價的原故。美國則在三國協定未成立以前，美元早已就有一種臨時的金平價。這個臨時的平價，原是每三十五美元等於純金一盎斯。在協定成立之後，亦未加以更動。迄今仍是每三十五美元等於純金一盎斯。第四，美國雖然規定了一個售金的價格（每盎斯純金除收正價三十五美元以外，尙取千萬之二•五的手續費）但這個價格卻可以隨時取消或更動之。取消或更動的時候，只須於二十四小時以前，通知其他兩國政府便够了。所以嚴格的說起來，不只英法兩國沒有規定一定的售金價格，即美國此時所宣佈的價格，亦可以隨時取消，或一天一加改訂。

（4）英美法三國現在各保有一個龐大的匯兌平準基金，用以操縱維持其國幣對外的匯價。英國的基金，大約爲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鎊左右；美國的爲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以上；法國的是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他們管理匯兌的

策略，始終是著眼在各自國內的經濟安定，遇必要時，匯價的安定是可以隨時犧牲的。他們這種立場，在協定成立之後，依然沒有變更。三國政府已經一再的聲明過了。於此，我們要知道：在現實的世界裏，國內的經濟安定與國際的匯兌安定，往往是勢不兩立的（註二）。如今三國協定，雖說是以增進國際合作竭力安定匯兌為目標。但若詳細推敲起來，這種穩定匯兌的合作計劃，當然是仍以不妨碍各國內部經濟安定為限度的。三國各自的貨幣政策迄今既仍是以尋求國內經濟安定為基本條件，可知穩定外匯云者，不過是次要的目標而已。如果一旦三國中有一國發現了現行的匯率對於它復興國內經濟的計劃有不方便的去處，它一定會立刻就改訂它本國貨幣的匯價的。協定裏所以特別加二十四小時通知一項規定者，便完全是因為這緣故。

由以上四項事實看起來，我們可以知道：

（一）英鎊，法郎，美元三種貨幣，迄今都尚沒有選定一個長遠的（更不用說永久的了）金平價。美元現在雖說是有一個金平價，但這亦只是臨時的，算不了數。這是三國現行幣制不合乎金本位定義的第一點。

（二）三國政府彼此間雖可協議購金，但一般私人卻沒有營運黃金的自由。因此，黃金在國際間仍不能自由流動。這是三國現行幣制不合乎金本位定義的第二點。

（三）三國的貨幣政策，始終是以講求國內經濟安定為大前提的。它們這種政策，並沒有因為最近成立的這個協定而受到絲毫的影響。這是三國現行幣制不合乎金本位定義的第三點。

有這幾點事實擺在面前，我們可以毫不遲疑的斷定三國幣制協定並沒有造成什麼新金本位幣制。因為憑你舊式也好，新式也好，沒有金平價的金本位貨幣是沒有的。再說，金本位制的最大功用，原在於保持國際匯兌的安定，一個國家既然採行了金本位，根本上便不應該再斤斤於國內的經濟安定。這沒有別的原故，只是因為這兩種安定不易並得而已。如今三國既然一再聲明其內部的經濟安定非儘先維持不可，可見它們現有的貨幣制度，仍然沒有跳出通貨管理制的圈子。金本位云云者，相差還不知有多遠哩！

既然如此，那麼三國貨幣協定到底有什麼功用呢？換言之，即三國政府為什麼要簽訂這麼一個協定呢？據我們的揣測，三國政府當局的意思，大概也同一般普通人的心理差不多，熊掌我所欲也，魚亦我所欲也，在可能的範圍以內，對國內的經濟安定與國際的匯價安定，他們總打算要兼籌並顧。但同時他們卻也明知道這兩者往往不能並立。所以在締結了穩定匯價的協定之後，緊跟着又鄭重聲明這個協定並不能限制他們復興國內經濟的工作。這種行動，就表面看起來，似乎是頗為矛盾。但我們若詳細研究起來，卻也自有它的道理。因為三國間現行的匯價水準是否對於三國全都合適，（抑或將有碍其中一國或二國的經濟復興工作）此時尚不能冒

然斷定，有待於將來事實的證明。在事實尚未證明現行水準不合適以前，三國政府只可暫時假定它為合適。如此，依據這個協定，三國便可以互相合作，對於現行匯兌水準，加以維持，加以穩定，使國際匯兌市場能夠暫時保持一個小康局面。現在世界上有不少的流動資本，忽而東，忽而西，在歐美幾個大國間轉着圈子亂跑。甲國的金融經濟情形，如果略呈不安之狀，這些資本便由甲國向乙國逃跑。到乙國不久，如果聞到一些風鶴之聲，馬上又會向丙國逃跑。這最足響影國際匯兌的安定。此外，還有金融季節的變遷，亦會使國際匯率發生若干波動。現在有了這個協定，英美法三國當可遙相呼應，合力阻止諸如此類的騷動。這是三國協定的第一個功用。

再者，退一步說，即令經過相當時期的試驗，證明現行的匯價水準對於三國全體或其中的一，二國為不合宜，有改正的必要。將來改正之時，因為有了這個協定，三國便可開誠商洽，不致引起無謂的貶值競爭。至於改正之後，它們自然也還可以照舊合作下去，併力阻抑國際匯兌市場上種種不必要的騷動。這是三國協定的第二個功用。

此外，尚有協定裏所規定的購金一層，這對於三國間穩定匯價的協作，尤有極明顯的裨益。現在我們最好舉一個比較具體的例子，說明其意義。假定英美兩國間現行的匯率去自然的水準不遠。但因為商業季節的關係，或資本移動的關係，英鎊的需要有時亦會突然的加多。英鎊的需要如果一旦加多，英美間的匯率，當然要步步提漲。英國為了維持現行的匯率（即阻止英鎊匯價上漲），勢必須一方面在紐約儘量的拋售金鎊；一方面在倫敦大批的收買美元。但是如此一來，英國匯兌平準基金裏所保有的英鎊，必然日就削減；同時它在美國保有的美元，却要大大的增多。假使美國人對於英鎊的需要，完全是因為金融季節的關係，那麼英國在匯兌平準基金裏多收存一些美元，尚沒有什麼要緊。因為這個季節一過去，在不久的將來，英國人也許會轉過來，需要向美國輸送大批的款子。那時，英國當局便可以出售以前保存的美元，而收回英鎊了。但若美國人最初對於英鎊的需要，是起於資本逃亡，那麼這個問題，便不是如此的簡單了。為英國設想，如果要維持現行的匯率吧，則須大量的出售英鎊，以易取美元，但美元既有貶值的危險，（如無貶值的危險，資本逃亡又不會發生了）他們自然不願意保存許多，自找損失。如果聽其自然吧，對於匯價不加平抑，則匯率馬上便會激漲起來。匯率激漲，不但對英國為不利，即美國——如果它不是真心願意貶低其幣價的話——亦須同樣的遭受外匯

騷動的惡影響。現在好了，遇到這種風潮，美國資本無論逃亡多少，英國當局，為了維持匯價，儘可放膽的拋售金鎊，收買美元，不必再有所顧慮。因為依據三國協定，英國收買到美元之後，馬上便可以持向美國政府去購買黃金。這樣，美國因為資本逃向外國的結果，只暫時損失了一部份黃金；但是等到風潮平靜下去，現在逃亡的資本，遲早終須流回本國；不用說，到那時候，現在所損失的這部份黃金，自然仍會回來的。至於英國方面，為了平抑匯價，不過只須將匯兌基金裏的英鎊暫時拋出去一部份，易取若干黃金而已。黃金與美元不同。英國多保存一些硬貨，自然比保存許多外國紙幣較為安心。況且這種黃金，也無庸運回英國，只須「封存」在美國便夠了。因為風潮平靜之後，美國的資本不久仍會流回美國去的。那時美元的需要加多，英美間的匯率勢必趨於下落。於此，英國便可把以前封存的黃金，仍舊售給美國，然後用這筆售金所得的美元來收買英鎊，以防止匯率的跌落。協定裏購金一項規定的意義，簡略說起來，大致不過如此。讀者舉一反三，依據同樣的邏輯，也可以推論美國或法國，為了維持匯率，有時須向英國購金的情事。這是三國協定的第三個功用。

不但金融季節及資本移動等類的臨時騷動會引起三國間購金的交易。即令當這一類的情事於不論，各國各自死守着現在保有的黃金，絕對禁止其外流，亦不是長久治安的辦法。現在的世界是一個動態的。各國的經濟狀況，時時刻刻皆在演變中。各國間現行的匯率，即使在此刻是合乎國際經濟均衡的，是對各國都合宜的；但是過了不久，因為若干（甚至一二）國家的經濟況狀有變動，整個的國際經濟均衡便有被攪亂之虞；國際經濟均衡一起變動，多數的國家便要感覺現行匯率對他們或者失之太高，不然便失之太低——總之，不合適而已。照理論講，原來的國際經濟均衡既已被破壞，各國便應該立刻改正現行的匯率，以求適合這個新的經濟環境。但在事實上這却不是一件容易事。第一，國際經濟均衡的變遷，其來也漸，非經過相當的時期不容易為人所發覺，更不容易得到有關係各國普遍的承認。第二，即令有關係各國全都承認了現行匯率，因為時勢的演變，有改正的必要。但是那裏是最合乎新環境的匯價水準？這也非再經過一個長時期的考驗不能夠尋得的。然而自國際經濟均衡開始轉變的那一天起，直到改正後的新匯率實施的那一天止，世界上幣值較低的國家，為了維持原有的匯率，便必須要用大批的國幣，收買那幾個幣值過高的國家的紙幣。以前在金本位制通行的時候，每逢遇到這一類的變動，為得維持匯價的安定，後

一類的國家照例必須輸送現金給前一類的國家，——因此遂常常引起黃金的重分配。現在不然，為了維持原來的匯價，前一類的國家反須大量收買後一類國家的紙幣。收買之不已，保存外幣的國家自然須冒外幣跌價的風險。這當然使它們感覺得異常的不方便，——遠不如在金本位制度之下，重新分配黃金來得直接了當。並且收存外幣的國家，如果沒有大量現金作匯兌基金，尚須時時發行公債或庫券向市場借款，以備收買這些外幣。弄到臨了，或者還有引起通貨緊縮的可能。現在三國協定中之英國，便須時時發行庫券籌措款項，作購買外幣之用。其情形便適與我們此地所推論的相同。然而，因為國際經濟失掉均衡而收買外幣，所收買的外幣，即存在現行匯率改訂之後，亦往往不輕容易再流回外國去。因為這種資金的轉移，其性質是比較永久的。與上文所說的，因為資本逃亡而收買外幣，是大不相同的。故此，尤有將其隨時換成黃金的必要。三國協定成立之後，現行的匯率，是否合乎自然水準，此時尚不能輕率斷定。即使它真合乎今日的自然水準，然而將來因為國際經濟均衡變動的原故，三國中的這國或那國，因為要穩定匯價，仍免不了要時時收買大量的外幣。到那時，這個新協定便可以發揮其效用，使所有如此收存的外幣，都可以隨時換作黃金。這麼一來，將來國際間的資金轉移，便可以又恢復黃金重分配的舊方式。這一點可以算作三國協定的第四個功用。

總而言之，現在世界上關於貨幣政策的思潮，分有兩大派別。一派主張各國當各自施行通貨管理制，以講求國內的經濟安定。另一派主張各國應當共同採用國際金本位制，以維持國際間的匯兌安定。前一派的基本哲學是國家經濟主義。後一派的基本哲學是世界經濟主義。這兩派思潮是對立的，不相容的。若專從理論方面講，假使世界上能够實現真正的和平，各國間彼此不相傾軋，無疑的，世界經濟主義是較國家經濟主義為合理。因為在世界經濟主義的旗幟下，世界產業界可以實行最大限度的地域分工。每一個國家都可以發揮其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的特殊長處，儘量發展少數的產業，然後再憑借着國際金本位幣制的便利——即穩定的匯價——擴張國際貿易，以我所有易我所無。這樣一來，不消說，以世界上現有的人力及資源，一定可以會生產比現在要多過數倍的財富，供全世界人類的享用。不幸，理論到底只是理論，而現世界的實事，却恰恰與此相反。國家經濟主義的高潮風靡了全世界。各國的關稅壁壘築的天一樣高。世界上國際貿易的數量與範圍，一天比一天減縮。此外，再加上歐戰後各國經濟制度內在的種種弱點，金本位幣制遂演變到不能不

完全無價的犧牲。我們若就全世界全人類作整個的打算，這的確是一個極大的遺憾。但是勢逼處此，這也叫作無可如何。現在三國協定成立之後，比較這個協定成立以前，國家經濟主義的狂飆，並沒有降低絲毫。恢復金本位幣制的條件，也還沒有具備。所以，雖有這次協定，而各國貨幣政策仍不能不以通貨管理的邏輯爲骨幹。三國協定的貢献，不過只在不妨礙這個骨幹的範圍以內，由參加協定各國，彼此成立一種諒解，儘可能的通力合作，以求國際匯兌在短時期內的穩定而已。

說到這裏，或者有人要問：什麽叫「短時期的」穩定？這個，我們也不妨在此地略加解釋。原來國內經濟安定與國際匯兌安定，若是往長遠裏看，因爲國際經濟均衡時常變動的緣故，雖然不容易共存共榮。但在短時期間（數年或數月之內），因爲國際經濟均衡不會起什麽大變遷，却也往往能够相安一時。依據這個看法，預料三國協定成立之後，參加協定各國的幣價，爲了適應國際經濟均衡的變動，恐怕此後每經過一個相當時期，仍不免要酌加改訂。但在每一次改訂之後，三國協定確可發揮其效用，在這個「相當時期」以內，維持國際匯兌的安定，或減少其不必要的波動。因此，我們斷定現在參加協定各國的幣制，若自其長遠處論之，很明顯的仍然具有通貨管理制的性質。然而同時國際金本位制的利益，它們却也抓到了一部份。因爲各國間的匯率，只要在短時期內不發生搖動，一般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便不至於感覺嚴重的困難。

本來世界上的貨幣問題，說穿了，不過只是一個國內經濟安定與國際匯兌安定不兩立的問題。假使有人能够發明一種幣制，使這兩種矛盾的目標不相反而相成 。那麽世界上從今以後便不會再有什麽貨幣問題了。數年以來，各國經濟學者，苦心焦思，總打算想一個法子來調和這兩種相反的幣制。多數人的結論是：一方面先使各國早日恢復金本位制，任憑黃金隨國際收支清算的結果而自由移動於各國之間；但同時各國的貨幣，却都不要規定一成不變的金平價，預留伸縮之地，以便國際經濟均衡發生變動的時候，隨時加以改正。這種幣制有人叫它作「彈性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 with movable parity）三國協定成立之後，現在英法美諸國的幣制，便多少與這種辦法有一點彷彿。

正在撰稿的時候，又在報紙上見到瑞士，荷蘭，比利時三國決定加入幣制協定的消息。但這對於我們的論斷，並不發生任何影響。現在瑞士的幣制，與法國完全相同。瑞士法郎最近貶值之後，亦尙未規定出新金平價。只由法律規定

了將來新金平價至高不得高於純金二一五毛，至低不得低於一九〇毛。在此限度以內，瑞幣則可自由尋覓其「自然的金平價」。至於荷蘭基的爾德，則完全與英鎊相似。關於將來的金平價，連這麼一個最高最低的限度都沒有規定。荷幣現在約貶值百分之二十。將來那裏是它穩定的水準，此時一概無從談起。只有比利時一國，自從去年三月二十九日比幣實行貶值以後，一次規定了一個新金平價（純金一五〇，六三二毛）。直到法國佛郎貶值之後，迄今這個平價依然未曾變更。即在將來，不經立法手續，比政府亦無權擅加改訂。三國協定成立之前，我們都知道世界上有英鎊，美元及金本位三個貨幣集團對立。現在有了這個協定，三個集團可謂打成一片了。雖然截至現在，通共只有六國正式參加這個協定，而在事實上，則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國家，已經都包括在這個大集團以內。就是日本與意大利，其貨幣的匯價，亦與英鎊及美元保持有相當的聯繫。所以嚴格說起來，世界上較重要的國家，如今只有蘇聯與德國兩國未與這個協定發生關係，這與兩月以前比較起來，世界貨幣的現狀，實在不能不認為是已獲得絕大的進步了。

現在世界的貨幣狀況，大略是如此。讀者讀到此處，或者禁不住要問：世界貨幣問題的展望如何？這的確不是一個容易解答的問題。但，我們若能夠抓住其中幾個大癥結，這個問題却也還不是完全不能解答，我們雖然沒有先知的本領。至於此後數年之內，世界的貨幣大勢，大約將要如何演變，我們現在却不妨略加推論。

按照現在的世界政治及經濟情勢看起來，我們推論所得的第一個結論是：不止各國現行的幣制去金本位的標準尚遠，即在此後數年之內，金本位制也似乎沒有恢復的可能。其理由如下：

（一）世界各國要打算恢復金本位制，第一步須得先國恢復國際間的自由貿易。自從歐戰以後，各國競以高度關稅及比額制一類的辦法阻撓國際貿易。結果遂使國際經濟均衡時時刻刻遭受擾亂。最壞的是循環報復，你對我的貨物加稅，我對你的貨物亦加稅。同時，朝令夕改，加高一次又一次，似乎永遠沒有止境。因此，國際經濟每次失掉均衡之後，新的均衡尚在將形成而實未形成之際，又被掀翻。我們在上文已經指明匯價的安定是要靠着國際均衡維持的。所以，除非各國根本改正它們對於國際貿易的政策，恢復國際金本位是無從談起的。但是現在因為國際政治的糾紛，愈演愈烈，國家經濟主義正在方興未艾。非經過一次大戰，一時間，誰能夠希望我們「友邦」的軍閥，以及墨索里尼，希特拉等人

，脫胎換骨，革面洗心呢？

（二）維持國際金本位的另一個基本條件，是資本自由流動。必須以全世界的資本，開發全世界的資源，振興全世界的產業；令有資本的國家出資本；有資源的國家出資源；有人工的國家出人工；有技術的國家出技術；互相調劑互相維繫，使各國經濟平均發展，國際經濟均衡才可以長久維持下去。否則各種經濟條件齊備的國家，經濟進步一定要比條件不具備的國家（特別是缺乏資本的國家）快得多。如此，國際經濟均衡便難免發生騷動，因而國際金本位幣制亦必然要遭受打擊。自從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後，不但各國政府相率下令禁止資本出口，即一般擁有資本的私人，對於以往在外國的投資，亦拚命的往回裏追。現在國際政治局勢愈來愈黑暗，預計在此後數年之內，自然更沒有人敢冒險向外國去投資了。

（三）此外，一個國家如欲採行金本位制，它國內各種企業生產的成本還得具有高度的彈性。這也是維持金本位一個必要的條件。按一個企業家的生產成本，分析起來，普通皆包括工資，房租，利息，原料，捐稅，利潤幾項因素。其中利潤一項，彈性最大。多賺錢，股東便多分紅。不賺錢，股東便不分紅。賠了錢，股東還得甘受股票跌價損失。原料一項，彈性也還不小，因爲熟製品的價格低落，原料的價格往往也跟着低落，有時候並且比熟製品跌落的更快更多。工資與房租兩項，以前在歐戰之前，原亦具有相當彈性，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可以略加削減。現在房租一項，大約依舊如此。只有工資，因爲戰後工會的勢力加強，現在差不多可以說完全失掉了彈性。不管經濟界如何衰敝，如果有人打算削減工人的工資，不但工會不答應，社會上還有許多專門給普羅階級帮閒的人，要出來說閒話。利息與捐稅兩項，無論今昔，原是全不具彈性的。不過歐戰以前，有錢的人多半皆喜歡買股票，作股東。產業界籌集資金的方法是偏重發行股票的，發行債票的辦法，幷不很通行。歐戰以後，也是因爲政治不穩定，風氣大變。有錢的人，很多的，不敢買股票充股東了。他們都轉變了方向，趨向於買債票一途——覺得坐收一點的利息，比較來得穩妥一些。因此，利息一項，現在逐變成各種生產成本裏邊的一個大因素。這不消說，自然會使生產成本損失不少的彈性。最後再說賦稅，在歐戰以後，各國賦稅之繁重，比較戰前，不止倍蓰。企業家捐稅輸得多，其生產成本當然益趨硬化。總結起來，因爲這種種原因，整個的成本機構(Cost Structure) 現在可以說是已經失掉其大部分的彈性。這不止一兩國如此，實在是全世界一種普遍

的現象。因此，每逢遇到國際經濟失掉均衡的時候，生產落伍的國家，遂難於實行通貨緊縮政策，用貶抑物價的辦法來防止匯價跌落。遇到這種難關，這些國家僅有的武器，只是放棄金本位，實行通貨貶值一個辦法而已。近年自從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後，世界各國所以全數放棄金本位制者，並非他們天性好亂，無事生非，要扮演這一齣全武行的大幣戰。實在是因為生產成本失掉了彈性，不得已也！話說到此間，我們再睜開眼看一看今日的天下大勢，不但國與國之間有什麼國民陣線與人民陣線兩大集團的對壘，即在一國之內，勞資兩階級亦很少的能夠相安無事。今日的世界真是一個多事的世界！預計此後數年之內，因為各國政府要加緊擴軍，對於人民的課稅，自然是有加無減的。同時，工資一項，恐怕亦要愈來愈形硬化。最要緊的還有投資的風氣，政治環境愈趨險惡，短時間那裏便能夠倒轉過來。所以說來說去，根據上文的論斷，恐怕在今後數年之內，各國產業界的成本，只有愈來愈形硬化的。要想恢復歐戰以前所具有的彈性，大略是不能的了。

以上所說的三種事情，全是維持國際金本位幣制最基本的——同時亦是最小限度的——條件。而這三種條件在近年所以愈演愈糟者，則多半因為國際政治的險惡。從今以後，卻是國際政治可以略加改善，自由貿易，自由投資及成本彈性三個條件也未見得便會有多大的進步。若是國際鬥爭的暗雲今後愈來愈低，恐怕這三個條件還一定會更趨惡化。三國協定成立之後，世界貨幣問題，無疑的，比較以前是已有了明顯的進步。但若據此以謂國際金本位制不久也可以很順利的恢復起來，那就未免太輕率太武斷了。

固然，即在歐戰以前，當國際金本位制全盛時代，國際貿易及國際投資亦非絕對的自由，生產成本亦非有無限的彈性。但是與現在比較，卻不可同日而語。歐戰以前，各國雖有關稅，但是比較現在卻低廉得多了。最要緊的，那時各國的關稅，不但低廉，並且一次頒行之後，苟非不得已，很少有隨便提高的。只就這後一點論，已經使金本位容易維持得多了。因為就理論講，關稅只要穩定不變，縱令稍高一點，假以時日，各國間遲早終會形成一個新經濟均衡的。所怕的，只是朝令夕改，稅率時時變動，使新的經濟均衡，甫經形成，又遭受新的打擊而已。再說國際投資，不但歐戰以前極其自由，即在戰後數年，也還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限制。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無庸詰辯。至於生產彈性一項，我們在上文已經把戰前與戰後不同之點比較過了，更不必再多辭費。除了上文討論的三個條件以外，還有戰債解決問題，國際金

融領袖確立問題，以及其他種種的問題，須得先解決了，然後才談得到恢復國際金本位制。我們因爲限於篇幅，對於這些個問題，不能在此地詳加討論。但是却可以籠統的聲明一句，在短時期內，這些個問題沒有一個是容易解決的。

國際金本位幣制，既然沒有恢復的希望。然則世界貨幣大勢，在今後數年之內，將要循着什麽路線發展呢？依作者的意見，三國協定成立之後，調整世界貨幣問題已經得到了一個基礎。現在參加協定的六國及它們的與國（經濟方面的與國）已經都承認穩定匯兌的必要，並且也似乎都有合作的誠意。依據這個協定，它們此後在不妨碍其各自國內經濟安定的限度以內，將竭力穩定國際匯兌。就是說，只要各國貨幣的現行匯率合於自然水準，它們便不致於再演貶抑匯價的幣戰。所以，世界貨幣問題，此後第一步的調整工作，當然是各國各自尋覓其合理的（或自然的）匯兌水準。大約有不少的國家，它們的現行匯率已經很接近自然水準，不必再加修訂。同時，因爲現在各主要國間的匯兌，其即期匯率與遠期匯率之間，尙多少有一些差價，（而這些差價又似乎不是因爲兩國利率之不同，）可知若干國家的幣值，仍在動搖之中，此後還須加以相當的改正。但這不是什麽難事，大約在短期內便可辦到。再者只要各國不再提高關稅，不再發明新花樣來阻抑國際貿易，國際兌匯穩定之後，世界上遲早亦必會形成一個新的國際經濟均衡。如是，則穩定的　價與新形成的國際經濟均衡便可互相表裏，使國際　融界實現一個小康的局面。

假定國際政治局勢今後不好轉，亦不再惡化，大約少則一年，多則二三年，這樣的一個小康局面便可形成。在這個局面之下，所有直接及間接參加三國協定諸國的貨幣，將悉被一個穩定的　率聯繫起來。所有國際　兌市場上，因爲金融季節或資本移動而引起的小波動，各國自然仍用它們保有的　兌基金來維持平抑。到那時，現在參加協定的六國，也許更進一步，邀請它們所有的與國都正式加入協定；並且各自規定一個臨時的新金平價；按照這個平價售金與他國政府。這步作到以後，國際金本位制雖仍然不能算是正式恢復；但在事實上則匯兌必可歸於穩定，國際貿易所得到的保障，却也與在。本位制下差不了許多。不過只有國際投資——特別是長期的投資——仍不能恢復自由流動的常態而已。這是因爲貿易與投資所需要的匯兌穩定根本不同　。只要匯兌能夠暫時穩定　，現在世界上僅有的小額國際貿易便可不致遭受什麽妨礙，——雖然長足的發展一時還談不到。而國際投資則非國際政治明朗化，金本位制確立之後，無人敢冒險嘗

試。說到這裏或者有人要問：各國即可規定臨時的金平價，爲什麼不一勞永逸各自規定一個長遠的金平價呢？各國既然可售金與外國政府，爲什麼不售金與私人，完全恢復黃金自由流動的條件，以重建正式的國際金本位制呢？我們的答覆仍然是：因爲國際政治一時難得清明，自由貿易及自由投資兩個條件，在此後數年之內，都沒有法子實現，國際經濟均衡，縱然可以形成於一時，却不易維持於久遠。所以各國貨幣的金平價，將來仍有隨時修訂的必要，不能一次固定之。再說生產成本一個條件，即使國際政治能够漸趨安定，似乎此後也很難得恢復以前的彈性了。因此，各國遇到國際經濟失掉均衡的時候，各國除了改訂金平價以外，幾乎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我們也承認各國貨幣的金平價，既然有隨時修改的可能，這對於國際匯兌的長期安定，自然是一種威脅。但是處在今日的世界，國際政治環境是如此，各國內部的經濟環境又是如彼，這也叫作不得已的辦法。至於各國所以不售金與私人者，其理由尤爲簡單。我們所說的這個小康局面，自始即假定只包括現在參加協定的六國及它們的與國。在國際政治局勢沒有大定之前，這些個國家當然不願意任令黃金流到不參加協定各國去，——尤其是法西斯集團各國。但它們若不限制私人營運黃金，便保不住黃金不被協定以外各國吸收去。美國，在過去二年中，只售金與金集團各國，現在則只售金與正式參加協定各國，其用意便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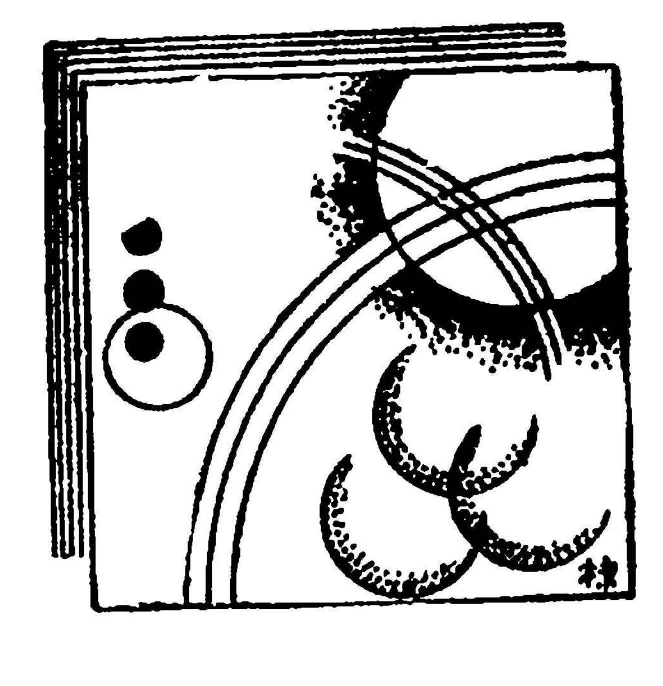
只有在國際政治糾紛完全廓清之後，金本位制才有正式恢復的可能。但這那裏是數年之內可以辦得到的事情。稍具常識的人，大約都不敢抱此奢望。況且國際政治廓清之後，我們雖然可以希望國際貿易及國際投資者或者不致於再遭受嚴重的限制或擾亂。但是各國硬性的生產成本，却不能因此而大加改善。隨着軍備的弛緩，賦稅一項或者可以略加削減。至於工資，則國際形勢愈緩和，工人態度愈强硬，要想因爲維持金本位幣制，而削減他們的報酬，恐怕要煩難的很。

現在世界上依然有不少的人在渴望着早日恢復國際金本位制。這些人裏邊，包括有大銀行家，大商人，經濟學者……總之全是有地位有力量的人物而已。最近美國的卡乃其和平基金協會(Carnegie Peace Foundation)同世界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總會在巴黎)曾經合組了一個委員會，研討世界貨幣問題。他們的結論是主張及早恢復國際金本位幣制。他們的報告新近才出版，作者尚未得機會拜讀。但從雜誌裏面的片斷消息看來，似乎他們偏重由技術一方面着想，太漠視國際政治的局勢了。我這篇文章，認定世界貨幣問題的大癥結在於國際政治。國際政治既然一時間不易明朗化，所以我們料定：在此後數年之內，金本位幣制亦將不易恢復。大約上文所說的那個小康局面，其實現的可能性，比完全恢復金本位制要大得多了。

(註一)依據原法案，美總統此種權柄至明年正月便行滿期。但羅斯福現又當選聯任，預計當必請求延長期限。

(註二)請參閱拙作「通貨管理制耶？銀匯本位制耶？」一文。見本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



中國禁煙實施之檢討

史紫忱

一

肅清煙毒，為復興民族，增加生產，與經濟建設之基本工作。中央此次抱定絕大決心：設置禁煙總監，組織禁煙總會，復盾以嚴森之法規。各省市縣相繼成立禁煙委員會，負監察，糾正，檢舉，設計，建議，督促，調查，稽核之使命。各級地方政府，對實施「兩年禁毒六年禁煙」計劃，咸具非常毅力！

中國禁煙所遭遇之最大困難，厥以治外法權關係，對外人縱毒，無從遏止。且人口繁榮之都市，大部份民衆，非習於萎靡，即狃於沉湎；而奸宄不逞之徒，又往往利用交通便利，華洋雜處，或托庇於警權不及之地，或憑藉毒化政策之掩護，製運購吸，毫無憚忌，租界形同樂土，法令多等虛設；據調查租界縱毒情形：（一）上海：毒窟三十餘家。（二）天津：販賣所四十二家，煙館一百六十家。（三）漢口：毒廠四家，分銷廠五家。

一九三四年美政府年報，指摘中國每年產毒一萬二千噸，與其他各國所產總量一千四百噸相較，為八與一之比。斯則中國防制雖多困難，而責任不容推卸。中國當局，應根據海牙禁煙公約（一九一二）第十七十八兩條之規定：「締約國與中國有條約關係者，當設切實辦法，限制及檢查在中國之租界地殖民地之煙館；并與中國所設辦法，同時進行」，善為折衝，力求各租界之協助。否則，整個禁煙計劃，將有無限遺憾。

本年五月舉行之國聯第二十一屆鴉片會議，以鑒於中國私販嚴重情形，半由日本法律對於日籍私販之最高刑罰，不足以遏止私運之事實所造成，有危及世界之勢，認為中國政府業經表現之禁止私製私運之成績，甚為滿意。提議懇請中國努力，以達最後目的，同時求日本於所屬人民，不論在何處，凡有私運行為，科以相當刑罰，以資儆戒。望日本政府，徇諸國聯之評議，尊重人道，而翻然覺悟。

國聯第二十一屆禁煙會議席間，日代表發言：「中國情勢，猶如大火，列強贊助，僅一勺水，倘材料充足，殊無消滅望」。我代表胡世澤當即答稱：「一勺之水，余亦同意，惟望其勺中之物，乃水而非油也」！近年來日本之所與中國者，水耶？油耶？早為一般所洞悉。而淪亡之東省，毒氛迷漫，甞有使人所不可想像者，哈爾濱白俄管理局，近以海洛英為害極烈

，已斷然加以禁絕，就哈市一隅，白俄吸毒者計有千餘人，每人每日食海洛英約需三元；食毒場所，散如櫛比，附近四鄉，莫不皆然。密勒氏評論週報謂：「滿洲毒品營業，完全由日鮮人從中操縱；俄人禁毒計劃，不求警察取締，實無人不知某國欲施行其毒化政策」。再觀長春所發表之東北鴉片歲收，年值三七·六九二·六四一日圓，其數額之驚人如此。

波斯未參加一九一二年海牙禁烟公約，又未採用國聯所建議之輸運證書制度，故其鴉片產銷，無所拘束，中國二十四年度各海關緝獲私運國外烟毒入口統計中，生鴉片一項，波斯竟達二·〇八八·四五公兩。

中國禁烟，向爲國際所不滿，輒疑分期禁絕政策爲變相公賣，近經胡世澤將禁烟新局面之開展，竭力宣傳，國際情勢，大見好轉，惟非以顯著之事實證明，殊不足以釋羣疑，今後中國應將關於禁政之各種設施，及施行之効能，隨時向外披露，喚起國際注意。

二

烟民登記後，當即分期施戒，務使二十九年完全戒絕，各省市登記烟民，以江蘇爲最佳，共登記數佔全人口三·二二一·四五〇·中之三〇三·五四九人。禁煙經費充足，戒煙設備完善，工作緊張，社會信仰，禁煙之舉，將首先獲得理想之效果。

最近禁煙總會統計登記煙民，除粵桂正在編查，冀察西康等省，緩期辦理，及魯，京，青，威，係絕對禁絕區，未辦登記外，煙民總數爲二·六四二·一〇一人。

煙民登記辦法，爲有限制之科學辦法，一則求得眞正人數，以便分期施戒，一則估其吸食總量，以便統一管理。故各禁煙機關，應以登記煙民爲最近之中心工作，不可絲毫草率。中英禁煙條約訂定時，英人曾派調查團到華調查，據稱：「華人每百人中，吸煙者三人」。或謂十餘年來，毒氣彌漫，煙民高增；亦有謂自南昌行營厲行禁煙後，煙民大減；姑無論其增減，則最近之統計結果，共總不到三百萬人，其數字絕難認爲精確。

六年禁煙係採緩進辦法，惟實施此按年減遞之過程中，均賴煙民登記之精確統計，以爲根據；否則，法令與事實，兩不相侔，實施之際，窒礙孔多。辦理煙民登記，應格外用力。過去登記，多取自動方式，弊端甚多。嗣後當實行强迫登記，充分運用保甲制度，按戶，甲，保，區，使民衆得以互相檢舉，各負連系之責。蓋一省一縣之大，吸烟者，甚至種運者，或可欺瞞政府，决不能欺瞞該管聯保主任或保甲長，因其所轄地面狹小，情形最熟，果能實行檢舉，將見各烟犯，均無由逃脫也！

各地烟民登記，以貧民爲最多，各戒烟院所收容之烟民，多屬勞工階級，此等烟民，于入院受戒之際，固咸戒絕烟癮，顧一經出院，或迫于環境，或原于體力，或忙于生計，或陷于誘惑，往往不旋踵，而再入歧途，屢戒屢吸，事所恒有，且此等烟民，當其成癮之始，精神頹唐，事業荒廢，不能生產，出院之後，復以生活之無聊賴，精神之失寄托，鮮不趨於失業之一途，爲實施救濟起見，自不能不趁其施戒期中，予以感化教育及一切生產技藝之訓練，務使其在施戒習藝之過程中，一方使其精神有所專注，以促其斷癮，一方養成正當業務之技能，以增進其生產之能力，而成爲健全之國民；在個人可以資生活，在社會可以保安寧，此在禁烟施行之中，除於戒烟院所，實施精神感化教育以外，而設立烟民工廠，以爲實際之

技術上之訓練，實亦不容或缺！

中國以一般衛生常識不足，以致健康不良，急性及慢性傳染病流行，加以舊醫學進步過遲，新醫學尚在萌芽，於是，處理疾病方法，除求神問卜外，則鴉片治病，應運而生，蓋鴉片在徵候療術上，應驗非常，方便而且經濟，其結果，病未除烟癮已成，據上海市立滬北醫院統計，烟民因病得癮者，爲百分之八八，三之比。因之普及衛生教育，對於禁烟之推行，不特居於重要地位，且以禁烟問題嚴重，普及衛生教育尤爲迫切。

三

據一九三二年調查，全世界出產鴉片額數最多者爲中國，共數字爲四•四〇〇•〇〇〇磅，即最近統計，甘肅一省種烟一•二六三•一五四畝，每年產量達三七•八九六•一七〇兩，除本省銷售一九•七二七•九九四兩外，運及他埠者一八•一六八•一七六兩。僅就甘肅一省，共有用之田畝，播種如許爲害之毒物，殊堪痛心。如斯，改良種烟田畝，實爲刻不容緩之事；有謂土質已起變化，改植農作物，不能生產，乃係不顧事實之空談，如陝西一省，原有烟田五十五萬二千七百二十七畝九分九厘，現經禁種之二十四萬二千九百七十九畝四分，已改種豆麥棉等，收穫成績，異常良好。就棉花一項言，二十二年陝僅產棉五十四萬四千九百三十五担，自該省實行禁種烟苗後，二十三年棉產竟增至一百萬四千一百三十二担，以後續有增加，據專家估計，陝棉產額，可增至五百餘萬担，農作物如此增進，農村經濟活動，自不待言！

四

按照「取締吸戶」章程，必須因年老有病成癮一時不能戒除者，始得領取限期戒烟執照，准其暫行吸食，二十三年五月間蔣總監會以手令，通飭各屬禁絕烟館，並禁止四十歲以下之男女吸食，適足表示蔣氏決心禁烟之意旨，與夫先自少壯着手之方針，是以各省政府對於吸戶執照之發給，限於年在四十以上者，其年在四十以下，仍行登記，但限期勒戒，原期早日禁絕，而免延長壯年之墮落。乃事實上，各地執行不能一致，頗堪惋惜、

各市縣烟民，多至二三千人，少亦在七八百名，均向土膏行店購吸，每月所得盈餘，最低限度，亦在數百金，現在各地土膏店多爲私人開設，其盈利既爲私人所有，而事實尚多流弊，如公私土膏，不免混瞞，運售方式，調查甚難，烟民購買數量，是否依法遞減，無從稽核。似此貽害甚大，亟宜從事改正，必改歸各禁烟會辦理，烟民不合法之行爲，可隨時加以糾正，且外來私土，既無銷場，當不敢冒險輸入，倘再施以嚴厲檢查，私運自可絕跡。日內瓦禁烟協定，本有製成熟膏，由國家專賣之辦法，中國爲締約國之一，勢非辦到統收統運統售，不能澈底統制，達到禁絕之目的。其辦法如下：（一）土膏店資本，由各縣財委會墊借，或撥禁烟罰款，（二）稅額按照營業狀況，抽解百分之十。每月解繳禁烟督察處。（三）由市縣政府，製發一定烟民購買憑單，附於戒烟執照。能如斯，每月盈餘，涓滴歸公，禁政前途，大有進展。

關於禁毒，（所謂毒，係依禁煙法令所規定之烈性毒品，如海洛英，高根等，在醫學上，煙與毒並無區別。）今年底即爲完全禁絕之期，良以

爲鞭策民族起死回生計，不惜以極嚴厲之法令，極促短之時間，洗淨禍根。各口岸軍警機關，應積極偵察製造及運輸毒品之秘密，尤應於租界外佈線密緝；並利用減刑給獎，破獲毒窟，或其主要犯。一至二十六年，凡吸食毒品或施打嗎啡者，各戒煙機關，一概拒絕收戒，若有獲犯，當依照禁毒治罪暫行條例嚴懲。

五

煙土禁止種運，來源自必告絕，倘能提高價格，銷行亦當滯呆。在此六年計劃中，應分期增高土價，將煙土特別加征捐稅，使多數煙民無力購買，無須政府督促，吸量日漸減少，亦未始非禁令之一助也。

現行禁煙法令，雖皆嚴森，因有年限關係，殊不足以促煙民戒絕之決心，如遇狡詐之徒，則更百方規避，吸食如常，法令難及！故不得不更進一步，實行社會制裁及法律制裁：甲，吸烟男女，莫與之締婚，已婚者可由對方提出爲離婚之唯一理由。乙，凡烟民之財產，發生訴訟時，法律不予保障。丙，烟民不得享受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誠如此，社會造成禁煙輿論，養成對鴉片痛惡之心理，於禁烟前途，實有無限裨益。

以上兩點，具有極大之內在與外在的精神，値此整齊步法，刷新禁政之時，特爲提出，喚起注意。毒禍蔓延，時機嚴重，祛民族之沉疴，扶方興之國運，尤宜淬厲精力，極圖促進，庶能依限禁絕，告厥成功。

歐陸要人軼話

樵

希臘獨裁者米達克薩斯將軍現已成功國際的重要人物。早年的時候，他在柏林軍校學習陸軍，所以他能說很純粹的德國話。幾年前，米氏曾經參加背叛政府的陰謀。他爲了避免政府的逮捕，躲在一艘紐芬蘭的漁船上，潛逃出國。因爲他當時藏在醃鰵魚堆裏，所以現在人們常戲呼他做「鰵魚將軍」。

× × × ×

最近下台的羅馬尼亞外長狄杜勒斯柯氏，爲小協約國的柱石，聲望幾與捷克現總統貝尼胥氏相等。但是狄氏有一個很奇特的迷信。當今秋蒙特婁會議開會的時候，狄氏乘專車赴瑞士，臨時忽然叫專車停駛，特派了一名機要人員回到他所住的別墅裏去。於是論者紛紛，以爲必定有甚麽重要文件遺失了。後來據說，狄氏派人去別墅，只是爲了携取一柄遺忘的牙刷，狄氏相信，倘然不帶那柄牙刷去，會議定不能得到圓滿的結果的。



英王遜位與憲法問題

李立人

英王愛德華八世因婚事而遜位，據稱其原因由於憲法問題。此事在英國歷史上尚屬創見，問題之嚴重，可想而知。然則英王之地位若何？其結婚在憲法上應如何解釋？與其對帝國有何種影響？凡此一切，均值吾人之研究，茲略抒所見於下，以諗讀者。

一 憲法下之英王

茲先研究憲法上英王之地位。

布萊斯登（Blackstone）曰：「英王不僅為全國之元首，且為全國之唯一統治者，百官之權概受諸王，概為王之臣僕。」誠然在法律上英王之王權幾於用之不竭，取之不盡，而世界任何國元首無以相比。然而英一憲政國家也，此與時共進之王權，是否有碍民權之發展，有妨憲政之進行，則深資疑問。

「國王」（King）與「王權」（Crown）乃最易混淆之詞，然而此二詞在英憲上有絕大之區別，英儒羅西尼（Sidney Low）謂，王權者乃為便於行事之假設也，「國王」乃國王之本身，而「王權」乃指國王之制度而言。是故前者乃實體，而後者乃抽象，前者有時而死亡或中止，乃發生繼承問題，而後者則萬年不渝，且日見其發展。於史則王與王權，本不可分，惟自議會發達之後，王權日受制於議會。至於百年來，王權則由國王之手，完全落入議會之中，於是國王空餘執行王權之名，而代表議會之內閣，則掌王權之實，故英國王權之日張，非特不見憲政之受阻，而反見民權之擴展，其理蓋在是也。

英國在過去千年中，共有五十君，平均每君臨御約二十年。自開國來僅清教徒革命時之十一年無君，此外王朝雖幾經更換，然未嘗一日無君。今王乃漢諾佛之血統，自一九一七改稱「溫得索王朝」（House of Windsor）其尊號為「天命之不列顛，愛爾蘭，及海外屬地君主，印度皇帝，新教教王愛德華八世，」乃一歷史之產物。

英國王位之繼承，係採嫡子主義，每一國王均由長子繼承（長子下生即為康華爾公，（Duke of Cornwall），後又封為威爾士親王（Prince of Wales），長子死，則次子繼，如男嗣絕，始及女嗣。此種慣例係來源於一七〇一之王位繼承法。惟王位之繼承，另有限制，即信仰天主教或與天

主敎徒結婚之王嗣，均不得繼承王位。然而依法議會有權更換王朝，甚或廢除國王，惟自一九三一年威斯特敏法案以來，舉凡有關王位繼承者，必取得各自治領同意而後可。此關於王位繼承之大要也。

憲法上王權甚大，茲論述于下：

一　在立法方面　君主係一貴族，故于行政之外，兼掌立法。彼不特為議會之一員，有參預立法之權，而一切議會創制之法案，均須經其批准始能生效。對于議會之召集，閉會，解散，以及停會，亦全以國王之名義行之。下院每次開會之前，均須奉到國王之面諭及許可，始能進行其事務。

二　在行政方面　君主乃一行政元首，所有國內之一切政治，不問其性質，咸以國王之名義施行之：國內最高官吏，自首相至內閣閣員，以至海陸空軍將校，殖民地之總督，全由國王意旨任命之，其罷免權除少數例外，亦均在其掌握。對於政務，英王不特為海陸空軍之大元帥，且可不與國會商榷，而逕與外國宣戰或媾和（軍費必得下院之同意）。又可為對外之領袖。一切對外條約協定，除少數例外，亦均由國王之名義訂定，核准與執行。

三　其他　至於在司法上，英王為正義之源，普通法官由彼任命，樞密院以國王之名而接受聯邦各部之上訴，上議院亦以國王之名而行審判。國王又有特赦之權。此外若對于榮譽之頒賜，貴族之封賞，亦全以國王名義行之。

是故舉凡司法，立法，行政，宗敎，全以國王為其領袖，全以國王之名義而執行，惟此乃英王法律上之權利，而非英王本身之權利，易言之，此即所謂王權，而已由國王轉入議會之手，且由內閣實際執行。

于此吾人不得不對議會內閣樞密院作一分辨。英國之議會，通常即指下院，蓋上院之在今日，僅有顧問之性質，一切法律雖必須兩院之通過，然下院如堅持之，則上院無能為矣。下院乃由人民選舉而出，而內閣閣員，（與國務員有別）則為議員之被封為樞密院議員者，樞密院除司法敎育兩委員會（另有一不重要委員會從略）外，向不開全體大會，僅有普通會議，而一切國家重要之命令，均由樞密院以國王之名義頒布之，然而其大部命令，均由內閣所決定。故在理論上議會決定政策，樞密院發佈命令，而內閣則執行法律。然實際上則由內閣決定一切。樞密院之命令，大部為內閣所決定者無論矣，即議會之政策，亦何莫非取決于內閣，蓋內閣乃下院多數黨所組成，下院為議會之主體，內閣既能指揮下院，而下院所能指揮者當亦受內閣之指揮，故內閣實為議會政策之決定者。然而無論議會之所議決樞密之所頒佈或內閣之所執行，悉為王權，悉以王之名義出之，然則國王之在今日，僅係王權之標識，而內閣則握王權之實，信不誣也。

按之憲法習慣，英王對于法律之否決權，已久不行使，其對議會之召集解散停會閉會，向以內閣之意旨而決定，即對于高級官之任免，貴族之封錫，外交政策事務之執行，亦全受內閣之請求而施行，至于大赦之舉行，法官之任免，國王亦無其自由，是又內閣握有王權事實上之証明。陸威爾氏云：「凡此驚人之大權，名義上仍以歸諸英王，實則非王所自有，而屬之一便利之虛象，即王權是。」然則何怪今日英王之婚事，亦受內閣之干涉乎！

二 英王之重要

以上所述，已說明英王治（reign）而不理（rule）之原則，然而如此英王已失其重要性乎？曰，是又不然。苟英王已失其重要性，則其結婚又何能受人干涉？故王之所以至今不廢，英王大婚所以受內閣干涉，實因為英王之御臨不列顚帝國，仍有其重要性也。

一切王權既已轉入代表議會之內閣手中，英王則治而不理，於是所有政治上之責任，亦全由內閣代負，然而無論議會或內閣全為政黨之產物，政黨有時勝利，有時失敗，于是政海之波瀾時起，惟英王不偏不黨，公正無私，超脫一切利害之上，以其政治之尊嚴地位之高超，而調處其間，于是狂飆驟潮，因之而息，此英王調處內政之功用也。

又因國王本於世襲非與政黨有任何關係，故在政治上不負任何責任，所謂「國王不能作錯」之原則，完全因此而確立，于是無論內閣之如何改造，議會之如何解散，而國王始終超然物外，不受任何影響，故其地位永遠繼續，其權利永遠固定，于是當議會解散內閣改組之際，政權交替，英王為唯一大權寄託之地，此又英王安定政權之功用也。

英王之特性除上述之超黨及永遠存在兩點外，猶有可得而述者，即其平民化是也。惟其平民化，故能深知民間疾苦，而為人民所樂為擁戴，亦惟其平民化，王室始能自奉儉約，而減少浪費，其每年消費，佔政府預算極微之數目，故人民不生厭棄之心，此所以於歷史上幾次革命狂潮，獨英能屹然不動其王制，且益得人民之信任。

以上所論英王之調處政黨，保持政權，特其實質之工作，然其眞正之大功用，則在其為英國之象徵一點。惟其為帝國統一之象徵，故能聯繫若干自治領地而為一帝國，惟其為社會之典型，故其能深入人民之心，以下分述之：

一，為英國統一之象徵。 英國屬地今已佈滿全球，其中之若干重要部分，均已取得充分之自治權自有其憲法，自有其議會與政府，甚且自有其外交代表，儼然乃獨立之國家，然而大英帝國並不因此而陷于分裂與混亂者，賴有英王為其統一之象徵也。莎士比亞曰：「君王乃一綴合家」，誠哉斯言。蓋自威斯特敏法案以來，此點益為顯明，蓋愛爾蘭自由邦，坎拿大聯邦，南非聯邦，澳洲共和國，紐西蘭，紐芬藍，等地之政府，在不列顚共合衆國（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中，與倫敦政府處于同等地位，其議會均由當地人民選出，議會之權力，與威斯特敏議會之權利亦正相若，故互不統屬，惟因英格蘭王即愛爾蘭之君，紐西蘭之君，加拿大，南非聯邦等地之君，是以無論其為自由邦，屬地或自治殖民地，均在大不列顚君主之主權之下，而其官吏共向英王宣誓効忠，故英國得以維繫而不墜。

且各屬地及自治領地官吏之効忠，乃其議會意思之反映，然而議會代表人民，故大英帝國之賴以維繫，實各地人民對英王之忠心有以使之。苟以任何抽象觀念，代表此統一之標識，無論其為「國家」或「主權」或「責任內閣」「君權」……欲各地臣民之完全了解而効忠于政府，實事理之所難能，惟以此尊嚴崇高之英王君臨之，而後忠心始能合于一，而英帝國因得延續，英倫三島亦得藉英王之中介而掌握此遍于世界之屬地。是則英王之功用，不亦要乎。

一，爲社會之典型　英王于政治上，權力日削，然于社會上，英王之地位則益鞏固：蓋（一）王室爲道德之標準：任何國家均各有道德之標準，英人習尚，喜仿效貴族之好惡，英王衣着尤有影響，况其大者，所謂移風易俗，在上者一二人之力也。喬治四世因曾休棄王后，爲英人所不齒，其弟威廉四世又因庸愚而不能有所匡正，而王位岌岌可危。至維多利亞女王登位，以其私德極高，不特挽王位之將傾，且爲社會樹良好之楷模，歐戰後歐美國家日趨淫靡獨英國得以避免，豈非維多利亞之餘蔭？至若喬治五世于一九三一年捐薪以濟國，尤爲全國人士所念念不忘。

自來英國之社會地位，即以家世門第爲標準，蓋貴族爲社會之上層，而國王王后則爲貴族之領袖，國王王后實社會之領袖，舉凡慈善事業，如王與后能爲贊助人，或爲之行開幕禮，或出席助賑之演劇，則其捐欵無不立集。愛德華之后亞力克森德拉（Queen Alexandra）性慈愛，生平建立醫院甚多。此外喬治五世及瑪利后，時常出沒民間，問民疾苦，濟民之困，探視產母，撫問病人，及參加祭賽，奬勵運動，在在均足資社會之模範而造成其眞正社會之領袖地位，因此而益增人民之信仰，故帝國有上下堅固之團結。

惟其國王爲社會之眞正領袖，故全國人均熱烈擁護之，一九二八年喬治第五病篤，全國爲之祈禱，又觀其每次外出，均倍受人民熱烈之歡迎。因此其一言一行均于社會有深切之影響，而其是否能取得人民之信仰，則又有關整個帝國之聯繫，故愛德華第八之大婚受阻于今日也。

三　婚事問題

婚姻與繼承，本爲憲法上之問題兩大，今英王既因婚事而遜位緣故，帶論之：

一六八九年之權利法案，除關於人權部分外，規定天主教徒或與天主教徒結婚者不得繼承。一七〇一年之王位繼承法與婚姻無關，而僅確定長子優于次子，男嗣先于女嗣之原則而已。一七七二年之皇家婚事法案規定凡王子結婚必先得國王之同意，對於國王大婚當然不受任何限制。然而向來之國王，均向歐洲之皇族求婚，而英國貴族亦有不與平民結婚之慣例，惟此慣例，已由約克公爵（即新王喬治六世）之娶平民女子而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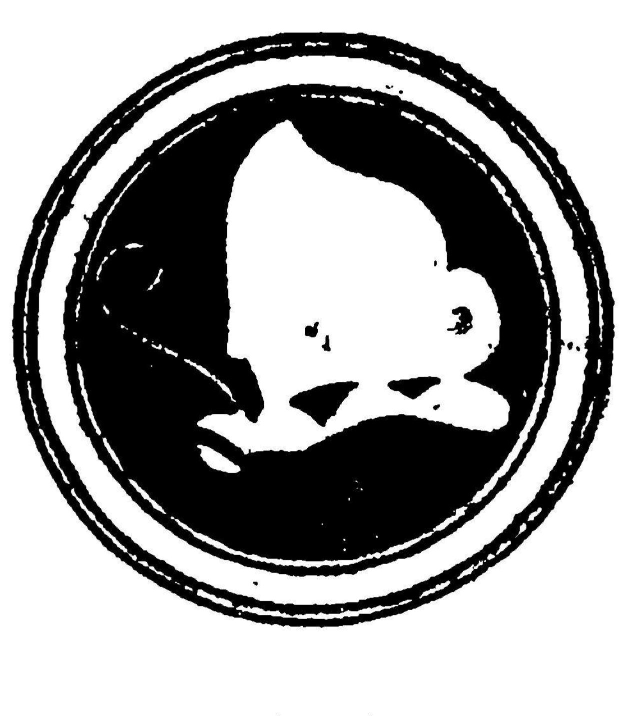
愛德華八世之愛人辛泊生夫人原名華麗斯，魏飛爾德(Wallis Warfield），其先本係英之貴族後徙居美洲，彼即美洲產也。一九一六年伊與美之海軍軍官斯賓塞（E. Winfield Spencer）結婚，八年後離異。後又與英人辛泊生結婚，初則伉儷甚篤，惟自與愛德華八世相遇後，二人即一見傾心，歷三年餘之熱戀，今則已與辛泊生離婚而將與愛德華結婚，此即憲法紛爭之源。然于此有應注意者，即伊之身分是，蓋因伊之身分不足爲英后，內閣及其他國人始反對之。其身分可得注意者：（一）彼生于美國，故爲美人，雖後因轉嫁英人辛泊生，而取得英籍，然一般人咸以美人目之。（二）彼先世雖爲英之貴族，然彼實平民之妻，平民之女，故爲平民。（三）彼曾一嫁於史賓塞，再嫁于辛泊生已有兩次之離婚，而其前夫二人至今均在。有此三者，故不適於英后之資格。

此次反對英王與辛泊生夫人結婚最力者，爲首相包爾溫夫婦，包特蘭公爵（Duke of Portland）沙里斯堡侯爵（Marquess of Salisburg）倫敦德利侯爵（Marquess of Londonderry）及德貝伯爵（Earl of Derby），坎德伯雷（Canterbury）與伯萊福（Bradford）兩主教，而尤可注意者乃英國之人民與輿論也。

考辛泊生夫人之所以被拒，多由其再度離婚。蓋彼雖爲平民，然而約克公爵亦曾與平民結婚，故英王縱與平民結婚，當不致有此次事態之嚴重。至於彼爲美國女子一點，亦不足爲重大障碍，蓋英人輕視美人，容或有之，然包爾溫已與以否認。故在三因中最主要者，當爲伊乃再度離婚之女子。蓋英之教會，素對離婚之女子歧視，况伊曾二度離婚？且英國之風俗，未婚男女交際，必有第三者相伴，而辛泊生夫人曾與英王同遊同止，頗違反英人之習慣。此辛泊生夫人不適合英后資格之最大原因也。

汎美和平會議的觀察

邵德潤



一　汎美會的醞釀

汎美運動的高潮，隨着美國「善鄰」政策的進展和中立法案的通過而高漲起來。可是召開本屆汎美和平會議的提議，却醞釀了一年之久，直到最近才於十二月初在阿根庭京城舉行。

遠在本年一月間，我們即得知羅斯福總統曾致書中南美諸國元首提議召開汎美大會的消息。待到二月十五日白宮始將這種文件公布，我們也明白了些羅斯福總統欲召開此次大會的意念。在這文件中，羅斯福總統首先對於巴拉圭玻利維亞間的大廈谷（Gran Chaco）事件的得獲和平解決表示慶幸，其次即表示：「余確信美洲大陸諸國因一切努力而確立永久和平的會議舉行期現已到來。永久之和平可因現存各種機構之改造或新和平機構之建立而完成。此種種途徑，不僅有貢獻於世界之和平進展，却對於國際聯盟及其他以防止戰爭爲目的之現存與將來可望成立之和平機構，亦將擔負扶助的義務。」在羅斯福的邀請書發表之後，美國國務卿赫爾即作廣播演說，對此次召集的汎美大會表示特別的期望。他說：「在確立新世界和平機構之企圖下而發出的請求，必會收到各國欣然的接受。」「美洲各民族間的友好以及經濟，文化，和平，等和衷共濟的新世紀，以今日的會議的召集爲契機而開始。余希望基於上述精神的美政府和平事業始終不停地進步，收穫最後美滿的結果。」

赫爾既抱着如斯遠大的期望，所以汎美和會的籌備就進行得非常迅速，經過他的兩月的努力，截到四月中，遂已有二十一國報名加入，即連態度最曖昧的巴拉圭，亦已接受邀請，準備參加。華盛頓的汎美聯盟（Pan-American Union）幹部，在赫爾的領導之下，亦已在四月八日開會組織籌備委員會，徵集各國的提議，起草大會的議程。據四月十三日哈瓦斯電，美國政府亦曾以計劃書一件交籌備會審議，其計劃之要點即不外下列四項：

（一）美洲各國實行關稅休戰，關于此項美國國務卿赫爾最爲重視，欲以五年爲期，各關係國在此期內不得提高關稅率。

（二）美洲任何國家凡有侵略行爲者，其他各國即以經濟制裁手段對之。

（三）樹立常設的安全制度，用以保障美洲的和平。

（四）各關係國一致行動，對於歐洲戰爭一致保守中立。

這四點所代表的雖然是美國一國的意見，可是美國是美洲的盟主，他的提案當然可支配大會的議程，各國自得唯他的馬首是瞻。

二　美國對拉丁美洲政策的轉變

汎美和平大會先後已舉行七次了，第七屆會議是一九三三年在蒙德維多（Montevideo）舉行的。這次會議與歷屆會議有極大的不同，這不同就在美國對拉丁美洲政策的根本轉變。

美國對拉丁美洲政策的基本原則，當然是門羅主義，這可說是條不變的鐵律。可是在實施這條鐵律的時候，可就有各種不同的政策。在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時代，美國對拉丁美洲所採的政策，是「大棍子」政策（Big Stick Policy），是積極的「干涉」主義。一九〇四年老羅斯福在議會中會發表他那有名的「門羅主義之羅斯福解釋」，他說：「因為南美各國的不斷的錯誤，虛弱，遂使之與文明世界逐漸隔離，這種情形是其他文明國家要出而干涉的。在美國因為要貫澈他的門羅主義，所以不得不對在拉丁美洲各國的許多錯誤的事件上，實現他的警察權力。」可是在事實上施行這種「警察權力」的結果是很不幸的，它在中南美所引起的完全只有仇恨，憤怒，和厭惡，實在談不上有什麼可令人滿意的收穫。

這種失敗，到胡佛時代，美國政府即已有深切的感覺，開始要把他的拉丁美洲政策加以轉換。在一九三三年美國國務次卿克拉克（Clark）在解釋門羅主義時，即「取消」老羅斯福的解釋，於是美國對拉丁美洲始捨棄了干涉主義，漸漸踏入新階段。但是胡佛總統對拉丁美洲放棄了干涉政策，而他在保護關稅政策仍然是變本加厲，不肯放鬆。史摩特賀萊（Smoot Hawley）的關稅法案所造成的關稅壁壘，不僅阻止了歐洲的貨物，即拉丁美洲各國的商品亦是不得其門而入。胡佛這種高關稅政策，曾一度引起南美諸國的反感，而欲組一「南美關稅同盟」以與美國抵抗。所以胡佛的拉丁美洲政策雖是轉變了，可是轉變得並不澈底，尤其是經濟上的高關稅政策，無形的在拉丁美洲各國與美國間造成一堵極高的壁壘。

到了現任的羅斯福總統繼胡佛登台之後，美國的拉丁美洲政策才算達到完成變換的階段。在羅斯福的外交文件中，演說中，處處都表現着他對拉丁美洲的「親善」政策。在一九三三年他的就職辭中，即明白的說：

「在國際政策方面，我主張，我們的國家要採取種「善鄰」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我們要做一個好鄰居，自尊自重，因為自尊，所以對於別人也是尊重。對於自己所負的義務是要尊重，對於他同各鄰居所訂的協定更須要尊重。我們現在深切感覺到互相依賴互相援助之重要。我們不能只有取諸於人，我們還要給予他人。」

到了同年十二月，羅斯福總統這種「善鄰政策」，就第一次的表現於國際會議之間。當時汎美會議在蒙德維多舉行，代表美國的赫爾就宣稱：「在羅斯福總統任內，美國政府對於任何干涉他國自由，主權及其他關乎內政的事情，其反對之程度，當不下任何國家。」這可說是羅斯福的不干涉的善鄰政策的鄭重聲明。在同月二十八日華盛頓舉行威爾遜總統紀念儀式時，羅斯福總統又反覆申述：「美國今後的具體政策，即在反對武力干涉。他國之是否能維持其憲法上的政府，不是美國政府所得顧問，也不是美國一國所可干涉。」不過他又剴切聲明：「這種顧問之權，應屬於全美洲諸國，美國只不過諸國中的一部份而已。」「羅斯福這個補充聲明非常重

要，因爲這說明美國的放棄干涉政策，並不是廢棄了門羅主義，不過把門羅主義更推進了一步，從美國獨自操縱的干涉政策（大棍子政策），化爲「集體安全式」的善鄰政策而已。所以羅斯福的善鄰政策，亦可視爲是門羅主義的一種新發展。

這次汎美大會的目的，亦不外乎美國想貫徹他的新式門羅主義——「善鄰政策」而已。若分析以言，則美國這次大會中是想實現下列的三種目的：在政治上造成一種汎美政治同盟，來替代國聯作爲推動和平的機構；在經濟上造成汎美經濟布洛克，來實現美國理想中的共存共榮的互惠貿易；在外交上則想造成全美洲步調一致的陣線，減去美國內顧之憂，俾得推動其遠東政策。

三　汎美協定的建立

美國促成這次的汎美和平大會，他的第一個企圖，就是建立汎美政治協定。

拉丁美洲諸國的政治一向是最不安寧的，從來就很少「和平」的狀態。這種不安的原因，就是外來帝國主義勢力的離間挑撥。由於英美兩帝國主義者在幕後的嗾使，拉丁美洲諸國間遂發生不斷的混戰，而其國內的政變，也繼續不斷地演出。這種政治的不安，有時難免使那握美洲盟壇牛耳的美國自感不安，因而假借保全利益爲口實來施行他的警察權力實施武裝干涉。他曾爲了債務問題派遣海軍強佔聖多明各（San Domingo）的海關，派員代徵關稅；他曾因古巴與海地（Haiti）發生內亂，而派陸戰隊登岸彈壓；他曾煽動哥倫比亞的內亂，他也曾用金錢賄買墨西哥的官吏。不過這許多干涉的政策徒然激動各拉丁美洲國家的反抗，而授外來寇敵以可乘之機。羅斯福既放棄了干涉政策，就改變方針企圖用和平手段取得拉丁美洲各國的好感。在過去三年中羅斯福的政策也已獲到相當的成功，在這次汎美大會中，羅斯福即企圖更進一步的締立一種汎美和平公約，再由這公約建立一汎美洲的和平機構與集體安全制度。

在過去美洲各國間也有許多和平條約的建立，不過這些和平的效力都薄弱非常。在一九一四年美國曾與拉丁美洲各國締立促進和平公約，規定關於美國與拉丁美洲各國間的糾紛事件，由雙方派代表組織和平委員會擔任調查之責，使戰事緩一年爆發。一九〇七年締結的中美和平條約，在一九二三年曾再度加以修改，參加者爲中美五國：洪都拉斯（Honduras），薩爾瓦多（Salvador），瓜地馬拉（Guatemala），及哥斯他里加（Costa Rica），規定彼此不得承認以武力造成的政府。可是以薩爾瓦多發生政變，瑪地納斯（Martinez）的新政府的成立，因不能得各國的承認而宣告退盟，各國亦相繼退出，於是條約遂根本消滅。同在一九二三年，又有美國等十六國的汎美仲裁公約的締結，不過條約僅規定遇有國際紛爭的場合，設立仲裁或調解委員會，該會又無最後決定權，加之阿根庭及玻利維亞兩國又未批准，故此約實際上亦未發生效力。一九二九年又相繼有汎美仲裁條約及汎美調解公約出現，可是前者有十國未批准，後者有七國未批准，遂都未能成立。更到一九三三年又有所謂拉丁美洲非戰公約的締結，最先簽署的爲阿根庭等六國，其後參加者有玻利維亞諸國。美國雖亦被邀請加入，可是他又附有「不放棄其他條約與國際法權利」的保留。

最後這個非戰公約可說是比較最差強人意的，可是它亦僅是一消極的

防止戰爭的公約：否認侵略的戰爭，反對以暴力解決領土問題，不承認武力獲得的領土擴充，但締約國對於侵略國亦只能使用國際法所許可的政治經濟手段或輿論的壓迫，而不能作外交的或武力的干涉。這樣的一個公約，就現在看來，實在不能滿足美國的需要。現今美國所需要的是汎美洲的積極性的和平的建立，締結積極的汎美和平公約，設置像國際聯盟樣的和平機構，及常設的汎美的國際法庭，担負確保和平與制裁侵略國家的責任。美國的最高期望是：『美陸各國關係務要充滿合作的精神，一切侵略行動的威脅，務當根本消滅，各國安全務當確保無慮。』

為要貫澈這種最高的期望，美國建立汎美政治協定的對外目的，就在求得全美洲的「集體對外中立」。在本年四月十三日美政府致汎美和平會議籌備會的計劃書中即建議：「各關係國一致行動，對於歐洲戰事保守中立。」這是美國人想把它自己的中立法案擴大的打算。因為美陸與歐陸雖然遠隔重洋，可是在海空軍技術發達的今日，浩瀚的大西洋亦僅一葦之隔耳，歐陸的一切糾紛自屬很容易波及。加之拉丁美洲各國多數皆屬國際聯盟會員國，在歐陸發生戰事的時候，不免遭受牽制，甚或捲入戰爭漩渦。如果拉丁美洲捲入戰渦，則身為美陸盟主的美國雖免受其影響，這自非主張對歐陸嚴守中立的美國所願意的。所以美國為欲貫澈他的中立政策，不僅要使自國保持中立，而且要使整個的美洲「孤立」起來。「孤立美洲」才是美國中立政策的終極目的。

為要實現這個終極目的，美國在這次汎美大會中即要實行下列兩件積極的工作。第一，要排除美洲的歐洲勢力。凡是歐洲各國在美洲所培植的勢力，都要根本鏟除，不容其存在。這是美國鑑於近年來英國在南美勢力之發展而發的，所以他堅決的主張：「美洲各國應一致擔負互助的責任，以抵抗外來的侵略，實行門羅主義。」第二，他要排除國聯對美洲事件的干預。過去國聯對大廈谷事件的干預，即認為美國所不悅，國聯對大廈谷事件之處理亦因之不克成功。美國既不願國聯權力之干預美洲，所以他主張：「在目前情形之下，美國對於國聯在美陸最和平的干涉，也認為是違反門羅主義而不加允許。」

就這兩點看來，可見羅斯福的中立政策所表現的門羅主義，已不復似往昔的消極的防戰態度，而已採取積極的獨霸美洲的新姿態了。所以我們也可說，羅斯福計劃中的汎美政治協定一旦建立，那即是美國汎美霸權的奠定。

四　汎美經濟布洛克的樹立

自從一九二九年「恐慌」的狂潮爆發之後，遂使世界各國的商品市場戰日形强化。各大强國皆競爭於經濟布洛克的構築，製成堅强的壁壘，充實自己的商戰能力。如英在沃太瓦（Ottawa）會議之後，即構成一互惠貿易的布洛克，法國在賴伐爾（Laval）及佛蘭丁（Flandin）組閣時，即竭力設法和各殖民地的步調取得一致的聯絡。美國的野心亦是在造成汎美的經濟布洛克，而他最注重的即為拉丁美洲的市場的保持與擴大。在一九二八年，胡佛旅行拉丁美洲時就說過：『年年二十億金元以上的美國與拉丁美洲貿易，佔據美國對外貿易總額四分之一，紐約銀行家最近八年間對拉丁美洲的投資，較其他各國銀行家所投資本多出三倍。』可見拉丁美洲對於美國國際貿易重要。

事實上，我們也承認世界大戰後到恐慌爆發前，美國經濟勢力之向拉丁美洲發展，是極驚人的。在一九二三年——二九的七年中，美國向拉丁美洲輸出的總額共增加了兩倍，不但超過英國，而且超過同時期英德法各國對拉丁美洲貿易額的總和。可是這驚人的發展在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之後，遂日形逆轉。據前屆汎美大會所發表的統計，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末，美國對外貿易總減低了百分之六十九，而與拉丁美洲諸國的貿易總額

減低了百分之八十二。但同時期的英國對拉丁美洲各國的貿易卻減低甚鉅。並且美國又藉用種種方法向拉丁美洲進攻，以增進其之拉丁美洲的貿易，如在阿根廷京城開大英帝國博覽會等等，來拉攏拉丁美洲各國的感情。結果美國在拉丁美洲的貿易遂逐漸抬頭，美國幾不克與之匹敵。

當然這決不是身為美洲盟主的美國所肯甘心的。所以羅斯福登台之後，遂放棄胡佛時代的高關稅政策，實行互惠貿易，打算在「互惠」的美名之下來達到他擴充貿易的目的。依據頒佈的互惠關稅法案，羅斯福總統有權和各國訂立互惠關稅條約，並有權對關稅率作五成的增減。當然根據這法案美國也和歐洲各國締結互惠協定，但是他心目中最主要的目標毫無疑問地卻在拉丁美洲諸國。綜計美國與拉丁美洲諸國已訂互惠協定的為：古巴（一九三四年八月），巴西（一九三四年八月），海地（一九三五年三月），哥倫比亞（一九三五年十月）。雖然若干「親英」的拉丁美洲國家（如智利阿根廷），美國又未克與之訂立互惠協定，但單就現在的情形看，也足証明羅斯福的互惠貿易政策在拉丁美洲業已獲得顯著的成功。據聞美國與古巴締定新商約之後，在最初的十二個月中，即使美國對古巴的輸出增加了六成之譜，對於其他各國，當然也有顯著的收穫。

在這次汎美大會中，美國就計劃作「更上一層樓」的進展。不僅想從互惠貿易入手把美國與拉丁美洲間的關稅壁壘撤消，而且想從此把全美洲的國家打成一片，造成一個牢穩的以美國為領導的經濟布洛克。本年五月末美國國務卿赫爾在美國商會年會演說時即反覆闡明此旨。可是這牽涉到英國的利益，英國又豈肯坐視其拉丁美洲利益的被奪而毫不顧問？加之更激起英國注意的，即是去年年底美國與加拿大的互惠商約的締立。這在英人看來，充分表現着美國已有引誘加拿大入汎美經濟布洛克的企圖，因之「多數英人多相信美國的經濟勢力已深入加拿大，加拿大之隸屬英國版圖，必有喪失其意義的一日。」這証明英美兩國的貿易不僅在拉丁美洲已相互衝突，卻在加拿大亦已趨於短兵相接。所以這次羅斯福的召開汎美會議，就經濟的觀點看，是不啻將英美的商戰更尖銳化了幾分。

五　汎美外交陣線的構築

不過我們若把這次汎美會議中的英美鬥爭太重視了，那我們將忽略了這次會議的另方面更重大的意義。因為這次汎美會議不僅想把美洲「孤立」起來秉承美國的指導，而且更含有對付日本，充分準備積極應付未來太平洋局勢的意味。

目前太平洋的風雲已日趨險惡，而日美間的尖銳化的衝突，更有被迫不得不訴諸戰爭的趨勢。在過去日本曾利用拉丁美洲各國的反美情緒，來擴充其貿易，侵奪美國的市場。近年來日本更挾其「社會傾銷」的力量，盡量擴充其拉丁美洲的市場，其對中南美各國輸出額的顯著增加，即其明証。而歷年源源運赴拉丁美洲的日本移民，更是日本經濟勢力的急先鋒，商品市場的開拓者。日本對於中南美洲的活動是極其驚人的，其派往中南美各國的經濟使者的絡繹於途，更含有深刻的作用，而為美國所側目。加之日本在拉丁美洲各地所秘密組織的軍事調查機關，到處測量地形，刺探各國軍情，更使美國不能安枕，在日本的積極佈置之下，我們發現拉丁美洲各國間有幾國有「親日」的傾向。首先承認偽「滿」的薩爾瓦多固不必說，即毗連美國的墨西哥與秘魯亦有「日本的工具」的嫌疑。不久的過去美洲曾盛傳日秘密約已經締結，首先發諸這密約的是厄瓜多（Equador）。據傳：厄瓜多若與秘魯發生戰爭，則日本即充分援助秘魯，而秘魯即佔領厄瓜多之伽拉巴古群島（Galapagos Is.），以之轉讓日本作為酬報。該島位於巴拿馬運河口，在封鎖該運河時即具有重大的軍事價值。所以消息傳出之後，美國即大為震動，而厄瓜多即未雨綢繆先於安全保障的條件之下，將該島售與美國。

這個事實充分說明日美兩國在拉丁美洲鬥爭的白熱。美國若不想在太

平洋發展則已，若想貫徹他的遠東政策，則他非用汎美大同盟的形式，團結美洲內部，排除一切外來的侵襲，鞏固後防，免除內顧之憂，所以舉行汎美會議的消息傳出之後，英國官方報紙即認爲「美政府將締結多角式的條約，可使美洲各國共同遵守門羅主義，而消釋國會中若干議員所抱日本侵入阿拉斯加與加利福尼亞及拉丁美洲的憂慮。」假如我們若記得本年一月三日羅斯福總統在國會中所說的話，那我們就可以之印証英國報紙這種推測的確實。羅斯福總統在那演說中，竭力抨擊歐亞兩洲的黷武國家，他說：『目前侵略及災禍的潮流，已日就增高，美國不能對之熟視無睹……戰爭如不克避免，則南北美洲各國應維持秩序良好的中立，充實國防力量，並應使交戰國及早恢復和平。』可見羅斯福總統已有充分的決心，將這次的汎美會議作爲美洲各國的準備。準備着採一致的步調來共同應付未來太平洋上的局勢。

六　汎美和會的礁石

羅斯福在這次大會中的任務，是非常艱巨的。他這種奠定汎美霸權的偉大的企圖，無疑地將遭受到各種的障礙。他的建立汎美政治同盟和經濟布洛克的計劃，當然不是在拉丁美洲保有濃厚利益的英國所能容忍的。英國決不能坐視自己在拉丁美洲利權的喪失，所以在汎美協定或布洛克的建立過程中，美國必然的要遭遇到那些聽從英國指揮的拉丁美洲國家的反抗。譬如不久以前阿根廷提出意見，主張將汎美和平公約與國聯盟約併合，而把它擴充到美洲之外的各國，這顯然與美國的企圖相違背。智利的反對主張則更激烈，他反對建立汎美政治協定，反對設立類似國聯的和平機構，反對設立汎美常設國際法庭，反對對侵略國施行制裁，只贊成在國聯的範圍內設立區域委員會，訂立區域安全公約。他們這種堅決的反抗態度，明顯地表示在他們背後有英國在爲他們撐腰。 日本對美國這種「統一美洲」的企圖當然亦是十二分地嫉忌。如何約束這些有「外援」的反對國家，使之屈服就範，這是羅斯福總統在這次汎美大會中首先得應付的棘手問題。

就是羅斯福屈服了智利等反對的國家，奠定了美國的汎美霸權，而在貫徹他的中立政策時，亦將遭遇到極大的障礙。因爲汎美集體中立問題，可說是這次汎美會議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據美國當局最近的表示，集體中立的政策，將以現行美國的中立法案爲依據。 我們姑且不問拉丁美洲各國對這法案是否反對，即單就這法案本身的矛盾來論，亦將使其施行發生困難。第一，拉丁美洲各國政情的不安定，及其對外利益之不一致，皆足使整個美洲的中立政策不易堅定，而流於軟弱之一途。這是施行汎美中立政策時，在「行政」上必然要發生的困難。第二，依照美國現行中立法案的規定，是對雙方交戰國一律禁運軍火，而不及軍火原料的貿易，與現今國際聯盟所規定對侵略國所施的制裁辦法不符，拉丁美洲各國多半爲國聯會員國，屆時何去何從，實成問題。因聽從美國命令而退脫國聯的固然能有，但迷信國聯接受英國指揮亦難保其無。最近阿根廷與智利之表示不願脫離國聯機構，即預示未來汎美中立實施的困難。第三，現代的中立是須有實力爲後盾的，美國爲欲貫澈其之中立政策，維護其之戰時貿易權，即不能不用武力來實施保障。本年四月十一日赫爾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演說時，即肯切決定：『美國當然盡可能的避免捲入戰爭漩渦，但在將來的戰爭中，美國的中立權益當然不是紙上空談所可維護的。所以美國方面，當其貿易權受到交戰國威脅時，必須保持足以威脅他方的充分海軍力。足見美國已有以武力保護自己的中立權的決心。在未來美洲實施集體中立時，拉丁美洲各國的戰時貿易權固可獲得美國海軍力的保障；可是一旦美國爲免其中立權利被破壞而使用武力時，則拉丁美洲各國亦勢必追隨美國之後，捲入美國對外戰爭之漩渦。爲追尋戰時的中立而結果得到戰爭，拉丁美洲各國是否願意？加之因參加汎美集體中立制度，他們的外交又勢不得不受到美國政策的限制，拉丁美洲又是否心悅？這些都仍屬很嚴重的問題。

內在的衝突，加上外來的阻力，遂使汎美的政治協定和經濟布洛克以及外交聯合陣線的樹立，成爲非常困難。這次汎美和會前面暗礁重重，陰雲密佈，羅斯福總統的艱巨的任務是否能如願完成，尚得看他的手腕。



李秀成致其子侄諄諭並跋

蕭一山

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忠王李　諄諭容椿姪容發男知悉緣爾父在桐廬命爾隨陸主將隊後而行緣恐該隊兵單令爾等爲其接應先保蕭山而後攻紹興以除浙省之羽翼好早日成功也十月初一日接該主將於二十九月自紹興發來捷報之稱紹興已克投降者數千爾等在後亦到紹郡已紮城內閱悉之下甚爲欣慰今紹郡已得杭郡指日可克官兵自到杭郡以來日戰日勝城外妖穴一概掃平殺死無數活拿者數千自降者數千已將該城圍困內外不通成功在即矣爾等已過紹郡可與陸主將和儺斟酌好守紹郡計克寧波爾兵不足已點吉慶元在後帶戰兵而來接應一切已面囑該員協力助攻聽爾鋪派早成大功　國之幸也凡事總與陸主將善爲計議遵照而行若各處平靜回師之日必與該主將嘀議如何守地如何安民必得穩固妥善方可回來至父處軍務平寧嘉興之兵已到朗天安亦來有人足用矣爾處紅粉砲燒多否軍需有否仰爾査明城中婦女總要分別男歸男行女歸女行不得混雜如有不遵爾可按法處治方不負爾父之訓教方爲　國之良臣也一切小心謹愼以稱軍機是矣爲此特頒諄諭仰爾等遵諭而行此諭

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右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忠王李秀成致其侄容椿子容發諄諭一通，附封套一件。係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十月初三日發，即西歷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也。原件現陳列於倫敦不列顛

博物院寫本部。在東方寫本目錄中，編號為 Or. 11015。自綢墨書，縱長十三吋又八分之七，橫長七吋又四分之一，上蓋李秀成長方形雲龍邊之官印一顆。印左下角有監蓋印周宏口之小章，及不列顛博物院之僧帽章。封套亦綢製，縱長五吋又二分之一，橫長三吋又八分之一，正面中間有忠義宿衛軍忠王李諄諭十字，旁有早辰接到四小字，想係收信者所書，惟未注明日期耳。背面中間為年月日封諸字，旁兩行書：「內乙件」「遞至紹興郡」，外旁兩行為：「自杭郡鳳山門外發」「交與王相二殿下容椿姪發男等開拆」字樣，並蓋有「忠王圖記」四字之雲龍邊長方形章，此章長約四吋，寬三吋許。

按辛酉十一年李秀成因其弟侍王李世賢樂平之敗，由湖北回集瑞州以接護之。旋過樟樹，遇鮑超軍，不得逞，遂由撫州河口順下浙江。李世賢攻金華（侍部周蓮得把守）湯溪（童容海兵把守，）嚴州（梯王練業坤把守，）各城下之，進軍溫台處州，及寧波為一路；李秀成領新招將士及童容海全軍下浙江省城為一路。【註一】秀成復自桐廬分兵往取紹興，以窺浙省羽翼。據供狀云「收紹興一帶是來王陸順德領兵收復，蕭山亦其所收，收紹興非是戰成，實紹興守將獻城自降。此城高而寬闊，四面皆水，來王進兵者，是單邊之路，此不是自降，不能收復也。」此論所云之陸主將蓋即供伏所稱之陸順德，時陸方以主將領兵取紹興，封來王當為以後事。秀成於事後追記，亦不復細別其官職也。供伏以取紹興蕭山之功歸諸陸順德，據此論則秀成另派其子姪容發，容椿為順德接應，在其隊後而行，令先保蕭山而後攻紹興不意「軍到處所，俱是自降獻城」【註二】也。此論所云：「十月初一日接該主將（即陸順德）於二十九日自紹興發來捷報，云稱紹興已降，投降者數千。」是紹興之克，在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即此論寄發之前數日也。清官書記紹興之失守，亦為九月二十九日。如勦平粵匪方略慶端奏云：「准王履謙咨稱：嚴州之賊，由桐廬富陽下竄，勾通八槳砲船，渡至臨浦，連陷蕭山諸暨兩城，竄擾紹郡，九月二十九日，府城失陷。」【註三】平定粵匪紀略【註四】及平浙紀略所載均同。而平浙紀略復謂：「時紹紳前副都御史王履謙任籍辦團練，鄉愿易欺，信王梅溪言，與省中大吏相齟齬。九月二十九日，賊逼紹興，團練閧然盡散，知府廖宗元死之。議者謂嘉湖寧紹根也，餉源所出也，……至紹興失而杭州孤危益甚。」【註五】是清官書與秀所述，情節完全相合，再以此論證之，更可瞭然於秀成用兵之法與斯役戰爭之詳情矣。惟克紹日期，兩方均謂九月二十九日。按太平天國歷法考陰歷九月二十九為太平歷九月二十一日，太平歷九月二十九日為陰歷十月初七日

，【註六】其間有八日之差，而清人絕不容用太平歷，則秀成與陸順德所用者，似仍為清曆。豈太平曆晚年有不行之事乎？秀成等為太平重臣，焉能不奉正朔？此異一大異事，必待詳考者也。李容椿為秀成之姪，官至王相，其事蹟不詳。李容發為秀成之子，封為二殿下。【註七】其事蹟屢見於李鴻章左宗棠奏之疏中。為太平軍驍將。李奏祗稱為殿下而未著其名。【註八】左宗棠附陳提訊忠逆之子李士貴口供賊情片則稱其名為李士貴。據云：『供姓周，湖北江夏人，咸豐二年湖北省城失陷，被李秀成擄去為子，改名李士貴。咸豐十一年加封偽二殿下，率黨萬餘，歷隨李秀成竄擾安徽湖北江西浙江江蘇各省兩陷杭州。本年（按即同治三年）三年，由丹陽竄至廣德，復來湖州，與黃文金合股。該逆由湖州廣德寧國竄至歙南建口被擒』。【註九】今以此論考之，供語殆非實錄。蓋秀成之子為『容』字行，而非『士』字行，而貴又犯西王蕭朝貴之諱。太平軍改貴為桂。【註十】於晚年文件中猶可見之。如護王陳坤書之姪理天義陳士桂【註十一】黃畹上逢天義書貴邦作桂邦，【註十二】及慕王譚紹洸覆戈登書貴台貴處作桂台桂處【註十三】皆是。即令容發果為秀成之養子，亦不能取『士貴』之名，是宗棠所擒獲之人，或為冒名，或為揑造，總不免為其屬下所欺，而官書之多虛偽，即此可見一斑矣。

諭中所稱已將杭城圍困，指日可克等語，頗可供研究當戰時情之參考，秀成由餘杭進攻浙省，屯紮鳳山門外，【註十四】此諭即發於該處。謂嘉興之兵已到，朗天安亦來，有人足用矣，則知攻杭之部隊，除秀成所率新招及童容海之衆外，尚有嘉興之援兵。朗天安即陳炳文，為嘉興守將，李秀成供狀作朗天義。義安兩爵僅差一等，當係以後陞任。炳文後復封為聽王，銜曰殿前秋季統率頂天扶朝綱豪千歲。【註十五】隨秀成克杭州，守之數年，始為左宗棠蔣益澧之兵所攻破，炳文旋入江西與康王汪海洋平王霍添鳳合軍，尚有衆數萬人，因受其欺侮，遂具稟投降清提督鮑超。【註十六】原稟現仍保存於故宮博物院軍機處檔案中。【註十七】清廷賞炳文參將銜，選精銳洋砲隊千餘人為啓化副中營，餘衆儘數遣散回籍。【註十八】太平天國野史有炳文傳，謂不知所終，頗疏漏。秀成於接得陸主將紹興之捷報後，即發此諭，命容椿等向寧波推進，又慮其兵力不足，則點吉慶元帶戰兵以接應。慶元後封養王，清官書慶作磬。【註十九】太平軍之起也，吉姓從軍最先，一門數十人，分隸諸王統下，文元志元其最著者也。【註二十】天京破後，曾偕李名成護幼主至廣德，其後不知所終。【註二十一】諭中一再丁囑容椿等與陸主將和儺斟酌，耆為計議，和儺者，太平隱語，作和睦解。【註二十二】命吉慶

元聽容椿等鋪派，協力助攻，鋪派者，西江上游潯梧一帶之方言，作調遣解。【註二十三】於此可知慶元之職位，不及容容椿發，而陸主將則較高也。又問紅粉炮燒多否？紅粉即火藥，亦太平隱語。至於守地安民之方，必求穩固妥善，而城中婦女，總要分別，男歸男行，女歸女行，不得混雜，足見太平天國男女分別制度，【註二十四】雖以女館解散而漸弛【註二十五】而在秀成紀律嚴明之部隊中仍施行不怠也。秀成勗其子侄以為國良臣，方不負所訓教，頗有理學純臣治家之風度，若軍事佈置之周密，猶其餘事，真不愧為太平晚年支撐大局之惟一人物矣！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蕭一山記於故都。

（註一）據李秀成供狀云：「我已行去三四日，過了撫州滸灣，方知李世賢下常山。當息兵三日，下河口，即見童容海由廣西而回，得其二十餘萬，順下浙江。當即分隊李世賢，攻打金華，湯溪等處，嚴州各城。攻破之後，又議分兵；我領新招將士及童容海全軍下浙江，派李世賢打溫台處州寧波等處。」是以知秀成入浙後，仍與李世賢分路攻取也。

（註二）語見李秀成供狀。

（註三）見勦平粵匪方略卷二百八十十六。

（註四）見申報館排印本粵匪紀略卷十二第八頁。

（註五）見浙江官刻本平浙紀略卷二。

（註六）見謝興堯君太平天國史事論叢第九八頁，或史學年報第二卷第一期第九七頁。

（註七）按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所藏太平天國詔令旨抄本中有幼主詔旨云「並寶賴冠英等本奏：秀叔子李容發懇封忠二殿下。朕旨准：特詔封李容發為天朝九門御林忠義宿衛軍忠二殿下，賜金牌，金頸圈，雉翎，金印以壯天威，吏部官頒印，俾伊收執治事也。欽此。」此李容發受封原詔，大約在庚申拾年十月三十一日，求闕齋弟子記謂十一年受封或誤。抄本將編載拙輯太平天國叢書第二集。

（註八）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四，無錫大捷摺，惟摺中謂據擒獲之賊供稱偽祥王納王忠二殿下皆死於水，殊不確。

（註九）見左文襄公奏疏初編卷十七。

（註十）見賊情彙纂卷八偽文字。

（註十一）見拙編太平天國詔諭護王寶批，原件存不列顛博物院。

（註十二）見故宮博物院編太平天國文書。

（註十三）原件存英國不列顛博物院，載拙編太平天國書翰中。

（註十四）見李秀成供狀。

（註十五）見求闕齋弟子記卷十附偽酋名號譜。

（註十六）見勦平粵匪方略卷三百八十八，楊岳斌沈葆楨奏摺。

（註十七）見太平天國文書上浙江督鮑稟。

（註十八）見沈文肅公政書同治三年九月十七日 查明辦理降衆情形摺。

（註十九）見東華續錄同治朝卷三十八。

（註二十）見太平天國野史卷十五吉文元傳。

（註廿一）見左文襄公奏疏附陳提訊忠逆之子李士貴供賊情片。

（註廿二）見賊情彙纂卷八。

（註廿三）見天津益世報史學第二十七期（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羅爾綱君李秀成諭子姪書跋。

（註廿四）參看拙編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第四冊天朝田畝制度，及賊情彙纂卷七章石兩逆告示式，又李秀成供狀所記佔領南京後之情形，亦可參考。

（註廿五）見沈懋良江南春夢庵筆記，及太平天國軼聞卷一。



未來的陸軍兵器

陳雯

近代戰的四大要素

戰術和兵器自古來就有脣齒的關係，兵器進步則戰術進步；所以近代戰術上的新要求，就是拚命促進兵器的向上。而「乘敵不備」這觀念原也是戰術上千古不滅的原則，非單用兵如此，就在兵器技術上也非常適用。歐洲大戰時，特別依據這一原則，製造了許多奇襲的兵器；這種現象不但活躍於當時的戰場上，尤其是戰後，列强更秘密地利用最新科學製造了各種各樣神出鬼沒的殺人利器，希於一旦發生事故時各以奇襲的兵器獲得最後的勝利。這差不多完全成爲公開的秘密了。我們祇要看一看各種科學雜誌上的科學新聞欄，便會使我們感到寒慄；與其說那是科學新聞，毋寧說是兵器新聞罷！

那末，在未來，不久的未來，即時爆發了的戰爭上，各種各樣使人驚嘆使敵兵震駭的威力兵器以至智能兵器將如慧星一樣地出現，該是誰都想得到的事情。

然而未來的兵器將以怎樣的姿態出現呢？這是不容吾人妄加預斷，但是追尋古今來兵器變遷的形跡，也就不難知道一個大概。試觀從古迄今，儘管各國各民族間的兵器形式有怎樣的不同，可是在整個演變上却是一致的：就是從腕力兵器而爲機械兵器，從機械兵器而爲化學兵器。近代戰爭大概是利用鐵，火藥，液體燃料以及光學的應用等四大要素，這裏面比較幼稚的是光學方面；就現在的趨勢，在這一般認爲兵器的四大要素之外，還得加上第五要素——電。那末在不久即將出現的未來戰爭上可驚怖的殺人利器，除在故有兵器上加此改進外，特別在電學及光學方面，更求偉大的進展，該是不容異議的。

現在就根據這觀點，談談幾種正在進展而尚未完成的未來的陸軍兵器罷！

怪力線

對於怪力線的出現，世人已期待很久了。歐戰後就已到處宣傳，一直

到現在，研究自然更深刻，不過還沒有看見有圓滿的發表。

怪力線能殺傷人畜以及一切生物，能停止汽車飛機等發動機的旋轉，且能使遠方的火藥庫爆發等，在學理上已証明完全可能的，不過目前還沒有到達實用圈內。

不久以前，美國 Pohuler Science 曾發表一節新聞，說美國陸軍部試驗怪力線成功，能使貓兎等小動物立刻斃命，能使人類的血液變水，能使幾多距離以外的鋼砲像糖一樣的軟化，能使高空的飛機焚燬。至於其內容如何，構造如何，當然是嚴守秘密的，局外人自然無從知道，甚至有人說，這全是一種誇大的宣傳，有意給人以葫蘆賣藥的威脅；但是不管這新聞是眞是假，這一種可怕的殺人魔將在各軍事科學者苦心研究之下，定能在不久的將來獲得結果，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無線電操縱

無線電操縱，據說是由於尊重人命的意義，而利用强力的無線電波來操縱飛機戰車戰艦水雷等，不用人駕駛而自由馳騁於戰場上，藉以減少人命的犧牲；殺人不眨眼的促進人類總滅亡的罪魁們，那些戰神之魔手，竟說是出發於尊重人命而創造更兇殘的殺人利器，這的確是含了非常地幽默的成分；可是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爲並不是兵器，而且是更其可怕的。

無綫電操縱在一九〇五年間首先完成於法國，到大戰末期即已發達到適於實用的程度了。

近來飛機的無線電操縱，據說已在德義兩國完全告成了。當義亞戰爭正將爆發的時候，現代無線電王馬可尼曾親自用無線電操縱軍艦入港。日本也已在昭和四年（即民國十八年），海軍艦「灘風號」成功了軍艦的無線電操縱，陸軍的戰事無綫電操縱也獲得了很好的成績。

我們試想像將來無人的戰車隊在戰場上的格鬥，在毫無武裝的都市裏的横衝直撞，以及無人的轟炸機的編隊瘋狂地在我們的中心地帶施以横暴的襲擊，頃刻之間就可以化一切人命財產於灰燼，想到這種可怕的極盡其慘酷之能事的情形，誰會不感到戰慄麼？可是以殺人爲職守的人却美其名曰「尊重人命」「減少人命的犧牲」呢！

電砲

有名的電砲設計，是法國維勞萊氏所發明的。他的法則就是根據在磁場通了導體電流時，物體受吸引力的作用而移動其位置的原理。依此原理所設計的無烟無聲的電動砲，彈的發射自然是不用火藥的，而發射的初速爲三千米，且有八粁的射程。

同樣在小砲試驗上也獲得相當的成績；不過大威力電砲的實現，爲了電容量及電的各種障碍，尚隱伏着許多困難而未能到達實現的領域。但是，這也不是不可能的，大概不久以後，這種新兵器就會在正將到來的戰場大施活躍了。

電閃唐克車

電閃唐克車是把美國普林士頓大學葛樂夫博士所發明的電閃發生機改造過來的，這種電閃發生機原是爲試驗擊破原子之用的，現在却將殺人改爲戰爭上最可怕的殺人武器了。

在重鋼甲唐克車裏面，有一座龐大的第士爾引擎，用以轉動發電機，

供給一切電動機的電流。能從數萬萬伏特高壓衛電球上射出人造電閃，和一股雖小而具有陰力的噴水。電閃跟着水流劇烈地爆裂，凡遇着水濺的一切生物，立刻死亡。

同時，美國還有一種電閃發射機的新設計，效用性質也和電閃唐克車差不多。形狀也像巨大的唐克車，上面伸着一根絕緣的長管，可以向敵方壕溝中的兵士發射電閃，把他們擊斃或昏絕。同時還能燒燬房屋以及可燃的東西；能燬滅敵方的一切電話電報等電線。如果用這種電閃發射機隊向敵方陸軍衝鋒，當然是勢如破竹，所向無敵了。

這雖然也還是軍事科學家們正在試驗的東西，但不久的將來，也就會以使人震驚的姿態出現的。

不可聽音波兵器

我們通常所聽得到的聲音的振動數，最小每秒十六次左右，最大每秒二萬次左右，這範圍外就聽不到了的。而實際上，在這聽得到的範圍以外的音波自然是存在的，而且有使它發生的可能的。

因爲這種不可聽音波有隱匿性，所以不單可用爲秘密通信，還可以給以像短電波的方向性應用來偵探艦船，特別是潛艇的侵入港灣，以及水中通信，水深測定，和飛機高度測定等。

前兩三年，說有美國某教授發現殺人音波，一時很引起兵器界的驚詫的注意。這種音波的振動數是每秒鐘三十萬乃至四十萬次的高週波，在一二分鐘之內可使水裏的小魚等死命的事，確已証明了。不過是否有殺威力却還是疑問。而這種不可聽音波的發展前途確是很廣大的。

電送攝影與電視

電送攝影的發達，是最近七八年間的事。在歐美各國已發展到優良的程度，種類已達數十種之多，差不多已到民衆化的地步了。就在日本，也已可供新聞上的實用，且已達到軍事通信器具的境域了。可是我國呢，連這名字也還很少有人知道。

電送攝影的原理，是把照片分成許多的點或線，以它的色調即光度作爲變化的電位從放送機放送出來——同時受信機立刻把這強弱的光度感受了，而再現爲綜合的照片。這種電送攝影的必要條件就是線點的纖細明瞭，收發的簡單以及時間的短少。

電視就是應用電送攝影的原理；兩者之間的關係恰像幻燈和活動電影，一是死板的一是活動的。就是把遠處的情態用電送攝影法攝下來，每一畫面以一秒的十六分之一的速度連續電送到電影幕上，使全體情形立刻在眼前顯出來。

不過現在的電視，還祇能依強烈光線或自然光線，在很近的距離送上半身那樣極小的影像。至於新聞報告方面，美國曾從飛機上以無線電報告敵陣地情形於後方總令部，試驗已經成功。最近德國電視電話的完成，也足以証明這電視已漸趨於實用了。

兵器與電學和光學方面的發展正方興未艾，遠離陣地的司令官，可以

依電視像親身視察到戰場的情形，隨時發號施令，是可以斷言的。

不可視光線通信機

所謂不可視光線，就是比紫光的波長更短的紫外線，和比赤光的波長更長的赤外線。而紫外線是非用螢火板，光電池，攝影乾片所不能檢察的，赤外線是非用，燐光板及光電池等所不能檢察的。近來應用這種不可視光線的特性的軍用機械有通信機，攝影機及候敵機等。

利用赤外線的日光通信機，已得到可以秘密通信的成績；還有用不可視光線的光電話還沒有到可實用的境域，現在還正在研究中。如果實現以後，對于秘密通信的價値之偉大，自然是不用說的。

赤外線攝影機能於暗中發現目標，或烟幕濃霧中的透視，以及望遠鏡攝影，暴露喬裝的眞相等，在軍事上的用途也很廣大。

赤外線的候敵機

赤外線候敵機，是根據不可視通信機的原理，由投光機和候敵機併合而成的。

就是用投光機的探照燈，在前面裝赤外線（也有用紫外線的）濾光玻璃送出不可視光線，這時如在前面觸到目標，立刻就會發出警報。所以在夜間陣地前或港灣中都可以利用。而且在港灣防禦上，和這警報同時，還可以使探照燈及火砲完成自動指向目標的防禦工事。

暗視

暗視就是暗中透視，原是前面所說的電視原理的擴張；電視是在看得見的物體上射以可視光線，而暗視機却是用不可視光線投射暗中的目標。暗視機，就是電視的送信機和受信機的集合體，受了這反射光線，立刻就可以幻成可視的現象。

這種暗視機在學理上認爲可能的種種方法，實際所能看得見的距離還很短，現在正在各方研究中。將來成功的時候，能通過黑夜濃霧，利用種種自然的人爲的方法隱蔽着敵方的行動就可以像白晝一樣的明瞭，那末什麼探照燈等東西都將變成廢物了。

幾句結束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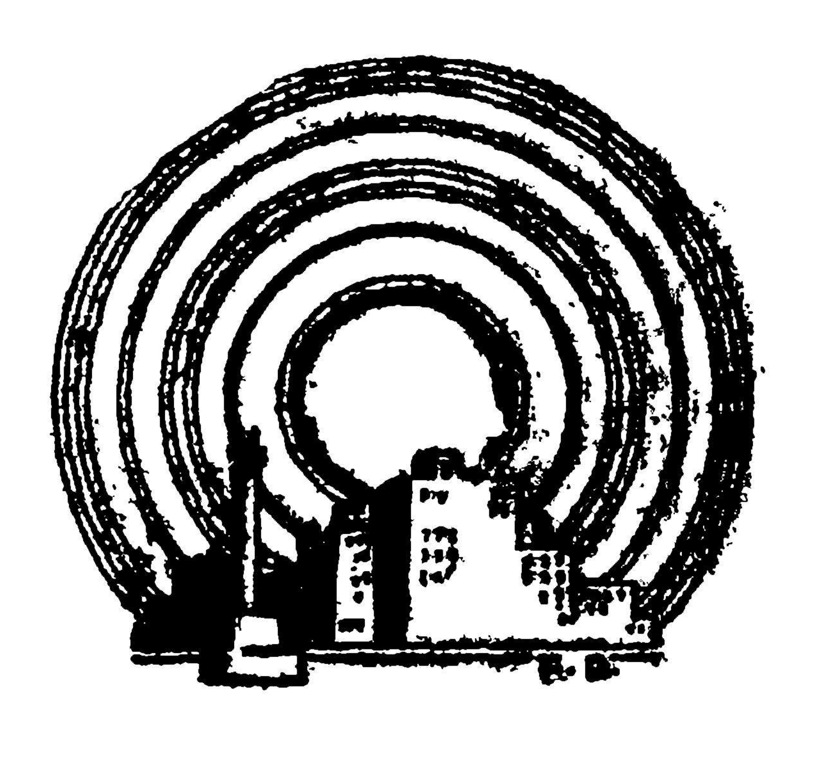
以上所說的不過是幾種已經有相當成效而還沒有達到完善領域的，此外如過去已經被使用未來也必然地還要被使用的如毒瓦斯，烟幕火焰，細菌彈等都沒有在此提及；還有現在正在學理的研究，設計或實驗中而還沒有收到多大成效的如巨大的幾小時內就可以使大都市變成礫場的陸上戰艦，水陸兩棲用坦克車，海陸空三用的新式大型的坦克車等都不及在此說到；還有各國已經秘密完成的各種發明，眞是舉不勝舉了。

在日本軍隊庇護之下。……同時日本又倡減中國政府在華北的利益。如裁撤鹽稅，包庇走私等等皆是。

……很明顯的日本現時不能容忍中國强大統一。但如果中國完全混亂，日本亦將遭受很大損失。蔣介石統治下之政府乃中國能保証安定的惟一力量，日本不能因爲自己的利益過分予以削弱。華北的秩序安寧，如有需要，日本可以維持，但華中華南仍然需要中央來維持有利於商業的情況。

富沃的長江，並不受關東軍或日軍的暗影。日本在長江雖有砲艦保護日本利益，但外交政策則在外交家手中。列强在該區利益的廣大，已足保証日本不會採取像華北那樣手段。長江各省是南京政府的根據地，如日本行動減弱中央政府的統治，不僅嚴重影響日本的商務，且將引起其他列强的忿怒。再者或則還要招致共產主義的復活，這是日本所最怕的。

華北是一個才開發的市場。人民生活程度甚低，而且是一個未大開發的市場。日本因爲價廉物美及特別地位，現已逐漸發展。……日本在華北的行動更鞏固了中國工業家在長江的地位，一如日本進攻上海，使中國人民認爲軍隊不是個人的工具，而是國家的工具。日本在華北政策的主要危險，就是在中國造成一個新的愛國主義，使中國工業家在日本大部商務所依賴的中國市場中作一個好的發報。……（季廉）



外論介紹

日本與大陸

Japan on the Mainland

倫敦泰晤士報十一月十九二十日

滿洲國只是日本的附庸，就是因爲事業的累除生活在滿洲國的人與長城以南的中國人民，對滿洲皆不甚注意。凡是居住在東北的人，除高級官吏及日本顧問外，皆不遲疑的自命爲中國人。日本在滿洲已獲得充分煤油，煤鐵各鑛，在蘇俄與日本之間設立一個緩衝地帶，但若謂日本已解決了他們過剩的人口問題，則屬虛妄。滿洲中國人民的勤苦，生活程度之低，且較日人能够抵抗該地氣候。故日本人只處於商業及統治地位。滿洲不能解決日本人口問題，正如同印度不能解決英國問題一樣。近年外人在東北的商業逐漸減少，而日人的商務則時有增加。關東軍五年以來，訓練一個熟悉地理形勢的有力軍隊。總之日本軍人在滿洲統治一切，準備着相信必然要發生的戰爭。幕後的商人政客，也充分知道這種不安，對於前途，感到焦慮。

數月以前，日本又策劃華北五省自治運動。這是日本進攻中國的第二步驟。關東軍將蒙人組織起來，並在內蒙設立飛行場。蒙古高原，幅員遼闊，他們可以在極端秘密之中進行他們的計劃。張北六縣被關東軍佔領之後，日來計劃要將勢力直接經過綏遠伸入新疆，這要與綏遠主席傅作義接觸。

前述自治計劃，乃日本要想將勢力範圍擴張到黃河流域。日人對於察綏已行個別進攻，其餘計劃，恐將暫行擱置。軍人方面認爲這種侵入容易引起國際糾紛，所以採取蠶食手段，冀東自治政策區域，差不多已成日本領土。其西宋哲元所管轄的土地也時常

對華新觀念

A New Concept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Dec. 7 1936

川越大使此次在南京與中國政府折衝之結果，乃以坦白而勇敢的態度告其國人，謂中國心理已變。彼之主張爲：

欲使兩國成立諒解，日本對中國必須易一新的觀念。……日本對於中國官吏（特別爲青年）之忠於職守，應深致其敬意。

川越並不認爲兩國之交涉業經決裂。交涉中已有妥協之點。其餘則有待繼續商談。亦未因綏遠戰事之爆發而增加其困難，或增方之堅强態度。川越甚至拒絕表示悲觀，惟加華被力主日方須修正其由於對華政策所造成之態度。目下交涉之暫停，殊無理由相信其爲路徑不通之表示。川越對於南京方面之信任殊可感念。彼所採取之路線，顯然同於前任駐華大使有吉。而有吉對於中國政府處境之困難，業經充分表現於彼之告別書中，而川越大使交付同盟社所發表之聲明，其意義實與有吉之告別書如出一轍。吾人深望日政府對於此等重要聲明，能加以適當之考慮。蓋此有助於中日關係好轉，障碍之去除也。

目下之一切，當然以戰事之進展如何爲轉移。惟綏遠情形並不康健，蒙僞匪之藉口乃爲剿共，其理由固極薄弱。雙方活動最近均受到天氣之限制；惟問題乃在倘此等限制一經除去，而助人侵略者必欲一雪百靈廟之恥，彼時又當如何？川越勢將舉中央軍三師援助綏軍之事實以告諸日政府，則日方前此極力否認幫助蒙僞之態度，或將有所變更，亦未可知。青島紗廠事件，由於沈鴻烈之堅强不屈亦獲得解決。據聞日政府曾在南京提出要求而被張羣在外交意義上，加以拒絕。但據川越之意，則謂中國政府僅對於日本提議中之某某枝節的數點，不能接受而已。無論此事如何，縱中國政府對於中日通航，關稅重訂，監視日韓僑民，聘用日本參謀及抑制反日運動等條件允許加以攷慮，但凡關於對中國主權作進一步的侵犯舉動，則必不能成立協定。自上述種種以觀，足證明川越「新觀念」之重要。

日本對此或易於採納。該國人士對於中央政府之能力，誠信與權柄向持悲觀態度，對於中國情形亦極示其不安，因之川越之提議或竟不能邀得同情。實際上此等情形，如李滋羅斯所云，且有碍於其他國家與中國之關係。而「中國爲中國」之陳腐意見，早應放棄，以尋求一現代之中國。然此並非立即作一玫瑰色的憧憬。不過在經過二十餘年奮鬥之革命政府，實已潛伏其穩定與改進之主潮。中國去强大之路程尚遠，惟刻正努力於在前數年認爲不能成爲事實之團結。吾人對於一奮力圖强之政府，應深致其敬意。脫此而能成功，則吾人殊有相信中國能利用其天然富源以奠定東亞和平之理由。川越大使告其國民者，即以此耳。（西夷）

發展英國在華商業

To Assist British Trade

The Peiping Chronicle Dec 3, 1936

在「沒落」聲中的大英帝國，差不多已無力再從事侵土略地的雄圖，她現時和遠東和中國的唯一重要聯繫，就是一種商業關係。我們也可以說，爲了保擁她的商業利益，英國才來過問遠東政治。這一點在國際關係上說，是特別値得注意的。下面是北平英報的一篇論評，於發展英國在華商業問題有所剖析，特加介紹。

近年遠東英國商業，勢頗不振；直到最近數月，才顯露出復興的氣象。其中重要的，就是英政府之派遣李滋羅斯爵士來華，考察經濟情形。李氏的東來，不但有利於英國

商業，即對中國當局，亦多所裨益。最近英國政策又決定以鉅額信用借欵，貸給中國，這也大足增加中國對於英貨的購買力；英政府並特派專員，駐紮上海，以處理此項貸欵及購貨事宜。此外英國工業聯合會現亦指派九位專家，組織一「中國委員會，」他們的任務雖至今尚未明白規定，可是對於促進中英貿易一層無疑地將大有幫助。這些都是目前可喜的現狀。

但是我們却決不能就此認爲滿足，前途等待改善的事務方多。其中需要最迫切的，就是關於英國的貨物及貿易狀況，我們殷望有一種詳明而又迅速的定期報告。關於這一點，其他和英國在遠東市場競爭的商業國都已做到。現時英國海外貿易部所出版的月報，裏面的資料常常要比德國政府的商情報告陳舊，相差總有數星期之久。例如在本年九月十五日那天我們收到的幾冊刊物中，有一份是八月號的英國海外貿易月報，其中所載，全是關於六月內的商情。我們收到的另一份刊物是德國貿易研究所的週報，出版日期是八月廿九日，裏面所載資料，自然比英國貿易月報要新得多。就此一端，可概其餘。所以我們希望英國當局，也能和其他各國一樣，定期印行一種材料新穎內容充實而且寄遞迅速的商情公報。海外的英商假如和外國商人做貿易上的競爭，這種商情報告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在英國商人本身，也應該振作精神，具備遠大的眼光，採取敏捷的行動。近來有幾項大宗貿易的投標，其價值達數十萬元之鉅，可是英國商人都失去了，他們因爲進行遲鈍，結果盡爲外商所奪。這種缺點，以後必須加以補救，前途才有光明之望。最近中國各處，方在埋頭建設。例如陝西省的西安市，近正進行改造工作，工用事業的發達，有突飛猛進之勢，正需要外國工商業參加投資，可是英國人士却並未注意及此，直到最近，才有一家英國商號，在西安開幕。太原的情形也與此相同。我們應該知道，中國各內地都市，現時都在「現代化」的改革過程中，皆願意以鉅額的金錢，來購買外國的機械。這種鉅大的商業利益，正等待外商去收穫；然而良好機會，稍縱即逝，英國商人，必須先澈底改革他們舊有狐疑不決的態度而後可。中國現已進入工業化途中，她的對外貿易情形也和從前不同。目前中國所需要的，是新式機械，而非零碎的外國雜貨。未來的五十年中，中國正是歐洲重工業和機械商人的一個極大市場，我們假如要發展在華經濟勢力，必須認清此點。（丹楓）

日德協定的疑問

東京讀賣新聞十一月二十九日「日曜評論」

馬場恒吾著

日德協定成立了，一般國民殊有晴天霹靂之感。假使在事前知道的話，免不了有人加以批評或是阻止，而現在生米煮成熟飯，阻止來不及，批評又有何用處。在日俄戰爭前，日英同盟締結的時候，固然也是突然發表，但那個時候，全國國民是一致表示歡迎，可是這次的日德協定怎麼樣呢？報紙對於它的必要，都認爲疑問。像國民這樣前後態度的不同，當局者對之，作何解釋呢？如此的國際協定，不能獲得國民的熱心支持，效果便要失去大半。因爲如此，我等國民，關於這個協定，是不能不明晰的加以思考的。

如日德協定，僅在以防範共產黨爲目的，自無可非難。日本爲掃滅共產主義，原制定有治安維持法，政府若還認爲更有必要，而與外國締結協定，是可以的；不過有一樣，就是應該以取締共產黨的目的爲限。若具有其他政治的目的的協定，如此輕輕的締結起來，那就不能容許了。關於此點，外務省大概也感覺到了，所以發表說是沒有依日德協定而形成何等國際集團的意思。

因爲如此，日德協定的本身，當然無可非難。成爲問題的，便是隨着他的副作用，對於日本的國際立場，有與以相當影響的危險。然而協定已成立了，今後政府和國民，應該努力，務使壞的副作用不至發生才好。

那麼有發生何種副作用的危險呢，我們也應該研究一下：

副作用之一，是對於世界與以日本像要加入法西斯國的印象。原來反對共產黨的，並不僅是德意志和義大利等法西斯國家，英國討厭法西斯，而討厭共產黨更甚；美國也是對於法西斯共產黨兩者都常常在表示嫌惡。然而他們並不因爲要征討共產黨便覺得有和西斯國家携手的必要。她們以爲如何收拾國內共產黨和法西斯，到底是國內的問題，用自國政府的力量是很够的，而像日本這樣一個有力的國，能說是沒有這種力量嗎。日本爲防範共黨而和法西斯國家締結協定，這便給與一般人以日本傾向法西斯的印象。

日本國民的理想，不是法西斯，更不是共產，而是不偏任何一方的中庸的立憲政治之完成：這是公私各機關所屢次表明的。捨掉這種中道而偏於任何方面，便不是國民所好，由政府專擅而行，也不會得着甚麼效果。日德協定的意圖，固未必如此，然而外務省關於此協定的說明，舉出西班牙的內亂作爲共產黨干涉他國內政之弊害的實例，殊不知這次西班牙的內亂，乃由於法西斯國家義大利和德意志聲援之下，西班牙在摩洛哥的遠征軍叛亂而起；又如前年奧國前總理道爾夫斯的暗殺事件，也是德國國社黨所引起的。法西斯國際活動的危險性，與共產黨有何區別？假使爲防範共產黨而有締結國際協定的必要，那麼爲防範法西斯也有締結一個協定的必要了。

再看日德協定所引起的世界反響：像德國和義國，固然因爲此協定而向日本歡呼，可是英美等立憲主義的國家，則對日本頓加白眼了。於是我們大有因爲要得德義那種朋友而失掉英美那種中立立場的朋友之觀。他們把日德協定看做世界破局促成的因素，日本政府的意圖，不是那樣，外務省已經解釋得很清楚：日本國民也是反對法西斯的。所以外國的誤解，對於我們非常不利。日本的立場，因發生這種誤解而陷於不利，難道不是因爲日本政府的失策或是認識錯誤有以助成的嗎。

防範共產黨的意圖，是可以的。然而爲了此事竟大吹大擂的締結協定，難道僅以尋常交換照會或是政府間事務的接洽，便不能濟事嗎。日本也用不着傾向法西斯，也用不着傾向共產黨，應該堂堂的沿着中庸之道而進。日本既不是歐洲大戰殘敗的國家，又不是沉淪於國內革命的國家，而是和這些情形正相反對的與英美鼎立的世界三大强國之一，而負有指導將來世界走入健全的道路之重要使命。我們是應爲自重的。我們應該一直向大道上走，不可被人誤解爲走入了岐途。這雖然不過是日德協定的副作用，但這副作用含有惡化的危險。廣田內閣，或者要把這次協定居爲功績，也未可知，可是爲解消這副作用起見，內閣的更變，亦有成爲必要的可能。（紫畝）

英國幣制政策

British Monetary Policy

The Economist

倫敦經濟雜誌（The Economist）對於英國幣制政策，曾公開徵求專家意見，頗有收穫。最近對於（一）英幣在貿易市場上是否已達或相近價値上漲時期及（二）國內各種幣制的差異是否已消除兩問題，曾再度徵求專家意見，茲將韓德森（H. D. Henderson。羅賓士敎授（Prof. Robbins）及蘇爾德爵士（Sir Arthur Salter）三人所論之精要各點，介紹於后，以爲關心者之參考。

韓氏的意見，以爲英幣在貿易市場上，確在價格上漲情形中，對於目前之不景氣，自然有相當的影響。例如（一）貨幣價格上漲，工資與物價隨之而增高，（二）消費力增强，實業界可以因之而更顯活躍。因爲自從不景氣降臨英國及開始擴充軍備以來，貨幣價值，日益下跌，雖經竭力設法，希圖改善此種不合理的現象，以保護一般出產商人，但終鮮效果。現在貨幣價値，既然上漲，此種情形，當可消除。而且，如果擴軍的預算能够減少的話，將省下來的錢，用於建設事業，其成就恐尙不止此！

有人主張實行傾銷政策，然而這種政策

，是否就能有助於改善不景氣象，實不敢必。因此有人以爲現在並不是研究預算不平衡及增加稅額問題的時候，實在是有識之論。

羅教授的意見，以爲在目前世界情勢之下，有人主張提高金價，以減輕關稅的負担及商業的阻碍。但究其實際，在今日的英國，祇增加內在的價値，不獨無益，反而有害。要想補救這種情形，惟有另尋別法，照伊的意見，政府的特別開支，與其依賴公債，不若取之稅收，因爲稅收出自人民身上，不必冒信用膨脹的危險。同時，英國稅率，雖然沒有減低的希望，但國際貿易，却有使其復興的必要。國際幣制既然穩定，英國的經濟利益，自然也就隨之而蓬勃向上了。

蘇爾德爵士的意見，以爲第一，增高工資，生活程度，及生產價値，是不必需的。第二，增加稅率，還未到時期。第三，在上列情形下，預算宜基於稅收，而不應基於公債。第四，匯兌穩定，與貨幣貶値無關。依照他的意見，英國幣制政策，約有下列六個方式：

（一）凡是日常生活物品的價値，應該加以注意，如果有上漲的傾向時，即可以用減稅或增加產量的方法來防止。

（二）不論「低稅」可以發展出口及增進口，或是重要原料價値上漲，稅率的減低和產量的增加，是不可忽略的事。

（三）應該採用「有條件的穩定」幣制政策，換句話說，就是如果遇到必需貶値的時候，應當不顧一切，立刻改變方針。

（四）貨幣價値由上漲而跌落時，一切中央及地方公共工作，皆應暫時稍緩，但尚未着手的其他工作計劃，則可加以預備。例如建造低廉的工人住宅及主要道路制度，都是這些工作計劃中的要點。

（五）直接稅應該增加。其他附加的徵收，也可有相當的助益。

（六）由於金[illegible]貶値，而獲得的「利益」，應該保存起來，以備在第二次不景氣降臨時，用來推進非軍事的各種公共事業。

以上的政策，如果實行的話，當貨幣由上漲而跌落時，至少可以減低它的尖銳化的程度；而且，弄得好的話，或許還可以有防患未然的功效。（蔭恩）

德奧協定簽訂以後

Will Austria Become German?

The Fortnightly, November, 1936

E. Wiskemann著

七月十一日德奧成立協定，規定德國承認奧國的獨立與主權，奧國則自認她的政策，原則上爲一日耳曼國家的政策，並赦放國社黨政治犯。

希忒拉生於奧，他的一貫主張是日耳曼的奧國與日耳曼的德國不能分家，今日他的主張仍沒有多大變更，爲什麼和奧國成立這樣的協定呢？這種暫時解決奧國的問題很明顯是一石兩鳥政策，解除與奧國的爭執，既可取得義國的合作，又給英國一個良好印象，消除英國對於但澤參議院議長格萊塞，七月十四日在日內瓦的暴行的惡感。此外與奧安協還包含對德有利的諒解，奧國自認爲日耳曼國家，對於今後的外交政策的問題，將與德國商洽。與德國防軍有關係的葛萊斯霍斯提諾博士（Dr, Glaise Horstenau）參加內閣，今後德奧參謀部的合作，必較義奧參謀部的合作更加密切，是無疑的。該協定不只產生兩國軍事的接近，德國並希望奧政府的法西斯化，使其服從柏林的指揮。還有希忒拉的大日耳曼主義的政策之一，是經濟的征服，可作爲政治的吞併的楷梯。今日只解決了對奧的遊歷運輸問題，德政府希望將來，奧國能不用捷克波蘭的煤，而用魯爾的煤。這樣一步一步的德國將切斷奧國與她的不友誼的斯拉夫國家的關係，使她的利益與德國的利益相一致。

最後德國人相信德奧安協後，更便於國社黨的宣傳，最好的証據是德國國社黨學生聯合會（Nazi Students' Union of Germany

）有一封信，日期是七月十五日，上述德奧協定對於舒斯尼格是得不償失，因爲他所釋放的國社黨員，將繼續作國社主義的宣傳，並集中力量來反對他。國社黨的宣傳方法是從遊歷家，奧國的學校教員入手，並以各種方法來壓迫天主教的組織。

不過奧人有很多是反德的，他們認國社黨的德國是侵略的，未開化的。舒斯尼格本人已注意到希忒拉的野心。還有一部人的意見，以爲德奧經濟合作的結果，德國的出品得到銷路，奧國若在德國找到市場，便失去在他國的市場，故只有德國得利，奧國並無利益。奧國的工業家，除了大鋼鐵工業家外，多是反德的，農業方面則是親德的，因爲德國城市可銷售奧國的農產品。

德國對於捷克斯拉夫境內的德人的宣傳，也進行不遺餘力，此派運動的首領是海蘭(Henlein)，他主張捷克境內的德人雖應忠實於捷克政府，但只有本身團結起來，才能保護他們自己，要求公正的待遇。捷克當局雖盡力泯除德人與捷克人間的爭執，並兩者間的裂痕仍可爲希忒拉所利用。一般觀察家都承認捷克有受德軍攻擊的危險。

最初希忒拉打算進攻奧國，捷克的德人自然聞風歸來，現在卻打算進攻捷克，奧國在威嚇之下，自然無問題。即使德捷成立協定，也無人敢信任，因爲希忒拉的目的不僅是捷克的蘇台頓 (Sedeten) 而是要滅亡捷克。（奉生）

英蘇接近的傾向

Great Britain Balks Isolation of Russians

The New York Times, Nov, 8, 1936

Edwin L. James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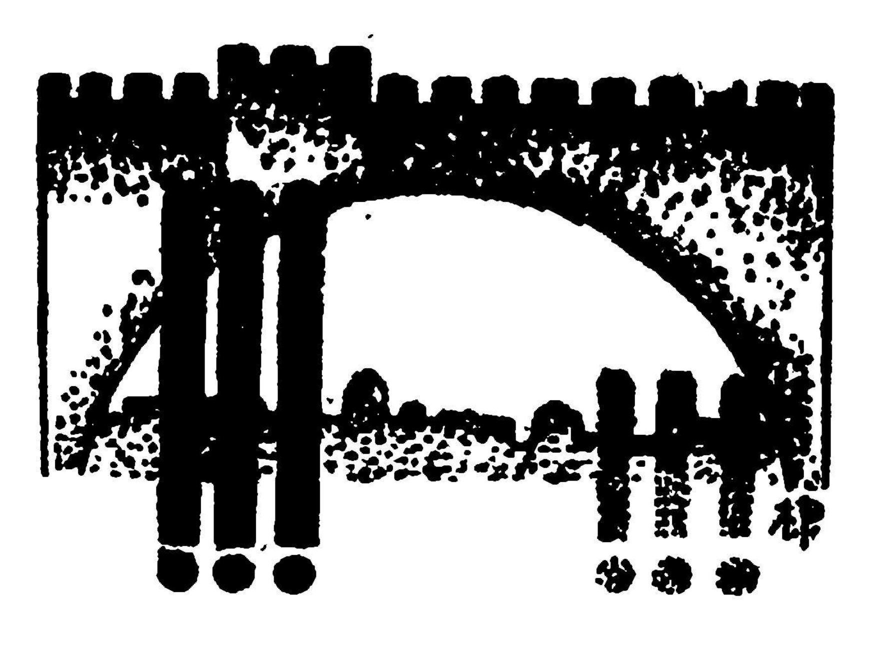
英外長艾頓於十一月五日在下院聲明，講英法兩國間的諒解，不能看爲對付任何其他國家的行動。這聲明的意義，非常重大。義大利政府，得着柏林方面的贊可，曾向英方建議，要恢復四強協定。他們的用意，在假借和平的名義，而實際離間法蘇關係。英國以前曾不滿於法俄軍事協定，這是德義兩國所知道的，所以他們想利用英國的這種恐懼心理。

但是英國的態度，現在顯然有變更了。看艾頓的聲明便知。邱吉爾也講，如果德國怕蘇俄的侵略，爲何不重行加入國聯。英財長張伯倫並且主張締結一個東歐安全協定。他講英國對此，是樂觀厥成的。

目前英國的領袖們有一種信念，以爲現在希忒拉和墨索里尼的接近，較前更爲切實了。這種可能性，結果影響到英國的外交政策。因爲在未來的戰事中，英國頗有與德義兩國同時開戰的可能，所以情勢發生了劇變。第一，英國積極擴充空軍，是爲了對抗德國。這一點很明顯。第二，英國很知道德國建築了許多潛艇，對此極存戒心。換一句話說，果令德義聯携，英國是決不願爲討好德國計，去締結什麼協定，而減弱本國的地位的。

英國既然想到這一步，所以不得不予細研究蘇俄在第二次大戰中的實力如何，尤其是在空軍一方面。英國最怕的是德國的空襲，所以他們的政策就以此爲標的。有人講，德國的空襲，將先法而後英，但是不管先後如何，英人總覺得他們是處在危險的地位。爲了這種情勢，所以英國和希忒拉一樣，很重視蘇俄的空軍。倘使德國的空軍一旦去轟炸倫敦和巴黎，而蘇俄能派轟炸機一千架，去蹈襲柏林，這種的情形，縱使德航空部長高林莽撞，也不得不加以躊躇了。何況俄機進襲德國各大城市，均較德機攻擊英法都市爲便呢?

簡單的說，蘇俄有空軍，便足以阻抗希忒拉或墨索里尼。因此法俄的妥協是德國的心腹之患，因此希忒拉和墨索里尼不得不有離間法俄關係的一舉。（歷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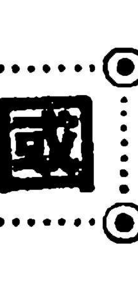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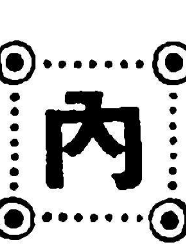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十二月九日起
至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止

綏遠軍事，因前線將士之奮勇抗戰，及王英部下之紛紛反正，綏北匪僞之僅有根據地大廟子亦已克復。從此綏北前線益臻穩固，綏東佈置，亦日見完密。當茲前線極度緊張，將士用命，捷報頻傳，四海騰歡之際，十二日忽發生西安之重大事變。張學良竟聯絡楊虎城率部叛變，將蔣委員長由華清池劫持至西安；陳誠，蔣鼎文，衛立煌，陳繼承，錢大鈞，等高級將領，均被扣留，復電各方，竟主張改組政府，聯俄容共等八項，謂留蔣所以爲最後諫諍，措詞堅決，顯係受有蠱惑。中央得訊後，即晚召開中政會及中常會臨時會，至深夜三時始竣；決定嚴厲戡亂辦法，褫張學良本兼各職，並加嚴懲。同時并推孔祥熙代行政院長，軍委會加推何應欽，李烈鈞，程潛等爲常委，會同軍政部，負責調度軍隊。此種强硬措施，在國法紀綱言，自爲當然之辦法；同時中央方面對張猶盼其改悔，釋放蔣委員長以自贖。軍事政治雙管齊下，惟截止寫稿時止，張楊等尚無悔悟之表示。西安附近，仍在構築工事，企圖負隅。所幸蔣委員長生命尚安全，外籍顧問端納曾飛陝晤及，精神亦尚健爽。甚望張氏速加改悔，以平國人之憤，否則千夫所指，將無以自立於中國也。

英國愛德華八世因與辛浦生夫人之戀愛事，引起憲法之爭執，終至不得不放棄王位，於十一日黯然離英赴奧，將度其自由之戀愛生活。新王喬治六世，（即愛德華二弟約克親王）已正式登極，並定明年五月中舉行加冕典禮。





張學良竟率部叛變

自西安叛亂發生後，全國民衆，莫不焦慮憂憤，民國以來，以國家領袖受國民如何關切，愛戴，擁護者，尚無前例也。十四日外電謠傳蔣委員長已出險至洛陽，全國歡騰，粵閩方面因無法得證實消息，竟多燃放爆竹以慶祝，亦可知民氣之所向背矣。現中央軍已到達華陰以西，楊部馮欽哉亦表示不附逆，此事或可有好轉希望，所慮殘共或乘機又蠢動東進，傳蘭州有變化，不知眞相如何也。

發動經過顯有計劃

西安十二日上午起電報不通，嗣據報，張學良率部叛變，在臨潼附近實行脅迫；同時發出通電，開列八項，主張推翻政府，電中並明言對

蔣委員長作最後諫諍，暫留西安等語。事變經過，因電訊阻斷，迄尚未完全明瞭。聞蔣委員長原定十二日晨對駐省軍隊訓話後，八時乘車東下，路局並已備車候用；乃至八時半許，蔣仍未到，且絕無啓節消息。路方正探詢間，槍聲突起，旋車站被叛兵佔領，西安東郊路軌亦被掘斷，此爲路方最後之報告。其後電報即不通，被留西安之高級將領，計有蔣鼎文，朱紹良，陳誠，萬耀煌，衛立煌，陳繼承，陳調元等十二人。蔣作賓，邵元冲亦被留住。據飛機報告：見張部正在集中，並聞槍聲，十三日飛機並攜中央決議處置辦法及國府明令在西安低飛散發。西安南北門開啓，東西門緊閉。西安事變發動後，又傳于學忠因反對張之行動，亦已被扣。又駐洛張學良部砲兵旅長王某十二日接張電，令佔領洛陽軍械庫，飛機場，及銀行等；該旅長得電，即向駐洛中央部隊報告，並表示擁護中央，自願繳械，聽待後命。張學良，楊虎城十三日電馮玉祥，李烈鈞及軍委會各領袖稱，蔣安全無問題。閻錫山，宋哲元，韓復榘，余漢謀，及各地負責長官，均有電到京，表示擁護中央，澈底反共。又張學良通電，竟擅將被扣在陝中央軍高級將領列名，可見其作僞之一般。孔祥熙，蔣夫人十三日晨到京，孔到寓即接見何應欽，葉楚傖等，十時半召集行政院臨時會議，決對內對外一切仍遵蔣院長政策進行。下午三時中政會召開臨時會，僅對大局有所討論，無何決議。端納十三日偕黃仁霖飛洛轉陝，將對張學良進忠告，已於十四日晨到達西安。孔祥熙十三日晨到京出席政院會議後，即召集財部各重要人員與金融界領袖，商穩定滬金融辦法，已有詳密具體決定。又聞：（一）西安市內十二日有巷戰，十三日已停。楊虎城係與張學良合作，前傳楊張交戰不確。聞在九日前楊未同意，共後已同意。（二）張學良部十三日在臨潼一帶佈防，做工事。中央軍在陝者在華陰附近，相去百餘里，中央方針，除十二日夜命令宣布政府堅決立場之外，苟可疏解，極願和平解決，故不至下討伐令。軍隊調動，乃先爲防範，因恐張學良與赤共合流後，定將由陝衝出也。目前中央軍不至攻西安。何應欽十三日仍接有張學良來電，何當又覆電，竭力勸告中。陝事緊張已久，上月中旬以後，各方均勸蔣勿入陝，張學良則自上月二十四日起，迭電蔣，稱陝事奇急，請准歸洛陽面陳並請示；蔣均復令勿往。迨本月三日，張忽乘軍用機到洛謁蔣，謂西安情勢不能支持，特冒險來洛，稟陳一切。蔣仍令即日回陝，共本人亦於四日離洛，即晚到達西安。及至十一日局勢緊張，遂臻極度。蔣乃定晨八時對駐省軍隊訓話。詎十二日晨八時張即率其部下軍官至驪見蔣，謂：「現在他們來了，你自己對他們說罷」。同時蔣之侍衛即被繳械，蔣亦被挾登汽車，至新大廈居住。而陳誠，衛立煌等將領，則十一日夜已失自由云。

中央決定處置辦法

中央於十二日得報後，當晚十一時半舉行中央常務委員會，及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出席丁惟汾，陳果夫，馮玉祥，葉楚傖，戴傳賢，居正，于右任，張繼，孫科，方治，陳立夫，張羣，吳鼎昌，朱家驊，張嘉璈，陳璧君，張道藩，張厲生，李烈鈞，何應欽，朱培德，程潛，鄧家彥，陳紹寬，曾養甫，梁寒操，陳布雷，王陸一，陳公博，馬超俊等。主席丁惟汾。通過決議如下：（一）決議：㈠行政院由孔副院長負責。㈡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改爲五人至七人，並加推何應欽，程潛，李烈鈞，朱培德，唐生智，陳紹寬爲常務委員。㈢軍事委員會會議由馮副委員長及常務委員負責。㈣關於指揮調動軍隊，歸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二）決議張學良應先褫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所部軍隊歸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國民政府十二日令：「據報張學良文（十二）日通電叛國，殊堪痛恨。查該員奉職無狀，原在中央曲予矜全，冀圖後效之中。當此外侮緊急剿匪將竣之際，竟刦持統帥，妄作主張。該員以身負剿匪重責之人，行同匪寇，以身爲軍人，竟冒犯長官，實屬違法濫紀。張學良應先褫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所部軍隊歸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凜遵無違，切切此令。」

前方將士嘆息唏噓

西安巨變消息傳到綏東，前方將士，如遇晴天霹靂，不禁撫劍悲鳴，東望長白，回首終南，無不嘆息唏噓，而爲陰山新埋忠骨，致其無窮之哀惋也。但據前方將士表示，當以更大的決心，努力支持，當以最後一槍一彈及最後一滴血，以殉我艱危之國家。至於國內政治問題，望繫鈴者從速解鈴，以共濟當前之國難；甚有主組哭諫隊，徒手赴西安痛陳利害者。前方各將並已聯名電張學良，望以國家大局爲重，速復蔣委員長自由。又事變消息傳至前方後，全綏震驚。十三日夜起街頭市民聚聽廣播新聞報

告，商民無不憤慨。綏教界同人十四日聯電張學良，責以大義，傳作義部高級幕僚有因刺激痛哭者，傳十三日午返綏後，焦灼萬狀，但態度極鎮靜，十四日指示綏東北高級將領矢守不惹事，不怕事之旨。

馮玉祥電請先釋蔣

馮副委員長，於十三日電致張學良云：西安張漢卿世兄惠鑒：頃讀通電，敬悉留介公暫住西安，莫名駭異。介公力圖自強，人所共知，政治軍事，逐漸進步；其犖犖大端，如國事已真正統一，外交已真正不屈，綏遠之戰，中央軍隊抗敵，皆昭然在人耳目。當此外侮日深，風雨飄搖之際，雖吾人和衷共濟，同挽國難，猶恐計慮不周，豈容互生意見，致使國本動搖。茲爲世兄計，特叙鄙意於下：（一）請先釋介公回京。如世兄駐軍陝甘，別有困難，以及有何意見，均可開誠陳述；介公爲革命軍人，光明磊落，坦白爲懷，必能包容，必能採納；則尊處之困難既解，而抗日之志亦行矣。（二）如慮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覆，於世兄有所不利，則祥可完全担保。若猶難釋然，祥當約同知交多人，留居貴處，以爲釋回介公之保証。（三）處事貴有定見，萬勿因他人之挑撥離間，致傷感情，致傷國本。祥自以年歲較長，更事較多，老馬識途，決不至有誤於尊事。（四）總之，若能誤會解除，與介公同商國事，則一切爲難之處，俱可迎刃而解，於公於私，兩有裨益，至於明令處分之事，只要世兄對蔣公能釋回，則中央諸友無不可設法挽回也。世兄明達，當能鑒及，掬誠奉告，惟乞明察，並盼示覆，馮玉祥元（十三日）。

閻錫山懇切勸張楊

張學良十三日電閻錫山云：太原閻副委員長賜鑒，西安十二日之變，敬電報告，諒已均悉。我公有何見教，盼賜覆，張學良元（十三日）叩。閻錫山十四日覆張學良楊虎城電，全文如下：西安張副司令漢卿兄，楊主任虎城兄勳鑒，兩兄震機及漢兄元未電誦悉，環讀再三，驚痛無似。弟有四個問題，質諸兄等。第一，兄等將何以善其後。第二，兄等此舉增加抗戰力量乎？抑減少抗戰力量乎？第三，移內戰爲對外戰爭乎？抑移對外戰爭爲內戰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乎？前在洛陽時，漢兄曾涕泣而道，以爲介公有救國之決心，而方法上有所矛盾。今天兄等是否更以救國之熱心，成危國之行爲？記曾勸漢兄云：今日國家危險極矣！不洽之爭論，結果與國不利，當徐圖商洽。不洽之爭論，尚且不利國家；今兄等行此斷然之行爲，增加國人之憂慮。弟爲國家，爲民族，爲兄等，抱無限之悲痛，請兄等諒察，善自圖之！弟閻錫山叩寒（十四日）印。

端納到陝會晤及蔣

自西安事變發生以來，全國人民對於蔣委員長安全，甚爲關切。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特請英顧問端納赴西安探視。端納於十四日午十二時半由洛陽飛抵西安。當即偕張學良及翻譯一人，往謁蔣委員長。十五日下午復乘飛機東返，原擬直達南京，過洛時因大雨降落，當在洛以長途電話電京報告。據稱，蔣委員長現居馮欽哉師長寓中，態度鎮定，一如平日。自十二日以來，張學良屢次往謁，蔣委員均未與語。此次端納到陝，張又隨同晉謁，張復懇請蔣委員長採納彼之主張；蔣委員長告以在目前情況之下，決無考慮餘地；即使汝等意見，於整個國家有利，亦應提請中央討論。端納以蔣夫人極欲來陝面晤，告知蔣委員長，蔣委員長謂：不必來陝。聞蔣夫人擬暫留京。又聞端納擬十六日晨由洛再飛西安云。

孔祥熙談政務照常

孔副院長發表談話如次：本人十二日得西安事變之報，至深驚駭，即晚力疾來京。以中央決議行政院政務由本人負責，爰於今日上午召集臨時會議，並出席下午之中央政治委員會及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關於處理陝變一切辦法，均有所商討，同時接得各方將領，地方當局來電甚多，大都對於陝變極端憤慨，並報告地方安謐，表示竭誠擁護中央，可見全國人心，一致團結，忠貞衛國，深堪欣慰。至陝變發生之原因，當係少數現駐西安將領，對於中央政策，未盡瞭解，爲不良份子所鼓惑，激於一時之情感，對統帥妄加刧持；影響國家前途，至深且鉅。至蔣院長本身之安全，則張學良除公電外，復有私電致本人，略稱「愛護介公，八年如一日，當負責保衛安全，決不使有一毫之損害，我兄遇弟至厚，當能諒其無他」。又致蔣夫人一電，亦有同樣表示。且稱「學良平生從不負人，耿耿此心，可質天日，敬請夫人放心」等語。可知其對蔣院長負責保衛，決無問題。我國政治經政府歷年之努力，法令已臻完備，政府組織，亦已健全，任何施政方針，必經中央縝密之討論，然後施行，向不以個人之意旨爲轉移，可否決諸多數。張學良平日對於蔣院長素表尊崇，蔣院長對渠亦甚

倚重，如渠果有意見，固可推誠磋商；但渠身爲中央委員，應依合法手續，向中央盡量陳述，苟屬有利於國，自無不可從長計議。本人決遵中央決議，在蔣院長暫時不能行使職權時期，負責主持行政院務，決秉中央既定方針，在中央整個組織指導之下，努力邁進；各部政務，自照舊進行，決不使國家政務，因一時之事變，及以個人之進退，致蒙影響。各地方負責長官，勷贊中央，賢勞夙著，値此危時，必能一本中央主旨，保衛治安，維持地方秩序；所望全國人民，力持鎭靜，信任政府，勿爲謠言所鼓惑，對於陝變，深信最短期內，必獲圓滿之解決云。

孔副院長代理院務

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十三日向各省市發出通電云：祥熙備位中樞，忝佐政院，月前因病在滬療治，醫囑原須靜養；不意西安事變，突然發生，中央以蔣院長暫時不能行使職權，決議委負院務，職責所在，星夜力疾來京；獲讀西安少數將領通電，對於中央意旨，顯有誤會之處。查中央同人，對於抗敵禦侮，素具決心，深信當此內憂外患交迫之際，救國之策，必須力謀主權及領土之完整；而欲達此目的，首須國內完成統一，集中力量，庶足以鞏固國家之地位。蔣院長亦忱報國，主政中樞，秉此主張，堅苦奮鬥，努力邁進，成效顯然。詎料綏邊前線，血戰方殷，而西安後方，忽生變故。當此國家存亡絕續之際，乃竟有此糾紛，關係我中國國家之前途，至深且鉅，深信我全國民衆，素明大義，愛國心長，必能一致擁護中央既定之國策，完成國家統一。各地方長官勷贊中樞，忠誠素著，當亦必能益勵忠勇，一本中央之意旨，爲一致之進行。祥熙及我政院同仁，値此危時，自當力肩重任，宏濟艱難，一切政務，照常進行，遵照蔣院長既定方針，以最大之努力，與全國上下，共策國家之安全。此則祥熙等之所自誓，而願全國官民之相與共勉者也。特電奉聞，孔祥熙元（十三日）印。

宋韓李白一致憤慨

宋哲元十四日電復孔祥熙，何應欽，表明態度。電文略謂：承示陝變情形，不勝驚駭；共黨禍國殃民，欲求救國，必先滅共。漢卿被共匪利用，構煽異動，舉國痛心，應請中央迅速戡定變亂，營救委座，貫澈剿匪主張，以維國本。哲元謹率所屬，待命邊疆，苟利國家，義無反顧。尚祈隨時頒示機宜，俾資遵循云。宋並電張學良，請務以國事爲重，懸崖勒馬，對蔣安全，尤盼切實保障，電文異常懇切。韓復榘及各師長電林主席，孔祥熙，何應欽，軍委會各院部云：當茲統一告成，推進國策之際，西安事變，憤慨莫名，復榘等分屬軍人，義無反顧，誓以血誠，在中央統一指揮之下，惟命是從。除飭屬保僑安民外，謹電奉陳，伏乞垂察，第三路總指揮韓復榘，師長孫桐萱，曹福林，谷良民，展書堂，李漢章仝叩寒。又省府參議靳文溪攜韓信赴汴，晤商震，劉峙，商營救蔣事，計程十四日晚到汴。何鍵十三日電張學良云：頃聞西安發生事變，委座被困臨潼，莫名駭憤。漢卿兄喪失東北四省，早爲國人共棄；委座寬容，予以剿匪重任，應如何矢志報國，以贖前罪。乃竟勾結赤匪，犯上作亂，使西北數省，再斷送於赤色帝國主義之手，紀綱蕩然，危及國本，凡有血氣，誰不髮指。今日東北失地未復，綏邊抗戰方殷，漢卿兄即不念及國家民族，亦應知故鄉尚在敵騎蹂躪之下；非全國上下，共竭忠誠，擁護最高領袖，何足以言規復。所望幡然悔悟，立時自縛請罪，或可再邀寬恕，如其冥頑罔覺，自外生成，鍵迫於忠憤，惟有請命中央申討國賊。特先電達，以爲友誼最後忠告。又余漢謀電中央云：陝變突出意表，委座以一身繫全國安危，亟望早日脫險，以安國本，而慰全民。至漢卿悍然不顧，必有其他背景。國事至此，隱憂何極，惟竭誠擁護中央，本鎭靜態度，安撫地方士民，盼隨時賜示，俾知率循。李宗仁，白崇禧十三日電粵，探詢陝事眞相。聞李，白，李濟深十三日在桂林皇城召開緊急會議，歷數小時，決定桂以國家民族爲重，桂態度與粵一致，並令柳，邕，桂，梧各地，即日起戒嚴。

綏北戰事告一段落

綏北自大廟子收復，金憲章等反正後，剿匪已告一段落，匪僞顯已失其反攻之能力。綏東方面，連日有敵機轟炸，惟尚無大舉進犯。國軍本可一舉攻入察北，因種種牽制，近更有陝事之影響。幸傅趙諸將仍堅苦支持，當可無虞也。

國軍已克復大廟子

烏盟四子部落旗之錫拉木楞召，亦稱什拉圖利召，即大廟子，邇來爲僞匪軍所盤據，作爲反攻百靈廟之根據地。十日上午十時三十分，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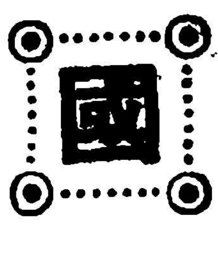
廟已由我軍收復。首先開入大廟之國軍，爲傅作義部李思溫團，百靈廟之役，李團亦參預，全團紛起請纓，此次收復大廟子，李團係最近由綏垣開往，李氏青年有爲，新任團長不久。按匪僞軍反攻百靈廟之慘敗後，我方即決意收回大廟子。日來一面收容反正軍，一面由□□□騎兵師沿烏蘭花及大廟子附近肅淸殘匪，截至九日夜，石玉山，金憲章完全反正，德王之木克登保師復由金部繳械，匪勢已窮。九日夜我動員令下，圍攻大廟子，在廟之蒙匪僞部初尙擬固守，故激戰頗久。直至十日上午九時許，我軍始迫近，十時以後，遂完全收復。殘匪潰竄，輜重爲我獲得不少。大廟子自經匪僞盤據，騙喇嘛，毀商舖，蹂躪居民，慘酷萬分。潘王屢次電閻錫山，傅作義告急，請爲驅逐，十日經收回，四子部落旗蒙民均極歡躍。入廟時，有多數蒙民歡呼，潘王並派員馳往慰勞。

石金反正　綏北穩定

石玉山等反正後之綏遠情況如下：（一）石玉山，金憲章等之反正，使某方在綏北擾亂之憑藉，頓失所依，即以勢力言，石金等佔王英僞大漢義軍全部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且爲精華所在。故綏北軍事只剩收編，安撫，救濟戰區等問題，如察北無新敵襲入，該方不致再有重要戰事發生。（二）王英本人只餘二百左右之衛隊，彼決難能再回察北，重受某方之卵翼，故如堅不投誠，只有流落而死，或被我殲滅之一途。（三）接洽王英部反正事，趙承綏負責甚多，此次與石玉山辦妥反正手續，孫師長長勝出力爲大，孫數電趙承綏傅主席，對反正官兵當加以特別優容，以爲未來者法，寓寬厚於制裁之中，此種精神，頗爲偉大。（四）反正事實，給軍民以極大興奮，到底中國人始終是中國人，如欲利用中國人，以亡中國，已爲不可能之事。（五）綏東方面，完全看某方是否再策動進攻，如其不然，則綏可暫安一時。（六）中央在綏遠籌設大規模後方醫院，由桑沛恩主持其事，劉瑞恆九日來綏，即謁傅主席商議此事。

金憲章等反正通電

王英部旅長金憲章，石玉山前後率十團反正，十日發通電如下：（銜略）憲章，玉山等，自離軍伍，備嘗艱難，而愛國之心，未肯後人。當王英赴察北時，曾力勸其不應作危國家害子孫之事，限於環境，未獲成效。轉思之，既不能中止，與其困守無補，曷如參入其間，相機反正，不意入察北以來，精神苦痛，有十倍於當日所想像；蓋人豢我育我，無非一時之利用，遇之如奴隸，輕之如芻狗，稍一不遂，殺戮隨之；凡殘害同族之利器，如毒瓦斯，坦克車，飛機，大砲等，補充惟恐其不完。凡挑起民族之惡感，離間國人之團結，分割國土之密謀，計畫惟恐其不毒。利用時，則誘吾人以不甚愛惜之金錢祿利，不用時，則餉吾人以備極慘酷之刀鋸斧鉞。尤可痛者，察北民衆，橫遭塗炭，征調聚斂，姦搶掠奪，凡此種種，不但憲章等目擊心傷，飲泣切齒，即察北人民，亦均撫膺忍淚，矢復祖國，當時遼吉黑熱察同人，均此心理，忍痛待機，誓爲同胞復仇者，已非一日。適値被迫調至綏北，憲章與玉山不約而同，於八九兩日分率王英全部十團，先後歸誠，實現初衷，因思憲章玉山等，個人雖幸自拔，而有下列數義，不能不爲社會及友邦告者。（一）友邦對吾民族，應有新的認識與遠大之期待，蓋我民族已邁進於復興之途，從前之自私自利，貪圖祿位金錢，徇私人情感者，均成過去。此後友邦賢明政治家，應變狂噬狡逞之暴行，爲和平互尊之心理；則兩大民族携手互助，自足增東亞和平之地位。否則吾國人爲生存計，已決不致爲人利用，而自殘同類，可斷言也。（二）遼吉黑熱察同人及其他被迫同胞，久歷艱苦，素曉大義，徒以環境所限，未敢零碎犧牲，現蔣閻二公領導救國，全民衆已作生存之殊死戰，爲諸同志計，如能忍辱待時，即不妨暫緩反正，時不及待，亟待早日來歸，共負救國大業。蓋憲章既邀非分之遇，更盼同人之早見天日也。（三）吾中華民族當此國難嚴重，勢須團結自救，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殆爲全民一致心理。比日綏遠戰事，即可證明吾民族已澈底覺醒，吾國家必能復興，就綏東百靈廟諸役言，敵以數倍之衆，佐以飛機毒瓦斯坦克車等利器，並在主使者之機槍督戰下，而吾國軍沉勇抗戰，甘爲民族流血之精神，與對於被迫同胞不忍戰不肯戰不能戰徘徊頹喪之態度，相較背壤。同時民團蒙民之裹創助戰，全國父老之踴躍輸將，均足證吾民族意識之旺盛，更可推知昔之被人利用者，今日必將繼續自拔，即有一二喪心病狂，亦難制止其部下不作愛國行動，救國偉業，已肇良基，凡吾胞衆，願共努力，特布區區之忱，伏候明教。金憲章，石玉山，曹凱，張子徹，王奉鈞，葛子厚，趙奎閣，王惠民仝叩灰（十日）。





愛德華王宣布遜位

英王愛德華八世與辛夫人之婚事，因教會及包爾溫之發表，致引起憲法問題之爭執，歷時週餘，全球注目，英王决不願犧牲愛情之自由，正式宣布退位，自稱溫德莎先生，遜位於其弟約克公爵，新王亦已正式登極，遜王則出國遊歷，業已行至維也納。至此，一幕王室婚姻問題之時代劇，乃告一段落矣。

英王頒發遜位詔書

英王愛德華八世宣布遜位之詔書，十日下午在下院宣讀，一週來震撼全國之憲法危機事件，至此乃告一段落。英王愛德華現已能自由與美人辛泊生夫人結婚，不復再有所顧忌。按愛德華八世在位時期之短促，迄今尚不滿一載，實爲一五五四年上斷頭台之琪恩女王後所未見，英王詔書，係由下院議長費玆勞氏，在極緊張之空氣中，朗聲宣讀，其時議場內燈火輝煌，因大霧瀰漫，使白晝頓成黑暗也。宣讀遜位詔時王之三弟皆列席傍聽，下院今日之擁擠爲向來所未有。首相包爾溫於午後三時二十五分到院，衆歡呼以迎之，宣布渠已接愛德華王親手署名之詔書，于是將詔書授議長，議長即以沉重之聲讀之曰：「朕經長久深切之考慮後，决棄先父崩時所承之大位。朕今傳告此最後堅決不移之决意，朕深知此舉關係之重大，惟望吾民能了解朕之决意，及朕所以出此之理由。朕今不欲涉及朕私人之情緒，惟朕所懇者，當憶加諸君主仔肩之擔負，殊爲重大，必處與於朕今所處之環境中，始能荷之。朕之宣布，在良心上覺朕不復能盡此重責勝任愉快，實置公衆利益於前列，朕之出此，自以爲未漢視所負之責任也。朕故於今日依下列之文實行遜位焉。朕愛德華八世，茲宣布朕本身與朕後嗣放棄大位，堅决不移之决議，朕望此遜位詔立即發生效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於証人之前親手署定，証人之名附後，署名者愛德華。朕之實行遜位，有朕三弟鑒諸，即約克公爵，格洛塞斯特公爵，坎特公爵是。朕對於懇朕另取他途所具之精誠，深爲感激，朕在作最後决議之前，曾對此請願充分考慮；但朕志已决，莫可挽回矣。再此舉若再遷延，則將使朕以威爾斯親王繼以國王名義爲彼服勞之國民受至重大之損害。蓋國民前途之繁榮與幸福，皆恒縈朕懷也。朕之拋棄吾民，乃殷望朕所以爲當循之途徑，即求王位與帝國安全及求國民快樂至上之途徑，朕深感吾民於朕登位前後所致之愛戴，朕知國民愛戴繼位之新君，亦必充其量也。朕切願遜位之詔立即發生效力，勿稍延緩，並切願即取一切必要步驟，以保朕合法繼位者朕弟約克公爵克登大位焉」。

英王愛德華八世之遜位詔書宣讀既畢，包氏隨即發表宣言如下：「余茲勸議對于王之詔書，請即予以考慮。余知下院諸議員，對於余今日所處之地位，定表同情；故特請鑒諒余一星期來之忙迫，絕少餘暇起草演辭，今日之言，完全出自至誠，毫無藻飾。余今日所欲言者，并非批評，亦無褒貶，不過將余與英王歷次會晤以迄於今之經過，詳細敘述而已。王爲威爾士親王時，已與余相交多年，彼此之間，不但僅有友誼，且生情感，當星期二夜間，余在比爾維特爾行宮與王握手作別之時，皆聲言彼此之友誼，並無絲毫損傷，更因數星期以來之互相切磋，而益見密切，余敢斷言，王與余二人之友誼，此生將永無破裂也。」繼乃詳述與王磋商之經過情形。

愛德華遜位後演講

愛德華八世，於批准遜位法案以後，即於晚間赴溫特沙行宮，與新君及王室聚首，盡天倫之樂，至十點二十九分始出。約十時頃，溫特沙行宮執事人員向無線電聽衆宣布愛德華親王殿下發表演說。於是遜王即開

廣播演說，其辭如下：余今茲始有一吐衷曲之可能矣，抑余生平凡事均不欲安於緘默，然至目前為止，余受憲法地位之限制，不能暢所欲言，今則不然，當數小時以前，余已卸却國王與皇帝之仔肩，吾弟約克公爵，今已繼余而登大位，則余所欲之第一語無他，即宣言效忠於吾新君是也。余作此宣言，完全出自衷誠；至於余放棄王位之理由，諸君當無不知之。當余前為王儲，後為國王，奉公服職，未嘗怠忽，先後歷二十有五載，皆欲為本國與帝國謀福利，今余作最後之決定，對於本國與帝國，亦未嘗有片刻之忘懷，此則尤望諸君之加以諒解也。雖然，余當時深覺日親萬機，任重艱鉅，非有一所愛之女子為之內助，斷不勝其荷負，此層諸君幸其信之。且諸君當知余作此決定，完全出自余個人之判斷，與他人無涉。余所最親近之人物，直至最後，尚有勸余改取他途者，然余未為所動；始終僅存一念，即謂如何結束此事，方於各方面均屬圓滿是也。總之，余生平所作，決定當以此次為最認真，此外政府各員，尤其是包爾溫首相，對余向極尊敬，內閣國會與余三者之間。並無所謂憲法之爭議，最後數語，則余或當歷若干時日方可重返故國，願上帝降福諸君，願上帝保佑我王云。

新王業已正式登極

據倫敦十二日路透社電：英新王喬治六世，已於今晨在聖哲姆斯宮舉行之登極大典處會議，正式宣布為英格蘭國王及印度皇帝。新王抵宮時衣海軍大將禮服，步行緩登深紅及金黃兩色之寶座，參加典禮者皆衣禮服或正式制服，形式至為壯觀。來賓均由諾福克公爵招待。樞密院議員三百名，幾全數到場，最先蒞會者，有首相包爾溫，及倫敦市尹等。於是由在場人眾，「公開宣布，異口同聲，心口相同，共戴至高無上之亞爾倍喬治親王；得上帝之恩惠，現已成為吾人唯一合法之國王，即為喬治第六世，吾人矢以至誠之愛戴，向吾王効忠，並表示服從」云。嗣由樞密院議員及各自治領與印度之代表等宣誓効忠，新樞密院當即成立。新王即位後之第一事，即按照習慣對樞密院發表宣言。繼乃簽署保障蘇格蘭教會安全之誓約。新王之宣布，及效忠之宣誓等，均於今晨始由無線電廣播於帝國各地，星期一日為新王四十一壽辰，帝國各地已有多處宣布是日為公共休假日，明日各教堂將為新王喬治六世及帝國，舉行祈禱。今日下午新王宣布即位時，參觀民眾極多。下午三時，由侍衛長，立於聖哲姆斯宮臨街之月台上，誦讀新王即位之宣告文，此項宣告文又在王家交易所等各處，分別公開宣讀。

國聯決議不干西亂

國聯行政院十三日午後六時，繼續舉行公開會議，當全體一致通過關於西班牙問題之決議案，其內容要點如下：（一）認定西班牙局勢足以影響國際關係，甚或足以威脅和平，因此各國務當嚴守不干涉他國內政之約束。（二）向出席不干涉辦法調整委員會之國聯各會員國建議，作最大之努力，以期迅速實施有效的監察制度。（三）對於英法兩國政府提議調解西班牙內戰一層，表示同情，決議案最末一段，建議由各國協力行動，以求西班牙內戰之人道化；並承認將來內戰停止以後，各國對於西班牙國內建設事業，殊有加以援助之必要。茲行政院特授權國聯秘書長愛文諾，遇有此種必要情形時，可由愛文諾指揮國聯各技術機關，加以援助云。當該決議案提付辯論時，西班牙外長台爾伐育宣稱，決議案中關於西班牙內戰人道化之一節，彼可加以接受；但此種行動，應由西班牙政府提出申請，而由國聯加以接受而後可云。又國聯盟約修正問題委員會，即二十八國委員會，十四日開始工作，義大利雖屬委員國之一，但仍與國聯疏遠，因而屆時出席參加者，僅有廿七國代表。查聯國大會前於本年七月間開會時，鑒於義亞兩國發生衝突後，盟約無從充分實施，爰乃邀請各會員國政府，提出建議案，用以充實盟約效力。迨至十月十日，若干會員國政府業將建議案送達秘書處，大會爰乃組織二十八國委員會，令其彙集各建議案，加

以研究。「儘速提出報告書，俾國聯盟約實施時，得與其他各項公約融合無間；並將禁運軍火前往交戰國各項辦法，付諸實施，截至此際為止，各會員國提出建議者已有二十九國，其旨趣頗有不同，當由二十八國委員會，設法調和之，其中多數會員國以爲國聯苟非具有普遍性質，則其任務即難充分執行。」其次，盟約第十一條所載關於戰爭或戰爭威脅調處辦法，各會員國亦多有所論列，並主張國聯行政院有所決定時，不必由各理事國一致通過，而各當事國代表，尤不當參加投票，庶有以充實第十一條之效力。其次，各國對於盟約第十六條，即關於實施制裁與互助辦法一條，意見尤爲龐雜。而各國所訂立之區域安全公約，同時亦當提出討論。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十二月九日起
至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止

十二月九日　星期三

△王英部石玉山金憲章反正
△須磨訪高宗武
△田代到平訪宋哲元
△蚕松由菲抵港
△英閣集議討論憲法爭執
△包爾溫謁英王作重要談話

十二月十日　星期四

△國軍收復大廟子
△青島事件解決
△朱家驊由西安返京
△蔣委員長宴王以哲何柱國等
△巴特里克啓程來華
△英王宣布遜位
△重光訪李維諾夫商漁業協定事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五

△蔣派蔣鼎文爲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
△林主席離閩
△立法院通過兩勞資法案
△段靈柩抵平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六

△張學良叛變蔣被留西安
△國府命令張學良褫職嚴辦
△中央決任孔祥熙代行政院長
△任何應欽程潛等爲軍委會常委
△須磨又訪高宗武
△馬相伯赴京長住
△蚕松抵廣州
△國府令褒揚黃郛
△英新王喬治六世登極
△英遜王離國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日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一

△馮電張請速釋蔣
△孔祥熙到京通告各省市
△中政會開臨時會
△某方飛機至大廟轟炸
△蚕松返港
△宋子文抵滬
△國聯行政院決議不干涉西亂案
△美洲各國簽訂新公約
△英遜王抵法境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二

△端納到西安
△馮欽哉通電擁護中央
△僞匪襲綏東之九股泉
△須磨又訪高宗武
△靑日紗廠復工
△英遜王抵維也納
△閻錫山再電責張學良
△端納由陝返洛
△王靖國抵并
△靑日軍開始撤退
△行政院任命浙省新省委
△黃旭初到粵
△汪電告即歸國
△艾頓在下院報告外交政策

采風錄訂正

期數	題名	作者	誤	正
第三十八期	桂湖弔升菴先生	石遺	乃使禪武武	武宗
三十九期	大暑偕友晨訪……兼憶纕蘅	子威	雜黍文人留客饌	丈人
四十期	貴陽南城外舊有葛侯祠……偶過寄慨	纕蘅	題目中「……甲秀樓詩絕句云……」	有句云
四十期	倚風嬌近	寄菴	但餘絳筆□如譯	錐下落一「儀」字
四十二期	再題山腴出峽圖	石遺	變□看不厭	變字下落一「巫」字
四十三期	兆豐公園夜坐有寄	秋岳	受燈草地翻故紺	翻新紺



國風社選

題徐貫恂黃山吟卽柬南通

子威

我游。衡。嶽。君。黃。山。各憑。腰。脚。躋。其巔。黃山。之。峯。三。十。六。衡山。七。十。二。峯。偃仰。起。伏。於。其。間。我行。不。及。黃。仲。則。芒鞋。竹。杖。探。雲。關。太古。荒。荒。此。山。已。突兀。但。聞。黃。帝。容。成。浮。丘。於。此。親。鍊。鑪。中。丹。兩當。軒。詩。忽。現。萬。松。樹。周。秦。古。色。猶。斕。斑。巖。洞。聽。經。老。僧。逝。白猿。一。去。三。千。年。足。所。未。至。心。已。至。想。君。躡。屩。飛。仙。班。其上。青。天。若。可。攀。其。下。飛。鳥。相。往。還。中間。蒼。松。白。石。幽。邃。而。繚。曲。更。歷。一。境。豁。然開。朗。非。塵。寰。君於。此。間。發。長。嘯。靈風。鼓。盪。泉。潺。潺。天。光。雲。物。各。變。態。茲遊。奇。絕。開。心。顏。祝融。天。都。兩。絕。頂。與。君眼。福。俱。非。慳。更聞。此。山。奇。觀。有。雲。海。蓊。蓊。翳。翳。去。也。無迹。來。無。端。我登。衡。峯。觀。日。出。此。景。湧。現。如。目。前。晨。光。熹。微。但。一。白。俯視。不。見。青。螺。鬟。雲。耶。海。耶。不。可。識。須。臾。化。作。千。萬。般。我。今。披。圖。一。窮。覽（夏劍丞丈有黃山圖）祇。覺。揮。毫。紙。生。雲。烟。吾。家。臥。遊。故。事。眞。可。接。須。知。山。水。之。福。要。得。閒。人。閒。

病中不覺已中秋口占

呂塵

全家。祇。爲。一。人。愁。忽。免。牛。衣。泣。楚。囚。（墨巢纕蘅兩丈均有饋賜）病。與。死。爭。剛。半。月。（七月三十日起病）天。懸。冰。鑑。作。中。秋。時。艱。憂。國。心。終。短。枝。盡。驚。烏。夜。欲。休。憐。取。寂。寥。遲。暮。意。臥。聞。長。笛。訴。當。樓。

嶺南旅興

大壯

朝鏡。平。添。兩。鬢。霜。更。無。消。息。倚。桄。榔。來。時。但。訪。虞。翻。宅。歸路。應。羞。陸。賈。裝。望。極。中。原。眞。一。髮。夢。回。滄。海。已。三。桑。黃蕉。丹。荔。風。流。甚。贏。得。尊。前。取。次。嘗。

中秋夜有懷纕蘅貴陽時客武昌

北翔

別路。斑。騅。繫。綠。楊。揭來。江。漢。又。秋。陽。非關。卜夏。離。羣。久。
却恨。義。和。馭。日。忙。迢遞。千。山。溫。舊。夢。飄蕭。兩。鬢。點。新。霜。
畫堂。月。色。清。如。水。好句。應。添。燕。寢。香。

陪石遺　堯生

花下。諸。彥。集。老人。滄。海。風。青衣。相。待。久。白髮。一。尊。同。萬
里。行。天。上。三。洑。逕。鏡。中。洞庭。通。此。穴。留詠。贊。珠。宮。

宿烏尤　山腴

山空。寂。無。寐。星。白。夜。沉。沉。每。聽。鐘。魚。動。如。傳。松。櫪。深。潮
聲。清。梵。落。明。發。渡。汇。吟。擾擾。嗟。塵。夢。難。爲。去。住。心。

答客問黔政　燮舉

一雪。虛。聲。恥。儒。生。擴。壯。謀。烽。烟。靖。銅。馬。刀。劍。易。耕。牛。縱
去。黃。農。遠。猶。堪。召。杜。侔。吾。寧。阿。夙。好。試。與。聽。輿。謳。

黃屯祖墓右壙被賣贖回有感　子言

蕃衍。椒。聊。詠。遺。民。一。脈。傳。守。陂。會。有。集。撰。杖。亦。登。年。埋
骨。青。山。好。盟。辭。白。水。宣。倘。非。梟。獍。者。宜。護。瀧。岡。阡。

頌平屬題宋高宗御筆書畫銅爨奇罏　什公

銅爨。匾。匭。莫。浪。驚。當。時。二。聖。變。燈。檠。銷金。渦。裏。銷。難。盡。
付與。搜。奇。吳。頌。平。

忘飛以近照寄詒奉酬一首　纕蘅

如雪。肝。腸。固。絕。倫。交。君。雖。晚。識。君。眞。靜。中。別。有。閒。滋。味。
試問。幅。巾。隱。几。人。

北行雜詠　叔雍

瑟瑟。天。風。海。不。知。扶。搖。漸。旺。步。虛。詞。赤。城。莫。道。雲。邊。好。
記取。凌。波。乍。上。時。
綉幕。香。隄。自。錯。斜。盈。盈。衣。帶。水。明。霞。層。霄。別。有。朝。元。路。
不待。支。機。喚。斗。槎。
馬足。車。鈴。劇。可。哀。征。袍。蒻。蒻。染。風。埃。無因。更。著。離。人。泪。
遲爾。蘋。花。逐。花。來。
歲歲。尋。芳。拾。翠。來。好。春。天。氣。倦。池。台。生。愁。影。共。斜。陽。逝。
鄭重。清。游。更。幾。回。
東君。許。與。舊。風。標。白。奈。丁。香。門。細。腰。正。似。蒼。顏。兼。雪。鬢。
無言。袖。手。赤。闌。橋。

夢江南　釋堪

尋斷。夢。夢。遠。鳳。城。東。荳。蔻。牆。頭。風。似。蒻。棟。花。簾。外。月。如。
弓。明。滅。白。鐙。籠。
眞。有。味。餘。味。在。心。頭。金。勒。馬。嘶。初。罷。酒。銀。屏。客。散。更。登。
樓。相。對。按。梁。州。



凌霄一士隨筆

洪楊之軍起事後，咸豐三年攻長沙不克，十月趨岳州，陷之。旋於十一月十二日相繼陷漢陽武昌。(湖北巡撫常大淳等死之。)翌年正月，九江安慶均不守，(安徽巡撫蔣文慶等死之。)二月遂陷南京，(兩江總督陸建瀛(先以戰敗革職)等死之。)建太平天國首都於此。(提督向榮以欽差大臣督師踵至，扼諸國門。)蓋方興之勢，所過如摧枯拉朽也。湘潭黎吉雲手寫日記，卷後附有摘錄左宗棠等三書，均他處所未見，述當時情事頗悉，可供研考咸豐初年軍事者之參稽，特一併迻錄於次：

【鄧彌之世八兄有友人與之書言】咸豐二年博勒恭武守岳州，賊來先遁入武昌，其所帶兵即在城外搶奪，聲言賊即至，因而常撫倉猝將九門堅閉，燒城外民房，周圍數十里，四晝夜光燭天，民不及避，自盡自溺及焚死者約萬餘人，文報遂絕，薪米遂無從采買。常撫又將京口一帶戍兵全撤守城，故賊水陸並進，無人偵探。常撫又屢促焚漢口鎮漢陽城外數十里民房，十一月十二日辰刻縱火。漢口張司馬夜逃，義勇四千遂大肆刦掠。漢陽守兵三千，繞城奔潰，多溺死者，亦存空城。賊只數十人，梯而入，皆從陸路來者。武昌城頭自初九開砲，十二日止，見船即打碎，凡三百餘艘，皆良民難民。向提軍在武昌城外與賊接仗小勝，賊近濠潰竄，川兵欲出

擊，雙口（按此字不可辨。是時雙福以江南提督入城助防，與常大淳同殉難，此或是「福」字，惟字形頗不類。）常撫禁止之，兵皆解體。十二月初四日黎明，賊十餘人梯上保安門，守兵六百名一齊縋城逃散，未開一槍，而城已陷。是日戕官五百餘人，燒常撫屍，戮民積屍高與城齊。城外發塚。已而脅從之賊十餘萬，分水陸乘武昌而下。自十一月至除夕，文報探報皆不得確，人心大亂。

江西去年八月，民已紛紛移徙，賴當途厲禁，半月始定。自漢陽失守，難民泊九江者數千艘，城郊一夕數驚。先是，官兵守官牌峽，又有鐵砲橫江，紳民出丁夜巡，頗爲安堵。署道有移關入城之議，衆始懼。及撤戍移砲，民益懼。福建晉鎮帶兩卒強入城，宿土地祠，大員無肯駐城外者，官眷紛紛下船，署道又不肯稍輕其稅，致船隻蔽江面，日夕相驚，民皆胆落，遂於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城郊一空。

正月初四，制台使水師下巢湖扼賊，自領於初六日出城。水師遇賊，只開一砲，見賊衆而援兵尚杳，各船潰散，袁都司自沉於江。恩（長）？鎮退還，見援兵只三百人，亦沉於江。制台令此三百人在姑塘聽調，爲賊轟散。

初八日江西撫張遯往瑞昌，九江金城官皆遯。十一日賊數十人入城，城無一人，惟將火藥器械及糧臺錢米取去，揚帆東下。張撫在瑞昌，又退至德安，十七日退回省城，從者亦寥寥無幾。

【又厚甫與其子書】惲臬司於十一月中旬馳赴潯郡，張撫於十二月初四日啓節前往，統帶兵勇合計六千八百有奇。陸制軍於新正初三日率師抵潯，統水軍兩營兵三千名，勇二千名。張撫初八日拔營由陸路至瑞昌縣。剛到縣城，而向軍門已輕騎前來，始知賊兵已過道士袱矣。維時潯郡存城兵不滿千。制府進師，始過下巢湖，未至武穴鎮，即値船千餘蔽賊而下，以木牌衝鋒，繼以

坐船燃火，我兵槍礮齊施。迨礮已放盡，人力已竭，而賊兵始至，中其奸計，前鋒恩鎮落水死。制府當即回舟，至九江，星夜放下彭澤，猶欲等待向軍門一晤，乃賊之前隊亦已駛至，放火箭焚其坐船，因另坐小江船回保金陵。張撫所帶兵勇，不戰而潰，旋即退守德安。正月十一日午陷九江城。廉訪觀察督餉糧台，于初九日避往姑塘。當賊船初入瑞境也，向帥率疲卒二千，由間道馳至馬頭，見我兵恇怯，亦爲束手。嗣見後隊只千餘人，在下巢湖岸邊游弈，向軍門即親率兵數百，思一擊以少挫其鋒，詎知甫殺賊百餘，而大隊抄圍，中其誘兵之計，陣亡都守四員。向軍門跨馬渡江，水已沒腹，幾不可保。賊船泊小池及下游十八套一帶。中丞於十六日返省。（按此書有眉注云：「方其泊于小池口等處之時，若有數百敢死之兵，涉險宵濟，乘風縱火，賊船雖衆，不爲灰燼，亦遭覆沒。惜乎兵已早潰，失此一大機會也。」未知是否亦錄自原書，抑黎氏所加按語也。）

【二月十八日接左季高信云】武漢兩城，遺胔骸積，尸橫徧野，武昌滋生局收埋至一萬有餘，以五堂合計，當不下七八萬，而賊所屠戮旋經焚燬者，不知凡幾，丁男少女被擄上船之際悲憤自沉者，又不下萬餘人。漢陽一城，半遭虐燄，計亦不下數萬人。慘哉！武昌士人云：賊未來之先，官計算丁口，共七十餘萬人，今其存者不過十有餘萬，又皆老弱尪羸，氣息僅屬之人。湖北兵餉隄工每歲約需八十餘萬，自二年十一月以後，至今應領之欵二十餘萬，迄無以應。

賊於正月十一過九江，守兵盡潰，文武先逃。賊入城不一日旋即掛帆東下。十七日未刻抵安慶，戌刻城陷。文武先營城外，賊至不知所之。賊以空城無所得，舉火延燒衙署房屋，火至七日未熄。賊於十八日登舟，駛金陵。

二十八日圍金陵，二月十一日失守。向榮十二日始至六合，而琦善陳金綬尙無信。若向提軍由池州太平一

帶陸路取道高淳，亦可速赴金陵。

又云：粵長髮賊不過二千有奇，餘惟衡永郴桂新附之兵，頗能戰。蕭朝濆韋正實伏冥誅，洪秀全不知實有其人否，即使有之，亦碌碌無能為，惟楊秀清脅滑異常，賊中一切皆其主持。現在諸賊飽掠思歸，即老賊亦多懷異志，只緣蓄髮已長，出則為官軍所殺，是以不敢輕離其黨。若官軍能得一大勝仗，出示招降，毋論長髮短髮，投誠概予免殺，示以大信，事猶可為。賊志子女玉帛，不過盜賊之雄。楊秀清之所以能用衆者，只在一嚴字。我自軍興以來，糜爛數千里，用欵至二千萬，未嘗戮一逃將，斬一潰兵，事安得不敗？余長清棄道州不守，賊遂圍長沙；福興不肯結營龍回潭，賊遂由長沙竄去；博勤恭武棄岳州不守，賊遂圍湖北。此三提督不即在軍前正法，何以作士氣而振軍威？諸將如鄧騰龍，朱占鰲，鄭魁士，戴文蘭，全玉貴，鄧紹良，皆可當一面。

蓋均咸豐三年春間之書，時黎氏已罷御史之職，就養其子福疇直隸藁城縣署。蕭朝貴（清軍方面每於「朝」「貴」二字加水旁）為洪楊方面之西王，咸豐三年正月上諭，謂：「張亮基奏，查明逆匪蕭潮潰業已轟斃等語。蕭潮潰一犯，係賊中著名兇悍首逆，偽號西王，經生擒逆匪羅五等供稱，該逆前在長沙城外被礮轟斃，屍埋老龍潭地方，現已起獲屍身，驗明梟挫，……」是當日固以被礮轟斃入告，他記載亦大率云然，左書乃以「冥誅」為言，以善終矣，殆傳聞未諦耳。（宗棠在亮基幕，而此書所言乃與奏報異。）韋正即北王韋昌輝，係被殺於咸豐六年南京之內訌，此時亦謂「伏冥誅」，自屬傳訛。至「洪秀全不知實有人否」，頗奇，然不足深怪，蓋楊氏握大權，清人方面，對敵軍內部，消息隔膜，不免致疑於洪氏之無，當時固異說紛紜也。

鄉間的故事

王西彥

……總算把一個篾簍塞滿了。

黃昏已近。太陽沿着遠處的叢林背後沉落下去，蒼茫的暮色悄悄地從山壑間爬出來了，晚風執拗地撫摸着細密的松針，發出喻喻的細語。——這時候鳳妞兒站直身子透了一口氣，隨即把竹耙桿子套進篾簍的鼻鈕，拉起小襟來往額角上擦了一下汗。

「噢，菩薩保應，菩薩……」

今天可眞叫她有點兒着慌呢，天知道自己竟會倚着松樹根子打起瞌睡來的？要不是那班討人厭的小鬼頭，說不定會大大地熟睡了，到這時候也還不會醒過來，——那眞是太險了啊！昨夜的記憶還留在她背脊的傷痕上面，現在正像火炙着似的發痛……

過分的疲乏與不可忍受的痛楚在她都是平常的，然而在撫松毛的時候竟倚着松樹根子打瞌睡的事情却又太不平常了。昨晚暗自傷心到四更，今天早晨朦朧的曙光剛剛溜進茅屋的小窗就按例起身了，在一種失魂失魄的神情中處理着那刻板的繁重而又瑣碎的「家務」；一到下午依然揹着篾簍上山，那來時候的太陽還有三丈高，可是等到給那班小鬼頭吵醒來時，天，山脚下的非草池邊已經放滿鼓着肚子的牛羣！——趕忙揉揉眼睛拖起竹耙在松樹林裏跑着快步，連透一口氣的閒暇也沒有，現在總算把一個篾簍塞滿了。

於是她揹起篾簍下山來，沒有一個伙伴，——原先是有的，原先誰不樂意跟鳳妞兒打堆？像金姑，七牛嫂

了，翠蘭姐……——翠蘭姐的媽媽阿興嬸就時不時的拉住她的手，愛卹而同情地說道：「滿山紅落在水屎堆裏啊，這樣一個討人喜歡的姑娘呢。」然而自從那一次叫人看見了裁縫匠苗三跟她一堆兒滾在桃花塢山凹裏以後，人家都害怕着在她身上沾到什麼壞名聲，避免着親近她。就是以前把自己的女兒跟鳳妞兒打堆作爲體面事的阿興嬸，也馬上改換了以前的眼目，逢人便這樣告訴：「我不許翠蘭跟鳳妞兒在一起了，那個害人的爛婊×啊！」——甚至有的因此就不肯再放自己的姑娘上山擄柴的。

但是鳳妞兒不能不依舊上山擄柴的。

現在她獨自揹着篾簍穿出松叢來……

突然從一株大楓樹背後跳出一聲尖銳的魯莽的喝喏：

「慢點，老子等你啊！」

出現在她眼前的是那個剛才當她打瞌睡時把她的頭髮解散了縛在樹椏枝上的烏皮狗，一個看來只是十三四歲大，而其實却已經十足有二十歲年紀的牧童隊伍裏的小頭目，這時候他威脅地攔住了她的去路。

她繃緊了自己的臉孔，衝着他說：

「別鬧了，我求求你，烏皮！」

「不行，叫聲「老公」，——叫聲「老公」就乖乖的放你走……」

「真的，我要遲了。」

「我也不假呀，」烏皮狗歪了一下眼，「遲了才好，遲了我們個兒倆就在這山凹裏過夜！」

「爛舌頭的，不說好話的……」她的臉孔紅漲了。

可是烏皮狗並不肯就這樣放走了她。

「不放！不叫聲「老公」嗎，那麼告訴我這個，——告訴我你跟苗三睏了幾回覺？你說！」

「你……你放我走……」

她一下子衝了過去。太陽已經下山，暮藹漸漸的濃了，她不能再延誤時間，——立刻她便被烏皮狗攫住了，把她翻倒在山坡上，同時塞滿了松毛的篾簍也被跌下山坡去……

回到家裏已經是上燈的時分了。有着一個尖紅鼻子和一雙三角眼的婆婆，這當兒剛好從廚下灶櫈上站起身子，佈滿着橫皺紋的貓兒臉孔給灶門裏的柴火炙得通紅，凸着眼睛彷佛一個失了水的大金魚似的，一聽到鳳妞兒進門的聲音便尖着喉嚨氣虎虎的罵起來：

「好大膽子的爛婊子，白虎精，天帚星，害人貨……喫，我問你，你死到那裏去了？——你說呀，你說！你這個爛婊子，白虎精，天帚星……」

這在婆婆已經是每天的功課，在鳳妞兒自然也是非常平常的忍受了。但爲了躲避一下婆婆的烈火鋒頭，她便默默地退出門口，把篾簍裏的松毛倒到屋邊小空地裏去舖曬。——這眞是天大的運氣：公公跟那個醜癩翔都沒有回家來，因之她今天的篾簍裏的松毛還不到平日子一半多的事情也將不會被發現了。

她深深地高興着自己很平穩地逃過了這一重難關。

天已經完全黑暗下來，夜風微微使人感到幾分涼意，……她把松毛舖好，等不得婆婆停嘴，就立刻回到屋裏，走到廚下去，站在婆婆旁邊用一

馴和順的長縮的口聽說道：

「婆婆，我……我來燒……」

婆婆讓了灶櫈給她，過間壁去上燈了。

她朝着灶門坐下。習慣地把稻槁或是乾松毛一把一把地往灶門裏送。——每送進去一把，灶門裏的火就烘的猛了一陣……

她知道今天的災難還沒有過去，一顆心開始在胸口不馴良地跳動起來。雖說每一個日子在她都有大小災難的降臨，但她卻沒有法子使自己的不馴良的心平靜下來。灶門裏的火旺盛地燃燒着，發着細小的爆裂的聲音，雜着沒有乾透的松毛的低微的呻吟……另外一種痛楚又侵襲着她了，那是在山坡上跟烏皮狗掙扎時受了傷的胸膛和乳房，這時候陰陰地作着難以忍耐的劇痛。——她聽見人家說過乳房受傷後十九將生毒，自己也親眼見到過患着毒症的悲慘情景，她害怕得想哭。

然而，間壁婆婆的尖聲罵詈聲又開始了。

陸陸續續地，婆婆的詬罵聲跳進她耳朵，但馬上便消失了。她不知道婆婆在用着怎樣的字句罵着自己，也無須去知道它，因爲這對她是太熟悉了。她望着灶門裏面熊熊的火光，看它慢慢地快要熄滅了，便又送進了一把稻槁或是乾松毛，那火光也便隨着猛了一下。這麽一次，兩次，三次——這也是非常熟悉的；在她記憶中的自己的一生就是坐在這低矮的已經給磨得發光的灶櫈上長大，並且現在還繼續着同樣的日子，以及於那遙遠的不可知的將來……

坐灶櫈，切菜，挑水，燒柴，挨打和忍受那惡辣的無休止的詬罵與詛咒——這就是她的全部生活！

間壁婆婆的詈聲還在繼續着………

不久，公公和那個醜癩痢回來了。公公是一個懦弱而固執的老頭子，患着長時期的咳嗽病；這時候就連珠炮似的咳嗽着。……而那個作爲鳳姐兒的小丈夫的醜癩痢，一進門便帶着七分鼻音嚷起來：

「飯呀，飯飯飯——飯還還還……」

他結巴地還沒有把話說完整，婆婆已經粗聲粗氣地這樣回答了：

「噯，飯嗎？你去問那個爛婊子，去問她！」

「問問她！」——正對着灶門內的熊熊火光作着種種的玄想的鳳姐兒猛的憶起現在自己的工作，心裏一跳，趕忙把剛剛將送進灶門去的松毛抽了回來。——可是已經可以聞到焦米的氣味了。

於是讓灶門裏面的火熄滅了，她坐着，默默地不作一點聲音，也沒有站起來把柏油燈點上。她知道自己又在災難上加上災難了，對於那即將來臨的無可避免的痛苦感到習慣的恐怖，身子也隨着發起戰慄，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彷彿一下子靈魂離開了軀體………

隔壁婆婆的咒罵聲，因爲來到了聽衆，便越發響亮了：

「嗅，好大胆子……太陽三四丈高出門，在外頭連煮飯也忘了，在外頭幹什麼事的？又跟那一個野驢子去了？又跟……好大胆子！你這一花脚貓，」越來越——你這爛婊子，天掃星，白虎精……」

老頭子厭煩的用枯瘦的拳手擊着桌子咳嗽起來了。

接着鳳姐兒聽見婆婆又嚴厲地吩咐那喃喃地作着詛咒的醜癩痢：

「去！你去問問那爛婊子，下半天在外頭究竟幹些什麼事，下半天——你問問她，去！」

醜瘌痢果然聽從着母親的吩咐過厨下來了。在黑暗裏，她看見他的手裏捏着她撫松毛的那根竹爬桿子，微微蹀躞着走向自己來。

「我我……我！」

不待她站起身迴避，那竹爬桿子已經重重地落在她的身上，頭上，像一陣子六月天的暴雨，落在她身上簡直分不清楚那竹桿的起落，發着一連串的悶濁的聲音。——自然，這在她也是已經慣了的。她並不躲避，反抗，或高聲叫喊甚至嚎哭……在經常的竹桿的暴雨之下，她的肉體早就失掉了它的彈性；她按例的只有咬着牙齒噙着眼淚來忍受，如同忍受其他一切命運所賜與的不幸與損害一樣……

隨着那竹桿的急驟的起落，連續地從她的牙縫裏迸出來的是——

「噁唷——噁唷——噁唷……」

但是這聲音也很低沉，她不敢且也不願再高聲一點。

最後的幾下按例是特別來得沉重有力的，她也便有着預感似的將牙關得更緊些。等到醜瘌痢覺到自己的手微酸起來，同時認爲對於做一個小丈夫的權威已經使足了的時候，方悻悻地丟下竹桿離開了她，一壁含糊不清地帶着重重的鼻音嘟囔着。

撫摸着自己的頭上的新起的紅腫，她幽幽地哭將起來……

「怎麼？——噢，飯又焦了……飯？」

於是，從兒子對於她的懲罰感到了滿足的婆婆過來了。

婆婆在灶背上面的柏油燈燃上了。——在昏黃的燈光之下，婆婆的一張貓兒臉顯得更加可怕些，泛着不可遏止的憤怒與憎恨。她那凸出的金魚似的眼睛狠狠地瞪了一下坐在灶梘上抱頭嗚咽的「天帚星」，一隻傷了腦冠的肥鵝似的蹓過去，不聲不響的伸出手猛地撕住了她的耳朶。

「你哭？」婆婆氣虎虎地叫了，「你這千金小姐呀，千金小姐……你煮的飯，你的魂給狗吃掉不是？你的魂！」

隨着是腦袋重重地撞着灶角的聲音以及被勒死似的尖聲慘叫……

「你叫，你叫！——你叫！」

這樣的舉動要等到自己的手上發現了血跡，婆婆才肯狠狠地把耳朶放開手。可是彷彿興緻還沒有盡似的，現在是要阻止她的嗚咽：

「不許哭，不許你哭！」

眞的——她把聲音吞下去，不哭了。

在吃晚餐的時候醜瘌痢聞出了焦米氣，好像這才給他發現到，他生氣了。——他突然地把一個粗糙的飯碗往地下一摜，一雙拳頭跳蝦似的擊着桌子，同時扁得可笑的嘴邊便冒出一層白白的沫水。

「我我……我！」

拳頭擊得太重了，擺在桌子上的一盞油燈被震動得發跳，燈光也隨着幌漾……從他嘴唇邊冒出的沫水就放肆地飛濺到面前的菜碗菜盤裏去……這無賞的盛烈的火氣把他的腐爛的豬肝一般的臉轉得更紫了，拙笨地重重覆覆地罵着那同一的一句話，如同他有生以來就只學會了這唯一的一句話似的。

老頭子傴僂着身子，把菜碗菜盤稍稍移得遠一點，嘆着氣說道：

「唉，灶皇菩薩的耳朶不聾也要聾啊……」

婆婆從地上拾起那個碎成三片的破碗——她把這破碎的碗片拿到厨下

來，在鳳姐兒的面前放下，平聲靜氣地說道：

「你看看，你……」——突然聲音激高起來，「扣下你這頓晚飯，吃一粒就撕碎你的嘴！」

這也是她所熟悉的。

於是她默默地坐着，等着收拾碗筷……

婆婆的一張嘴巴就沒有停止過一刻，重覆着一遍一遍的咒罵。飯後，婆婆便過廚下來，坐在她旁邊，瞷着她在鍋子裏洗碗洗筷——防她暗地潛偷吃剩餘的殘菜冷飯。

外面有月亮，月亮光從屋頂的茅草的隙縫裏漏瀉進來……打小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見茅屋旁邊的那塊大大的空地基上集有一羣小孩子，正嚷得起勁。——這羣小孩子每晚都像趕夜市般的蹓到這空地基來，玩着各色各樣的把戲。

這時候他們正在唱着：

噯唷，有錢討個老婆大，

無錢討個老婆平腰拖㨪；

癩痢鬼子呀，討個老婆，

討個老婆給人把夜過，噯唷……

這個小調也是極熟悉的了，但在今天却又變成了婆婆嘮叨的題目，在這上頭發起無休止的嚕囌來……一直待鳳姐兒把碗筷鍋子收拾乾淨，而老頭子也在隔壁吩咐了：

「省省油省省燈心啊，咳……」

婆婆的嘴巴還不肯休息。便在婆婆的嘮叨咒罵聲裏，鳳姐兒默默地過自己的「新房」去，後面影子似的跟着那個癩痢男人，——就是自從那回桃花塢給人撞見跟裁縫苗三兩個兒抱着在山凹裏打滾之後，婆婆立刻打發他們一對小夫妻成了親。鳳姐兒今年只有十七歲，人却在過分的饑餓跟無間斷的打罵咒詛之下長得像二十來歲的成熟的姑娘了。當時婆婆的大姆指威脅地指戳在老頭子的面前，彷彿要撕他的本來就稀疏得可憐的鬍子似的怨埋道：

「眞是，「十三娘，十四爹，」——十三歲就要做娘了，你却要讓她在外頭敗名聲，你這老骨頭，老不死的！」

成親以後的鳳姐兒並沒有得到婆婆的好待，挨打和忍受咒罵的事情依然沒有一天離開她，從別人身上看來的做新娘的樂處自己一點也沒有享受到，——坐轎，穿鮮艷的彩紅的嫁娘衣……這些似乎都與她無份。就只是讓那麼一個可憎的醜鬼睡到自己的身邊來，天天晚上聞他那股難耐的腐臟的臭氣味…………

今天她被極度的疲倦與全身的酸痛所征服了，躺上床，她唏噓起來，……癩痢醜鬼在照例的一陣胡罵之後，立刻就發出高亢的鼾聲，並且越呼越高，好像喉嚨間有着一塊濃痰在那兒頑强地打滾…………

她重新無意義地坐起上身，兀自發着楞。

在昏黯的慘澹的桕油燈下光，她瞧瞧那醜癩痢的厭人的臉孔。他那如同貼着無數大小的螺螄似的頭上，簇出幾根稀疏的黃色的頭毛，……一雙微微紅爛了的眼睛縱使在打鼾的時候也一半張開着，並且不住的翕動着，……鼻子怪倔强地吊了上去，兩片厚厚的赭色的嘴唇無力地讓那一排薰黑的牙齒毫無顧忌地顯露在外面。——一陣恐怖襲上她的心，便急忙熄掉油

燈，躺下身來。

她不敢去碰一下那可怕的男人的身子，畏縮地把自己蹲縮在一邊，喃喃着：

『這妖怪……這男人……他……』

忽然那妖怪翻了一個身，伸過了一隻腿一下子壓在她的小肚子上。她彷彿給魔鬼抓了一把似的，任性地憤恨地把他的腿猛的移了開去……

他在半清醒夢囈的狀態中帶着哭聲罵起來了：

『我我……我』

一隻脚便胡亂地暴燥地踢踢着……

這聲音被隔壁的婆婆聽到了，於是她用拳頭擊着床板，咆哮着罵道：

『爛婊子，你又折磨他……你這不得好死的，千刀萬刮！你……你這沒爹沒娘教訓的爛婊子，你又折磨他……他是你的什麼人？他是你的男人啊！你聽了那一個野腿子的話了，你折磨他……你要我起來宰死你這爛婊子，天帚星，白虎精……』

鳳姐兒把自己的身子蹺縮得更緊些，等候着脚後的男人的鼾聲再起……

隨後，他又千百遍地想到了自己為什麼竟會沒有娘也沒有爹的這件事情了。她只聽見阿興嬸說，自己是被爹娘「掛籃」掛出來的。——是冬天，身上連棉襖也沒有一件，籃了也是破舊不堪的，掛在屋後山的小樟樹上，滿身給凍得通紅，嘤嘤地如同一個垂死的小貓似的哭着……誰都不願意收領。後來給現在這個婆婆知道了，於是被抱了來，在人所不注意裏長大了。人家只要是一提到她便都會半惋惜地說：『一個像樣的女孩子呢，是命啊，冬天沒有棉襖也凍不死，命窮怨不得閻王……』——是的，這是命，她相信着這個。

『命——噢，命啊……』

她又幽幽地哭將起來……

第二天。婆婆等到太陽上來還不見鳳姐兒扱水回家。這不平常的事情使她不能自制了，於是她懷着不可遏止的氣憤趕到村坊下首去。——這時候，鳳姐兒已經被人從門前塘裏打撈上來了。阿興嬸和女兒翠蘭也都在場。

『一個十七歲的人投塘，』阿興嬸擗手劃脚地逢人告訴着：『我聽也沒有聽見過，聽也……沒有娘，十七歲的人便知道投塘了，眞是天翻地覆了，天下變了，眞是……』

婆婆趕到了，她看見鳳姐兒滿身濕漉漉的站在塘岸上哆嗦着啜泣。爲了使自己的做婆婆的權威更加確立起見，她便伸手一把揪住鳳姐兒的耳朶，牽着她的身子往池塘裏送去，罵道：

『你投塘，你尋死——好，你再死來給我看看，再死來……』

許多圍觀的人都輕快地拍拍手笑出聲來……

當天晚上，空地基上的小孩子就唱出新的小調——

俏姐兒來年十七，噯唷，
嫁個癩痢鬼子沒管束；
偷漢呀，偷到教書哥，
噯唷，投塘投得濕漉漉……

在城市裡（二十五）

張天翼

第十七章

華幼亭老先生是個小個兒，可是坐得挺穩重，眼睛正直地對看前面捧看來叫人感到他的莊嚴。他常常有禮貌地拱手，並且還親手把茶食碟子，到客人跟前去。

『請用一點，請用一點。這個桂圓是一個敝友從福建帶來的：眞正的興化產。』

他椅子正放在『孔子問禮圖』的石拓下面，旁邊紅木茶几上點着龍涎香慢吞吞地裊着烟：這些都給別人一個特別的感覺——竟想不到這個世界還有人做歹事，做卑鄙的勾當了。

這位主人手裏不住在摩挲一塊鷄血石，說起話來一點不含糊：

『丁仲老你放心：我决不借錢給唐啓昆那種人的。小人之愛人以姑息，那我斷斷乎辦不到。我曉得他是個紈袴子，紈袴子：這種人我連見都怕見他。……』

隨後他竟換了一個地位，彷彿唐老二要借錢的地方不是他這里，倒是丁家了。

『萬萬不能借給他』他繃着臉，嗓子略爲提高了些。『一借就壞事：眞是要小心哩。第一是這種人沒得信義，滿口胡說。而况——而况——朋友通財是憑的交情呀。你憑什麼要答應他呢，憑什麼呢，請問？……據說唐啓昆最好吹，好給人帶高帽子，以從中取利。我是——』他有點奮激起來了，『我是——既不會吹，也最不歡喜帶高帽子！我不怕他！——他無隙可乘！嗯！……我怎麼要怕他呢？……這種小人你切莫理他。……我是不怕的！』

丁家的人放了心。芳姑太簡直覺得天下什麼大事都已經安排好，她跟祝壽子娘兒倆的前途已經有了担保的樣子。她不再去滴溜這些蹩扭，感到她自己也跟老太太小鳳子她們一樣——可以關起門來過她的安閒日子。

出門之後她實在想要對老太太她們表示幾句感激的話，表示一點兒謝過的意思，因爲她以前竟怪過她們不理會她寡婦孤兒。可是她一句也說不出。

『我眞對媽媽不起……』她對自己說。

想着這些——她自己有點不高興自己，於是把臉子繃着，好像在生着她們的氣似的。

老太太跟小鳳子可在批評華家兩位姨太太的品貌。做娘的認爲大姨太太很叫人看不順眼：腦頂上脫了幾根頭髮，她怎麼不想想法子呢？光禿禿的眞是難看。可是女兒以爲二姨太太的臉蛋不如大的那個臉子圓的。一個女人家臉子長得圓的，這怎麼作興的嗄！不過她們過日子可過得大方：要什麼不缺什麼。

她們用錢是怎麼用法的呢？也發月費麽？——一個月有多少錢呢，那麽？

那位家長可正帶着驕傲的臉色談起他的朋友：

『華幼老倒眞是個君子，眞是個君子，哪個都曉得。他——他——嗯，眞是血性人。……他頂討厭的是荒唐鬼。……好人總是不得意，唉。不過他倒還過得去：華家裏那家錢莊雖然倒掉了，田倒還留着七八百。……他待朋友眞好，書房裏也擺設得好看。……嗨，糟糕！——我倒忘記問他那畫方錢多少錢了！糟糕！……』

這時候華幼亭老送了客回到裏面。

『唉，想不到唐家裏如今敗到這樣子！』他感慨地說。『這到底是天作孽還是自作孽呢？』

地方上的人都知道這位華老先生向來肯帮朋友的忙，處處替別人設想。丁家一談到他們姑太太的切身利害，他就認爲他也應當替她顧計到。同時唐家兩叔姪也天不天上他的門，請他注意唐啓昆的困難。二少爺趕着他叫老伯。

『我曉得老伯一定肯帮我這個忙的，』他說。『改一天我要請老伯吃一頓便飯，談一談。』

到二十那天，唐啓昆的請帖給送來了。地點在宴賓樓，這家館子有幾色菜是華幼亭老先生特別賞識的。並且還聲明——連主客祇有三個人。

他老人家對那張石印的紅字帖子想了一會。

『去罷。』

一輩子他沒謝絕過別人的邀請，也沒跟誰擺過什麼下不去的臉色：他覺得做人總得講講這些禮節的。

於是他穿起那件熟羅的長衫，上面還加上一件黑馬褂。雖然天氣已經很熱，他可還帶一頂瓜皮帽，上面尖尖的，好像給那顆紅帽結一把抓緊了一樣。這些一配上他那小小的身坯，看來彷彿是一把銳利的鑽子。右手拿着摺扇，慢條斯理地幌着打手勢，談吐也是一個音一個音拖得相當長，並且有時候還欠起身來拱拱手。

唐季樵愁眉苦臉地跟他談到現在這個世界。

『我怎麽能够懂呢，我怎麽能够懂呢——如今這個世界簡直是害了瘋病了。』

『是，是，唉！』那位客人搖搖頭，打一個小小錦袋裏掏出那塊雞血石來在手裏揉着。『想不到，想不到。恐怕——恐怕——連季翁你也萬萬始料不及料，這個世道人心……』

當主人的可跟茶房在旁邊交涉什麽。他剛剪了頭髮，正面相構成了宋體的『目』字——正綳得板板的，仰起了點兒，用着又精細又體面的派頭吩咐着對方。爲了禮貌的緣故，他嗓子壓着不叫人聽見，可是一個個字音像有彈簧那麽跳蹦着，有時候那位客人竟掉過臉來瞟這麽一下。

『蟹黃魚翅要弄好點個，』他更用力地迸出這些話。『價錢倒不在乎，祇要東西好！』

那個茶房不斷地鞠着躬：

『自然自然自然。二少爺放心就是了：我們不靠二少爺照顧點個靠哪個呢。……』

二少爺覺得可以滿意了之後，又搓搓手走到華幼亭面前，很認眞的說明了一回。他叫別人知道他是這裏的老顧客，吃飯總是記賬的，他們做的

茶倌斜已給。末了他陪着笑加了一句：

「這塊雲黃固然一年四季有，而且我看是——比別家的好。我曉得華老伯歡喜吃雲黃魚翅。」

可是要上桌的時候——華老伯怎麼也不肯坐上去。他一步步退着，拱着手：

「這不敢當，這不敢當！這個位子——我無論如何不能坐。這個這個——季翁來，季翁來！」

「怎麼說我噴！我是——我是——我跟啓昆是一家。」

華幼亭一面要掙脫那兩隻邀請的手，一面不住地欠着身子：

「呃呃呃，決不敢當。我比季翁小一輩，怎麼敢……」

「你比我小一輩？」

「季翁聽我說，聽我說，」他又退了一步。「劉大先生你是記得的吧？」

「劉大先生？——沒有聽見過。哪個劉大先生……」

「哪，這裏該是這樣的：劉大先生是我們族叔的同年，我叫起來是個年伯。而劉大先生教過王省三的書。王省三——季翁見過的吧？」

「不認識。」

「是，是，大概沒有見過。……王省三跟丁家祥是結了盟的：丁家祥照他們丁氏譜上排起來——則是仲翩二太爺的姪孫。……算起來——季翁恰恰長我一輩。……」

那兩叔姪稍爲楞了一下，重新動手拖他。茶房恭恭敬敬站在旁邊，怕他們會溜掉似的老盯着他們。幾個冷盤端端正正擺在桌上，讓些蒼蠅在那裏爬着舔着。一會兒牠們又飛起來站到茶房頭上，站到華幼老帽子上，在這悶沉沉的空氣裏飛得很費勁的樣子。

他們嗓子不知不覺漸漸提高了，在這空曠的樓上響起了嗡嗡的回聲。

「呃呃，坐，坐……」唐季樵逼進一步。

「呃呃，呃呃！」那個退一步。

「請，請！不要這樣……」

「無論如何……呃呃！」

「這個位子你怎麼能夠不坐呢？」

「我怎麼能夠坐呢？」

「噴，噴！」

「我——呃呃！」

怎麼也不行。唐季樵拿手絹揩揩額上汗，很焦躁地趕一下飛過來的蒼蠅。他敗退下來了。然後疲倦地坐在坑上，擺出一付沒法挽救的臉色瞧着那兩個。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餓了，還是心裏有什麼疙瘩，老實想大聲叫喊幾句什麼。

後來他還是鼓了勇氣，不過聲音來得不怎麼有勁：

「請是請的你，這個首座當然是……」

「那決不敢當，那個——斷斷乎不能夠！」

唐啓昆兩個膀子失望地臨空着，瞧瞧這位客人，又瞧瞧桌上。他臉上油油地發着光，並且有點兒氣喘。他莫明其妙地覺得這是個好兆頭，覺得今天這件事可以辦得很順利。同時他可又有點着慌。嘴裏喃喃的：

「怎麼辦呢？……」

這回可輪到華幼亭要求起唐季樵來。一個勁兒衝着坑上作揖，用種種的理由來請十爺坐上去。他自己是個小輩，應該在下面作陪：長幼總要有個分寸的。他認爲如今世道人心之壞，就在於長幼無序，男女無分。於是又作一個滿滿的揖——做了一個結論：

「因此——非季翁坐首座不可！」

樓下鍋鏟子鏘鏘地叫着，茶房們哇啦哇啦嚷着，整個賓客樓都滾着油

膩膩的氣味。隨後一陣急促的腳步子響了起來，樓板給震得哆嗦了一會，一個茶房端着一盤熱菜進門了。一發見桌邊還是空的，他就突然給楷住了似的——停了步子，看看這個，看看那個。捧着的那盤菜也給楞在半空裏，連一批蒼蠅擁了過來也沒有人理會。

那邊華老爺簡直成了哀求。不斷地施着禮，打着種種的譬喻，引着種種的經義。他還代替主人的地位在首座那里篩了一杯酒，對唐十爺拱拱手接着十分堅決地說：

「這個位子——要是季翁不坐，那我決不上席，決不上席！」

季翁歎了一口氣。他勉強地走動了兩步，彷彿打敗了的人——給逼着承認一些苛刻條件的樣子。他姪兒可在推請着那位貴客，怎麼也不肯讓家裏人坐到別人上手去。唐季樵就重新退到炕邊，祇瞧見一些膀子在亂幌着，他昏昏沉沉的——不知道哪隻手是哪個的，也不知道哪隻手是對付哪個的。」

他不明白過了多少時候，有誰提出了一個好辦法：那個上面的位子乾脆讓牠空着。

然而華幼老不贊成：

「這個變了羣龍無首了，那怎麼行呢？」

那道熱菜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給端上了桌子，碗面上的油已經結成了一層皮。屋子裏祇剩了原先那個茶房，靠着門邊在那里抽煙，很閒散地看着後面一扇小窗子。

最後唐季樵還是給推着坐上了首席。他很不安心，連說話也不很自然，總感到做了什麼虧心事似的。

照華幼亭的意思——他自己想要坐主人的位子。跟唐老二謙讓了不過十一二分鐘，似乎沒有什麼大道理來替自己辯解，這才祇好擺着抱歉得很內疚的臉色，勉勉強強把屁股在唐啓昆的上手頓下去。

「謝謝，」他說。跟着主人舉起杯子，眼睛瞧着自己的鼻尖。

唐啓昆舀半勺蟹黃魚翅嚐了一口，皺了皺眉，帶點兒京腔叫：

「來呀！……這是個什麼玩意，這這這！……冷的！……拿去燒過！……」

他什麼都要款待得好好的，要叫那位客人受用得舒服。他檢查一下那幾盤冷菜，換換湯壺裏的水熱不熱。一發現點兒精緻的什麼，趕緊就夾着敬到別人面前去。

「這個老伯可以吃點個。」

同時他又在肚子裏跟自己打商量：什麼時候他才該開始那句話呢？看來——事情一定可以進行得很順利。他拿自己來推測別人——知道在這麼個客氣的場所，對方決不至於推辭他，拒絕他。要是有什麼條件，也不會太苛。說不定連抵押都不要。至於利錢的話——真的看華家裏怎麼開得出口！這里他大聲叫人把燙酒的水換過，重新替客人斟滿了，舉起杯子來。

「這位老先生——」他很高興地想，「他是個——他是個——謙謙君子。……」

這種人談銀錢交易，總是外行。他簡直想像不出他開口的時候——華老伯會擺出怎麼付臉嘴。難道他能夠推說他沒得錢麼？難道他會突然變得像那些生意人一樣——

「喲，這塊是我們收了二少爺那張田契的收據。這里是莊票：本月的月利已經除下來了——月利三分五，一個月共統一百零五元整。……」

華老伯當然不懂得這一套，不懂得世界上居然還有這些首尾。他祇知道玩字畫，玩圖章，並且總把自己看得比別人低。

於是唐啓昆熱烈地站了起來，用着要摟抱過去的姿勢，跟那位老伯乾了一杯酒。他全身有泡在溫水裏的感覺。腮巴子漸漸發了紅。跟對方互相

拱了拱手之後．他就莊重地把華幼老的學問道德讚美了幾句。他認爲做人頂要緊的美德——成了老伯的天性：那就是救人的急難。

他十叔感動地歎了一口氣。

唐二少爺瞟了那個一眼，又把話接下去：

『我呢——老伯是曉得的，我啊——向來不奉承人，不拿高帽子朝人頭上戴。我也曉得老伯是——老伯是——我聽老伯常常說：頂不歡喜帶高帽子。本來是的嘛：我也是這個主張。』

他自己覺得越說越通暢，道理越充足。他嗓子放了些，兩手也活潑了許多，居然照平素那種滿不在乎的樣子點起烟來。他臉往十爺那邊偏着點兒：

『我說高帽子是空的。像華老伯這個樣子——他老人家的道德……滿腹經綸……他老人家這個樣子，我說啊——眞是！城裏頭沒得一個人不佩服，沒得一個人不恭敬。大家都曉得，一說起來……呃，十爺你看，這眞是奇怪！如今這世界居然還有華老伯這種——這種——』他在搜索一個頂確當的名詞，可是想不上來，就仍歸用了那些老字眼——『這種學問道德，這種！我眞是越想越奇怪。……這個樣子——當然囉，要空空洞洞的高帽子有什麼用呢！不歡喜戴高帽子——單祇這一椿——就了不起，人家學不來。……』

『唉，過獎過獎！』華老伯兩手抰到了額頭上，腦袋連連地縮着。『道理倒的確是這樣一個道理：人家之所以要帶高帽子，就是因爲他徒然虛有其表之故。』

停了停嘴，華幼亭更加謹愼，更加恭敬，好像他在佛像跟前似的：

『府上是賢人輩出，在地方上是——祇有你們兩位是如今的中流砥柱。……』

主人趕緊很響地歎了一口氣，趁勢把話鋒轉到他家的境況。似乎爲了怕他自己胆怯，他一連啜了兩口酒。臉子皺得苦巴巴的，用種興奮的口氣告訴別人：他自己苦點個不要緊，祇要他的老母，他的寡嫂——能够安然過點好日子。

『家母將近七十了，將近七十了，唉！』他霎霎眼睛。『家嫂二十九歲就守寡，帶着先兄的孤兒。……我是——老伯曉得的，孝弟兩個字雖不說來，我總——我總——唉，說起來我眞傷心！要她們過這種窘日子——我寧可拿刀子割碎我的心！我呢又不敢告訴她們實情：如果叫她們曉得了，叫她們難過，那我——我這個罪業就更大了。……』

十爺搖搖頭插嘴：

『大家都是不得過，都是不得過！眞不得了！』

天色慢慢陰沉下來，厚塊厚塊的雲飛跑地流着，好像是融化了的錫——然後凝成了一大板，重甸甸地壓在人們腦頂上。

大家臉上給映成蜡黃的顏色，還隱隱地透着青光。他們的動作越來越呆滯，彷彿這悶熱的空氣壓得他們連抬一抬手都很費勁。隨後忽然一陣涼風捲進了屋子，冷水一樣的往他們脊背一澆：他們一面透過了一口氣，一面可由那陡然來的異感——嚇了一跳似的覺得不安。

唐啓昆又埋怨又胆小地——偷偷對天空溜一眼。他問自己：

『這是個什麼兆頭呢？』

他平素常常感到的——那片又像有又像沒有的黑影，現在可變成實實在在，變成看得見摸得到的東西橫在他眼面前了。

『要是烏雲給風吹開了……』他祝着。

桌上的東西似乎亮了點兒。他抱着賭孤注的心情對窗子那里瞟一下——天上可變得更加黑，加重，叫人耽心牠會掉下來。

『老伯，老伯，』連自己也不明白怎麼會這麼兢兢戰戰的，聲音有點

發抖。『再敬老伯這一杯。……』

酒在他肚子裏發着燙，頭腦子一陣陣地昏迷——他竟感得出這一步一步加深的程度。心也跟着跳得快起來，彷彿要準備跟人決鬥的樣子。一方面他可越發胆怯，總是在害怕着一個什麼東西似的。

等到他對華老伯商量那件事的時候，他竟有點喘不過氣來了。

外面洒下了雨點，打在屋頂上——發出清脆的响聲。接着就開了閘那麼傾了下來：一根根繩子粗的雨連結在一片，忿忿地直往地面上衝，看來似乎想要把屋瓦跟街心石板都打碎。

唐啓昆時不時噤住了話聲，往窗口瞧一瞧。窗子雖然給茶房關上了，他可也覺得可以看見雨點打到對面屋上是怎麼個勁兒：看來這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地方會有這樣的天氣，因爲所有的雨全都聚到這兒來了。

他想：這或者倒是天意凑成的一個機會。大家都祇好等這一陣雨過去了再回家。

天一下下地亮了起來，好像有誰把亮光一把一把往地下洒似的。他們移到旁邊一張桌上，慢條斯理吸着茶。原先那種悶熱給雨沖洗得乾乾淨淨，就彷彿束着胸脯的東西給解鬆了的樣子。

做主人的吸一口茶，大聲咂咂嘴，在肚子裏說：

『嗯，事情有了轉機。』

他說話也順暢了些，甚至於還帶點自信的神氣。他認準了對方是怎麼個人，他竟自己先提到了抵押。

那位華老伯慢慢地搖着扇子，似乎想要把這涼浸浸的水氣扇走。嘴裏也慢香香的。

『不敢當，不敢當，』拱了拱手，『朋友理該彼此帮忙，而況你足下——他們府上的人們我都佩服得了不得。要抵什麼田契呢，你老兄眞是！——』

唐季樵眼睛睜大了點兒——瞧着他都付有禮貌的笑臉。唐啓昆可揚了揚眉毛。

『但是——但是——』華幼亭稍爲頓了一下，瞧着唐啓昆的臉。那個心一跳。『但——兩千我恐怕難以辦到，寒舍近來也實在是……』

『那麼——？』

『一千以內還可籌籌看，一千以內。』

於是他們談妥了。做主人的一定要請華老伯多想點法子，他要借不到一千五是不够用的。那個再三抱歉地歎着氣，表示張羅不起來：華家裏景況也糟得很，許多地方不肯放給他。末了他才答允——一千二。

『二先生是明白的：我不過是經手代借，』華幼亭說。『二先生的意思是——幾時歸還呢？這一層他們要問的。還有，他們恐怕——多少要幾個利錢。』

唐啓昆祇想了一會兒，就乾脆地告訴他：半年。利錢他可決不定：

『他們要多少呢？』

『二先生的意思呢？』

二先生瞅了他十叔一眼，舔了舔嘴唇：

『平常我借錢是——總是——一分 。 頂多一分五 。 沒有過過二分的。』

『啊呀！』華老伯把扇子停在胸脯上，像打碎了一隻碗似的臉嘴。『這個——這個——叫小弟爲難了！』

他眞萬分對不起人。他很體己地叫別人知道他的家境：爲了交情他理該替朋友貼出利錢來，可是多了他也吃不消。

『那麼月利要幾分呢？』唐啓昆問。

『太大了，太大了，簡直不成話了。』

『那是——？』

「唉，他們非七分不可。」

「七分！」

世界上所有的聲音好像給一下子推落到一個深坑裏似的，誰都閉了嘴。還沉默叫人很難受：靜得覺着耳裏在嗡嗡地響。

這麼挨了十來秒鐘，華幼老擺出一付又抱歉又諱憤的神氣——訴着他自己的苦衷。他能够來往的祇是幾家錢莊。唉，他們實在也緊得很。放欵子——連田契作抵都不敢放：他們知道近來的田不値錢，收在手裏是個呆東西。

「而況——如今快到端節了。他們祇指望收回來。這回子叫他們放，那——那——利錢之所以重，實在是這樣一個道理。……這樣子罷，二先生，節後再借，嗯？如何？」

唐季樵把臉皺了起來，自言自語地插一句嘴：

「唉，他就是過節過不了才借錢的。攪到這樣一個地步？」

爲了大家都不談起抵押，唐老二覺得輕鬆了些。他不大着急地跟姓華的商量利錢的事。這可弄得華老伯很窘：那位長老實想替別人幫忙，可是力量又不够。他把扇子摺起來放到桌上，取掉帽子搔搔頭皮：

「這樣子，二先生看如何：小弟替你貼兩分。」

那個躊躇了兩三秒鐘。

「好罷。老伯多多照應我……」

同到家裏，唐老二決定不把這樁事告訴大太太。他祇在第二天起一個早，十一點還沒到，他就照約定的到華家去了。

他擺出一付老實的樣子，好像一點人情世故也不懂——竟相信別人是要問錢莊借的。

「我當然跟着他說。」他昨天跟十爺搗着鬼。「哪裏是問錢莊借呢。錢莊從來沒得這樣大的利錢，不過賺幾個折息。這個就講給哪個聽哩！」

不過他相信自己不會上當。華老頭祇瞧見眼面前的好處，硬要五分利。可是這種人不懂生意經——連押頭都不好意思要。於是他也像華幼亭那麼坐得挺直，不斷地提醒自己：

「留神點個，留神點個！祇要把現錢攪到手，那就——唵！」

華幼亭老先生可拿出誰藏的冊頁來，一張張翻着，指指點點談着，他聲明他頂要的是山水跟人物。

「二先生你看看：這題字也就不俗。……不錯，府上藏的人物畫是很多的。」

「有一堂王小某畫的屏。」

「哦？我聽說還有仇十洲的冊頁。」

「那是——那是——不大那個的，我們藏起來不讓小孩子看，那是——」

「唔，恐怕是仕女畫。呃，二先生能借給我看看吧？……還有王小某的小弟也想拜觀拜觀。」

隨後他老先生又把話題轉到了金石。他向來聽說唐家有幾顆文三橋的圖章，他想要欣賞一下。不過還是仇十洲的作品對他格外有興味些。

「一共有幾幅，那冊頁？」

「三十六幅。」

「妙得很，妙得很，」他莊嚴地說。「這——這跟四幅人物，還有那五顆圖章，小弟下午差人到府上來取，如何？」

老半天唐啓昆才摸清他的意思：他想拿這三套東西來做借欵的抵押。並且他還解釋了一下：

「二先生昨天談到用田契作抵，我是決不敢當的。但是我要太那個，二先生心裏一定下不去。這回——祇好暫存在小弟這裏，這些東西，那

然是至友，也未能免俗。這就算是——」

他格格地乾笑起來。

『這算是什麼意思呢？』唐二少爺想，使勁瞅了那個一眼。

那些玩意兒——二少爺從來沒把牠們估過價。他認爲應當仔細想一想。

『能够值這多錢啊？——值一千二啊？』

這可叫人信不過。那位華老伯傻不里㩳祇愛玩這一套。可是今天——別人一把這些畫呀圖章的看得這麼貴重，他唐啓昆就覺着捨不得了。彷彿他有些家具本來沒有用處的，不値一個大的，一下子給誰搶走一樣。

『他想卡住我！』

老實說，華幼亭這種人他才看不起哩。這老頭兒的來歷就不明白：誰也不知道他老子是幹什麼的。華家的上人從來沒聽誰談起過，說不定是些泥腿子，或者簡直是差役。這個華老頭兒自己也提過他的家史，好像他是憑空打地里長出來的。他祇告訴過別人——有一位舉人是他的同族，他該叫那個做叔叔。而他那位族叔又是陝西人！

『他是個暴發戶，』唐老二對自己嘟囔着。『暴發戶——眞該死，總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又拚命去搜尋地方上的那些傳說，那些種種不堪的話。這麼着他覺得目前這宗交易就好對付些。他想到了錢老先生那付看不起的神氣——

『華幼亭啊——哼，從前是個靑皮，跑跑碼頭——瞎混。到了北京，不曉得怎幹幾鑽幾鑽，倒當了一屆國會議員！什麼東西嘎！攪兩個小老婆在家裏頭，倒享起福來了！』

唐啓昆嘴角上竟閃了一下微笑。

好像因爲對方有許多資料叫他感到滿足，他就要給一種酬報似的，於是他們談判停當了。他是帶着可憐別人的心情答允下來的。這晚上他等全家已經睡了，拿電筒去翻那些箱子，躡手躡脚的——爲得怕大太太聽見。把那些東西悄悄地挾到華家去的時候，他叫自己相信這一手沒幹錯：

『反正不値許多錢。他是獃頭獃腦的——那個華幼亭。』

然而他借到手的祇有八百四十塊錢，這裏已經扣掉了半年的利錢。並且借據上寫明：到期不還，抵押的東西得由債主自由處置。

華幼亭老先生衝着客人作一個滿滿的揖：

『這幾件就借給小弟拜觀拜觀，妥爲保存。一個月替二先生貼出兩分息，我倒還可以勉强湊合湊合。至於錢莊裏的折息，那——那——好罷，也算在我身上罷。』

唐老二不自在起來。他彷彿就在一個小屋子裏，地上亂七八糟擺滿了東西，步子都不好跨。

這麼一點個——他怎麼用法呢？付付那些居家零碎的賬目都不够。他不能在家裏過節；他受不了！這個世界誰都在逼他，在簸弄他。他祇有到省城去才可以得到點兒安慰：那塊才眞正是他的家。

可是在出門的頭一天，還把事情照挪得好好的：

『丁壽松！——過來！我跟你講句話！』

停了一停。

『這是我那邊的地方，有事你就寫信給我。你可不許亂說，什麼人面前都不許說，懂吧！丁文侃要是家來了，你馬上寫信告訴我。……』

『是，是。』

兩雙眼對着。兩張嘴閉着。丁壽松似乎還有什麼話要說又不敢說，祇嚥下一口唾涎。那位二少爺可移開了視線，起身來忙着拾收皮包：

『好了。沒得你的事了，走罷！我不在家的時候你要好好，嗯？聽見沒有！』

（未完）

國聞週報第十三卷目錄索引

題下數字表示期數

專著

一　政治

甲，地方政治

乙，行政

丙，內政

二　中日問題

三　國際

四 財政・經濟

五 實業

六 農村土地

七 水利

八 軍備・軍事

九 教育

十 思想

十一 文化

十二 社會

十三 科學

十四 哲學

十五 文學

十六　戲劇

十七　藝術

十八　博物

十九　考據

二十　新聞學

二十一　體育

記　載

一　國內時事

二　國際時事

三　遊記

四　觀察·調查

五　人誌

六　史料

△太平文獻

七　隨筆

△篠園談薈

八　文件

書評

△新書介紹

外論介紹

一 國際關係

△國聯

△海軍

一 遠東

二 中日

三 滿蒙

四 中英

五 日俄

六 日德

七 日英

八 日美

九 德俄

十 德法

十一 德英

十二 德義

大事述要

國內

一 中央

二 華北

三 內蒙

四 粵桂

五 中日

六 財政經濟

七 走私

八 剿共

九 學生運動

國外

一 遠東

1• 日俄

2• 俄滿

3• 日英

4• 美國

二 日本

三 國聯

論評選輯

第二十七期

第二十八期

第二十九期

第三十期

第三十一期

第三十二期

第三十三期

第三十四期

第三十五期

第三十六期

第三十七期

第三十八期

第三十九期

第四十期

第四十一期

第四十二期

第四十三期

第四十四期

第四十五期

文藝

△長篇連載

時人彙誌



時人彙誌



董時進

董時進，四川墊江人，年三十七歲。國立北京農業專門學校畢業，清華學校專科生，美國康奈爾大學碩士博士。曾任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農利股主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農學院院長，國防設計委員會專員，江西省農業院院長。

編輯後記

侯樹彤先生是英國利物浦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燕京大學教授，他這篇「英美法協定及世界貨幣問題」說明了一件國際經濟大事，他對於世界幣制前途的判斷，尤其值得注意。

× × × ×

禁烟是今日企圖民族復興的要舉，近頃當局推行頗力。「中國禁烟實施之檢討」一文的作者，是執行烟禁的人員，故所論頗饒實地經驗。

× × × ×

本期關於英王遜位與汎美和平會議的論著，是兩篇應時之作，內容皆甚精采。

× × × ×

本期爲今年最末一期，附有本卷總目錄，請閱者注意。論評選輯欄因稿擠抽出。又張天翼先生長篇連載小說「在城市裏」稿，尚未登完，定第十四卷第二期續登。

× × × ×

關於「新年特大號」，我們已約定知名學者與文藝作家多人寫稿，本社同人亦均有新作發表。文藝欄要目預告已見篇首，即此可見「特大號」內容充實的一斑。在這歲暮天寒，時局雖有了意外的發展，使國人受一重大打擊，但是我們並不氣餒，仍然是要向前爭存的。我們將持堅決沈痛的精神，在新年中與讀者們相見。

編者